

69

# 西天旅行記

前劍筆題

郭步陶著



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0909B

西北旅行日記

郭步陶 著

1932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1519924~~

## 題序

### 李浩然先生序

民國十七年夏。秦中不雨。成大災。歷時久。災愈甚。十八年九月。政府振災委員會約業新聞者。同往視察。爲播布之資。吾社乃推隆昌郭君步陶與其役。步陶性誠樸沉默。若無所短長。而涉長途。履險地。人有難色者。獨毅然行。知其平時之誠樸沉默。得力於學養者深也。步陶既歸。錄所見聞。爲西北旅行日記。出示余。受而讀之。愀焉愴歎。如置身廢田荒陌。與嗷嗷者對語。然後益歎文字疏寫之真。惟誠樸者能之。秦之被災。象於表者爲旱。然其所以厲烈。至於斯者。則爲兵。爲匪。爲種罌粟。秦地高亢。雨暘失時。則隴畝不青。顧厥田上上。一歲之收穫。可以供二三年之食。乃以擁兵者據其地。往往集數省執槍之卒。仰給於關中。竭澤之漁。民無可喘息。一旦有事。則徵糧秣輸異地。乃至畎畝之夫。強之從軍。駕犂之牛。載粟之車。悉以一紙官符。驅諸千里。

外。又以誅求之故。迫種罌粟。於是食源益竭。災象烏得不深。步陶所記。少言氣候。而注意人事。秦民之淚。長吟詠嘆。一再不已。蓋能察其癥結已。惟秦之所以荒瘠。更有遠因。爲步陶所未言者。願爲說補充之。秦爲周秦漢唐故都。文化之盛。甲海內。自朱溫肆虐。昭宗播遷。更五季之亂。文物消沈。靡焉不振。秦遂不爲世重。至於近世。異說益騰。或以爲潼關以內。盡爲荒漠。或以爲屢經喪亂。儕於夷狄。崔苻之警。驕兵之擾。舉世所同。而獨府罪於秦。共起義師。在秦則被斥爲匪。乃至飢饉洊臻。民不得食。不蒙矜卹。反以未開化譏之。同居版圖之內。而遭歧視若此。斯誠有史以來未聞之奇酷也已。秦旣不爲世重。益自蹶弛。澆堂天生。山史悔翁之流。風餘韻。旣見衰歇。少墟二曲之學。世又苦其束縛。而等於學究。士益莫知所從。人才事業。兩俱衰微。坐聽宰割。又安得不災。而且烈。客歲以還。盤踞者已去。然創痛已深。民力盡匱。是以沈災如故。爲秦人計。惟望秉國者發巨貲。起荒瘠。更助其振興開發。秦人亦當自奮勉。滌萎荼之習。庶幾本末並治。得復舊觀。凡此所謀。雖曰爲秦人設想。實爲國計有關。蓋西北蘊利於地。多未經營。不惟延長石油著稱於世。永壽同官韓城邠縣之煤。神木之鹼。定邊之鹽。鎮安之鐵。乃至渭河南北之

棉。終南諸山之藥材。足供國內之用者。皆甚富。得其道而理。食利者豈獨秦人。世方以開發建樹爲亟務。舍此神皋奧區。又何求哉。步陶將刊行所著。屬余爲之序。因發所懷如此。

民國二十年三月浩然李壽熙

## 俞劍華先生序

吾國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若秦若晉若豫若魯。莫不各有光華璀璨之歷史。以炳古而耀今。而關中則地勢高亢。土地肥沃。居民殷富。形勢險固。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故周秦漢唐。憑建瓴之勢。以控制天下。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歷數千百年。俱爲國都所在。而莫之或改。然陵谷變遷。滄桑互易。太華之雄偉。函谷之險峻。雖不殊於昔日。而人事已非。形勢頓變。此時而尙欲利用收成功。必於西北之語。有所圖謀。亦只見其陷於絕境已耳。蓋中國形勢。早已由黃河而長江。由長江而海岸矣。無論實業。商業。軍事。經濟。教育。政治。無不以交通爲基礎。人文之蒼。財富之源。咸萃於舟車交錯之區。此時所謂豐鎬之豪富。汴洛之華奢者。已成歷史之陳蹟。徒

供騷人韻士之感慨憑弔而已。且自近年以來。天災人禍。紛至沓來。水旱相仍。兵匪交蹂。以致流離死亡。炊骨食子。赤地千里。人煙稀少。嗚呼。同一地也。在周秦漢唐之時。何其盛。在今日何其衰耶。倘亦否泰相循。出於自然之理耶。步陶先生篤實君子也。去歲曾以調查災况。親赴西北一行。艱難困苦。行萬有餘里。目覩慘狀。隨筆爲記。今出以示余。其滿目瘡痍之狀。悲慘呼號之聲。猶在字裏行間。使人不忍卒讀。嗚呼。天之待西北者。何其酷耶。而一二野心者流。尙欲藉之以成事。敲骨擊髓。以收刮僅有之子遺。豈不傷哉。序而歸之。勸之行世。俾窮兵黷武者觀之。庶足以發其惻隱之心。而稍舒吾民之困。則步陶此行爲不虛矣。

俞劍華

## 李天行先生序

步陶先生既自西北察訪災情歸。以日記稿示其友天行李健。健受而讀之。若與之俱。入汴洛。曰噫。是古稱處天下之中。盛平則輻湊。禍亂則叢迫。而今豈其然乎。歷嶠函。曰噫。惟天設險。強暴是據。婚媾於朝。仇讐於暮。其由來也漸矣。道華陰。曰噫。琳宮玉宇。古肥遯之所慕也。蓮華隱

見。下視而雪涕者。其間儻有人乎。經秦漢舊都。曰噫。猶是姬周之故宅也。勤則興。侈則亡。姜嫄有祠。驪宮無迹。致足思矣。比渡河。蕩蕩懷山。若聞其怒。奔騰赴壑。若見其奮。曰噫。逝者如斯。固先民耕植之所資。始而使我得食息於茲土也。微禹吾其爲魚。後之不治。如吾民何。東轅至於太原。過晉祠。曰噫。唐叔分封。及獻文而霸。多事四鄰。卒以喪厥家。今之守土。其猶有化家爲國之雄圖乎。棄甲曳兵。亦固其所。北登雁門。橫陟居庸。是蓋古禦外之防。匈奴契丹女貞之所窺。而漢唐宋明諸將之所殉也。雄關巍巍。禦寇有威。崇山峩峩。閱牆則那。收視千里。涕淚風沙。噫。積骸成阜。將誰以拄其高位也。隴畝荒蕪。誰以快其馳騁也。飢寒宛轉。誰以娛其視聽也。窮古奇變。莫堪回首。嗚呼。西北之困。東南之所鑒也。先生所哀。天下人之所同也。旣讀之竟。乃掩卷而辭之曰。有是哉。君子之言也。明於史。深於詩。明於史。故達於事。深於詩。故備乎情。其爲人也。謙約。故爲文也不矜。以飾。請以公諸世。以惕嬉酣而警頑厲。庶無邪暴。乃正我生。終又曰。先生之行。別慈親也。甚於孺慕。以赤子之心。視胞與疾苦。於是其能將命也。將今之爲政者。其有赤子之心也。與。請以讀是記。

李天行



## 張康甫先生序

予幼受史記。伏而誦之。恍若登泰山華嶽。視岡巒起伏之狀。又若涉長江大河。見洪濤瀾汗之勢。其中若草木鳥獸。若鼉鼉蛟龍魚鱉。以至奇珍瓊寶。靡不蕃殖蘊藏焉。喟然曰。龍門之文。何恣肆博大。湛深穠郁。如斯其極耶。先子曰。士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足以言文。太史公蓋得力於遊者也。自序不云乎。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觀此可以悟已。是故不能遊。不足以言文。雖然。不能文。亦不足以言遊。予謹志之。心竊慕焉。顧幼困於舉業。不暇遊。旋阨於病。不能遊。終絆於衣食。不得遊。蓋自丁酉以來。鬱鬱居滬。三十五年於茲矣。所幸居滬數年。得與柳篔金君同几席。又數年。步陶郭君亦來共事。二君皆善屬文者也。柳篔爲文。爲萬斛泉源。不擇地而行。滔滔汨汨。一日千里。步陶爲文。流連萬象。沈吟觀聽。隨物宛轉。與心徘徊。二君之文。其取境不同。然其洞風騷之情。得江山之助。則一也。柳篔嘗西至巴蜀。東登泰山。南遊會稽。探禹穴。皆有記。步陶

則嘗入汴洛道華陰。過太原。北登雁門。橫涉居庸。亦有記。二君之行。又何其相若耶。柳穆之記。予未窺全豹。然大都俯仰古今。寄其感慨。如右軍之序蘭亭。誠爲雅人深致。至若步陶之記。則比事屬詞。當兵荒之後。瘡痍道殣。悉入卷中。以周處風土記之筆。繪鄭俠流民圖。藹然仁者之言。尤非抱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之志者。不能道隻字也。文生情耶。情生文耶。予讀之。竟不禁有感於先子之言焉。爰書此以爲之序。

辛未五月定海張錫蕃

## 自序

十八年秋九月。余與王君安之。馬君半癡。田君傑生。爲調查災振事。同游西北。歸滬後。王君有旅行記之作。內容甚詳備可觀。馬君田君則攝影甚多。哀然成帙。惟余人事牽率。尙未有所記錄。一日相遇於大三元酒樓。王君因舉以相勉。余自慚學殖荒蕪。顧王君雅意殷拳。使余不能終於藏拙。爰就途中所雜錄者。加以整理。並荷諸師友熱心贊助。乃得成此。淺淺者書。全書內容。爲游記與紀程詩兩種所合併而成。初紀程詩本有百首。擬刊單行本。經吾友胡寄塵朱大

可徐昌言三先生迭次刪改。乃存今數。三君並力言宜按事分入游記中。以便參證。此爲兩種合成。今本之由來。合併後。又請吾友李浩然俞劍華李天行三先生先後校閱。於事迹多有訂正。於所錄前人詩詞亦多加以審擇。最後乃由吾師湯濟滄姚孟助兩先生爲之總閱。方成今稿。回思近十餘年來。余於傭讀之餘。亦頗有一二關於文藝之作品刊布。顧經驗少。成之過易。每至出書後。輒覺疵累層出。深悔妄災棗梨。無以自贖。故草此書時。特用兢兢。而愛吾之諸師友。亦復不憚煩勞。爲我斟酌損益。庶幾成書後。或可稍免於過甚之謬誤。此爲余草述此書之經過。特於開卷之始。申敘之。以爲閱吾書者告。並於助我之諸師友前。深致其感謝之忱焉。至於書中圖片。則吾友王安之馬半癡田傑生三先生所惠賜。頗爲吾書生色不少。用附於此。一併譔謝。是爲序。

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隆昌郭步陶序於海上惜餘書屋

# 題詞

## 奉題西北旅行日記卽塵晒政

(張在新)

老死牖下非奇士。君讀萬卷行萬里。馳驅豈爲稻粱謀。西北非誇汗漫游。名山大川壯意氣。歷朝都邑覘興廢。霸業皇圖賸劫灰。詩人弔古空徘徊。採風問俗蹤難徧。哀鴻聲裏民生見。歸來示我記游書。龍門史筆監門圖。當途宜作政論讀。毋令心血供蠹腹。

## 奉題步陶我兄西北旅行日記

(萍鄉文永譽)

迢遞關河僕馬瘡。恆華霜雪見眉鬚。都將中澤哀鴻怨。譜入君家爾雅圖。山川猶是漢唐前。人物如今幾變遷。一事歸途差自喜。黃河收拾挂吟肩。函谷青如染黛螺。迴車向晚奈愁何。祇今臥聽吳江雨。定憶宏農得寶歌。

寫盡西風變徵音。驀然秋氣入人深。亂離文字誰堪匹。賸有韋郎秦婦吟。

## 題西北旅行日記

(胡懷琛)

讀破三千卷。輸君萬里行。採風知疾苦。訪舊識劉贏。(謂秦漢故都)陵谷今何似。關山路幾程。歸來成此冊。一一記分明。

## 步陶先生囑題西北旅行日記倉卒書此尙希斧正

(空我)

人生不行萬里路。讀書終被儒冠誤。先生筆底端有神。自令千山萬壑赴。東南繁麗多歡娛。西北遺黎飢欲呼。先生忍渴奔崎嶇。寫出秦隴流民圖。頓教萬口爭驚訝。恍如鐘聲起清夜。待起白骨肉死人。始信文章參造化。昔聞關中形勝天下奇。嘗恨未得相追隨。今讀此作光陸離。先生意不在山水。卽此已令儕輩駭汗空吁噓。

## 題西北旅行日記

步陶先生以調查災情遍遊西北各行省。歸而草游記數萬言。壽諸梨棗。余於民國紀元。游覽南洋各島。思作游記。張之。歲月蹉跎。因循未果。沒字之碑。愧對先生多矣。爰題小詩。藉志欽佩。卽乞指正爲禱。

(西神)

霞客勝遊曾作記。流民鄭俠寫新圖。監門餘淚知多少。五嶽胸中消得無。椰酒蠻花感昔游。雪鴻清夢落南洲。輸君早就名山業。作賦年年獨倚樓。

## 西北遊記題詞

(朱大可)

郭侯老去尙堂堂。萬里漫遊不裹糧。河嶽風光依舊好。祇憐人物欠安陽。晉遏秦輸事已哀。少陵樂府更低徊。怪他健筆韓司馬。但賦潼關四扇開。風雲鬱鬱繞并州。杖策平生此壯遊。莫道將才寥落甚。一時廝養盡通侯。

短衣匹馬度居庸。廢壘茫茫對夕烽。認取吾宗（竹垞）題壁句。黃巾十萬一丸封。

### 奉題西北旅行日記

（彌卿孫爾性）

席不暇煖魯孔子。兩馬一車行無已。男兒志氣在四方。牖下書生何足齒。西北壯游羨林宗。讀萬卷書行萬里。歷劫河山多變更。搜求遺蹟徵文史。歸來撰紀歷行裝。洋洋鉅著歎觀止。學富何如閱歷多。蠡測管窺吾增恥。

### 題西北旅行日記

（嚴庸潛宣）

誰誇西北民風儉。滿目瘡痍泣困窮。翹首秦關高百二。河山何處弔英雄。農田水利實先資。涇渭湯湯異昔時。安得良工來鄭國。隄防疏淪急施爲。壯年意氣信雄豪。不數將軍善六韜。月滿弓刀霜滿騎。歸來一笑醉蒲萄。唐陵漢寢莽蕭蕭。四塞關河久寂寥。猶喜終南山色好。搖鞦韆礪倘全消。

短衣羞逐李輕車。倚馬揮毫獨著書。盾鼻弓衣同韻事。一編不羨帶經鋤。

## 奉題西北旅行日記

西北天災兵禍。交迭而作。人民苦况。歷披報章。函丈在勘災之餘。筆諸日記。非惟文章。實亦哀鴻圖也。此等書不可不急公於世。因其有爲爲政與好善者之勸也。賚實不文。辱承善意命附。自然欣喜感謝。其所懼者。恐有續貂之嫌耳。今將蕪詞附上。乞斟酌出之爲幸。

(受業包資)

西北舊天府。今遭萬劫餘。桑田盡焦土。廬舍半邱墟。兒哭飢無食。妻嗟寒少裾。守官筐篋念。盍讀此編書。

## 遠客膠東聞旅行日記將出版敬獻三十韻

(學生徐暢靈)



莫作水底魚。當如雲中鷄。鷄飛可萬里。魚惟三尺躍。我志欲凌風。不甘事矩矱。遠遊遇赤松。遺我青霜鏢。欲憑三寸鋒。一怒除民惡。歲月急如矢。而我空落魄。隆昌郭夫子。守身甘淡泊。白日誘多士。夜中勤著作。窮年惟矻矻。自有忙中樂。壯哉西北遊。新詩滿囊橐。紀事十萬言。民命有所託。歌詠好山川。慨歎歎收穫。非關天降威。盡是人鑄錯。無衣聊忍寒。無食窮剽掠。可憐忠厚徒。臥拏黃土嚼。妻子若路人。籬舍成荒漠。我聞心骨悲。長嘯氣磅礴。中州歲大亂。諸侯肆威虐。人命等草菅。搜括空城郭。折花圖快意。豈顧枝條弱。夫子人中賢。千秋留筆削。不耽風與月。日坐修文閣。欲以仁者言。化爲天下鐸。儒生多嗜古。搜討務奇博。未睹聖賢心。徒爲章句縛。其次性疏狂。所志在邱壑。留連美花木。寄情惟飲酌。難得古道入。一心念民瘼。我亦抱區區。同情思一搏。寫此拙劣詞。用作平生約。

## 題西北旅行日記

(劉信秋)

一卷西行記。人間絕妙文。心驚關塞月。身滿馬蹄塵。憂樂與民共。忠勤爲國陳。興亡無限感。執

筆寫云。

## 題西北旅行記

步陶老師所作西北旅行日記。將付剞劂。囑爲詞以紀之。勉賦七古一章以應。

(學生唐秉沂謹誌)

憶昔史遷朝走陽臺暮蒼梧。其文妍媚而蔚紆。先生好遊以儲寶。徧歷三楚並三吳。東南吳楚多山水。隴頭風月空模糊。由來關中多喪亂。八川居民嗟已疏。先生執筆行萬里。載歌載泣驚鶻。鸛。鸛風考俗胥是賴。非但文章真瑾瑜。吾聞滿目琳瑯金石記。雲水飛動輞川圖。一精考古一遜志。方之斯作真區區。

西北旅行日記題詞

# 西北旅行日記 目錄

## (一) 含情脈脈辭京滬

△一作天涯客。山川慰寂寥。秣陵秋欲晚。徐浦路何遙。

## (二) 行李怱怱到汴徐

△江山留勝蹟。詩意滿前頭。車外風兼雨。哀吟動客愁。

## (三) 小駐夷門增感念

△卅年一回首。華屋幾山丘。微禹吾其魚。感念難自休。

## (四) 徘徊鄭洛且停車

△山澤非天險。崎嶇在世途。虎牢關未改。晉楚今何如。

## (五) 燒餘劫火悲周子

△火街復遭火。中原劫運多。左瀍與右澗。遺迹半消磨。

(六) 歷盡艱難弔澠池

△父老述哀詞。涕泗如滂沱。饑民反飽死。其理果云何。

(七) 嶠嶺風雲呈變態

△鼓缶思相如。振翮懷馮異。遙遙接二陵。風雨猶能避。

(八) 陝靈今昔大堪思

△昔有甘棠樹。今惟庚癸呼。仙翁何處去。滿地盡萑苻。

(九) 回首中原方痛定

△刀兵與水火。交迫豫西南。無那當塗者。猶多虎視眈。

(十) 遙瞻函谷又神馳

△虢國難爲國。函關已不關。猶留秦月在。細認舊河山。

(十一) 潼關有客談災况

△故老述遺史。救災端在速。何來耶教徒。也言國事誤。

(十二) 華嶽西行拜古祠

△行盡華陰道。汾陽有故居。  
巍巍遺像在。數典敢忘諸。

(十三) 遺蹤歷歷尋前代

△不見新豐酒。難尋妃子池。  
長安猶是日。遠近有誰知。

(十四) 死氣沉沉話漢京

△故都猶有市。未若所言甚。  
到眼暮氣多。有災無人問。

(十五) 忙裏偷閒看古字

△看罷流亡戶。來探翰墨林。  
秦碑與唐碣。過眼盡煙雲。

(十六) 苦中作樂聽新聲

△塵勞方未已。作戲忽逢場。  
俗薄猶思易。人窮更可傷。

(十七) 佳節聲中塵忽囂

△朝游革命園。夕上大鐘樓。  
一懼復一悲。交集我心頭。

(十八) 鳳岐道上人幾絕

△近畿無沃壤。三輔多餓莩。  
姜嫄空有廟。黎民誰復保。

(十九) 西行不得且東歸

△方說機輪巧。偏教行路難。  
三人占二語。一夕返長安。

(二十) 北轅無計思南轍

△世途荆棘滿。何以遣愁魔。  
一卷臨風展。千秋恨事多。

(二十一) 過客有緣探劇社

△長安不易居。去矣莫躊躇。  
客裏賡同調。殷勤送戲書。

(二十二) 羈人無計慰哀鴻

△分道各揚鑣。聊將慰寂寥。  
秦庭今有客。涕泗滿征袍。

(二十三) 重關天險須臾度

△戎馬倉皇裏。艱難困苦行。  
秦關猶未閉。不必待鷄鳴。

(二十四) 三晉雲山指顧中。

一渡黃河後。風光迥不同。  
有人耕綠野。羈旅亦從容。

(二十五) 蒲阪名都閒問訊。

△寂寂荒城裏。遙遙念古人。  
空留青史蹟。不救此時貧。

(二十六) 隋唐遺蹟漫搜求。

△道子猶留畫。蓮池空有名。  
可憐普救寺。何處覓鶯鶯。

(二十七) 重逢故雨談秦劫。

△連朝苦相憶。一夕話聯牀。  
感念秦災重。猶餘淚幾行。

(二十八) 再駕征鞍作晉遊。

△晉南風好物。山色遠連天。  
韓信猶餘嶺。之推可有田。

(二十九) 歡迎席上談新政。

△心傷飢溺苦。爲話致災由。  
四座齊傾耳。高談建設謀。



(三十) 唐叔祠邊有範村

△渡過汾河水。來游唐叔祠。浮生閒半日。畫裏有新詩。

(三十一) 一夕胡笳催出塞

△待得南歸客。哀鴻賦幾章。驅車臨古戍。淒絕旅人腸。

(三十二) 千年古窟贖頽垣

△雁北災猶重。城南且試車。雲岡空有石。我佛近何如。

(三十三) 雄關自古難飛越

△竟夜冒寒行。晨來氣轉清。居庸關入後。細辨護邊城。

(三十四) 倦客無端入廢京

△冀北又停驂。河災細細談。湖山難久戀。故雨話纏綿。

(三十五) 杯酒連宵稽旅夢

△快作羣仙會。歡然遇故知。有緣談國學。半日讀宮詞。

(三十六) 烽煙滿地送歸程

△茫茫悲劫運。

草草是勞人。

杯酒文章在。

何時再細論。

西北旅行日記  
目錄

# 西北旅行日記

隆昌郭步陶著

吳興湯濟滄  
嘉興朱大可  
咸陽李浩然  
常熟李天行  
濟南俞劍華  
涇縣胡寄塵  
上海姚孟勳  
漳樹徐昌言

校閱

(一) 含情脈脈辭京滬

□ 一作天涯客。

□ 山川慰寂寥。

□ 秣陵秋欲晚。

□ 徐浦路何遙。

九月二十日。將有事於西北。由上海動身。乘京滬車至南京。六時半起。摒擋瑣務。倚裝待發。老母以酒釀蛋見賜。質量較尋常特濃厚。老人不忍別子之心。蓋隱隱可見矣。瀕行。家人環與相別。老母數以語慰我。然聲殊顫惻。及上車。猶頻頻言：「隨處留心。早早歸來。」此時之我。意殊愴然。幾不知將作何語以答老母也。爰賦五律一章。以述我懷。

由滬出發叩別慈親

矢志行千里。臨歧轉黯然。祇緣衣食迫。長使夢魂牽。垂老難爲別。含情劇可憐。勞人空草草。何以慰衰年。

至車站時已促迫。匆忽購票上車。頭二等均無坐位。祇得暫爲立待。車將開。馬羣趨君忽來。邀余等下車。同攝一影。蓋爲時報之圖畫附張預備材料也。已而車開。余乃從窗隙靜觀沿途農產物。一時極目平原。翠浪千里。不覺精神爲之抖擻。田間所用水車。以人力者。與川省同。以牛力者。川省未有。細察此種車水之牛。其工作全係自動。並不俟人從旁督促。亦可異已。因口占一絕。

## 京滬道中觀水車

一架輪車一草棚。源泉引注激而清。老牛畢竟循良慣。不用人催自在行。

又見一風車式水車。頗有科學意味。其製法係在水車上裝一風扇式之機輪。風來則吹之行動。其意猶之豫陝間之水磨水碓。前人詩有「雲碓無人水自舂」之句。蓋可想見其情況。不過彼借水力。此借風力。形式微有不同耳。

火車汽車。於交通誠爲便利。但以游觀爲目的。反覺多所遺恨。譬如龍潭。固國殤之地。車過時。余心甚欲下車細觀形勢。徧訪鄉老。詢以當時作戰情形。及國殤之葬所。而車不能待。祇得悵悵而已。午後四時一刻到南京。以竟日勞頓。在旅舍略事休息。回思龍潭經過。猶有餘恨。爰賦二截以記之。

### 過龍潭感賦

記得龍潭舊戰場。當年曾此卜興亡。車輪不爲行人駐。空向雲山弔國殤。

### 其二

輪碾荒郊遠樹低。望中葉落短長堤。時平壯士幾人在。日沒龍潭烏亂啼。

二十一日。晨起無事。往花牌樓舊書店觀書。於無意中得書二種。(一)三國志考證。(二)五代春秋志疑。此二書價極廉。似尚有用處。故置諸行篋。

午間小有酬酢。午後二時許。與王君安之。王君慰。三步行街市。略觀首都社會狀況。經過局前街。馬府街。中山路等處。中山路最爲寬大。築時曾拆去房屋不少。開闢草萊。成此宏規。殊非易易也。繼至國民政府內參觀。其地舊爲督署。內有石船。係一船形之屋。其底全以石造成。由石船轉出。有一廳。外懸二聯。一較俗。不復記憶。一較好。聞爲劉坤一所撰。錄如次：

面面窗軒。目無障礙。

重重山石。骨自嶙峋。

此聯所寫。乃其地實景。而寓有廉明公正之意。故可取也。行至科員辦事處。不能前進。聞在國民政府未改組以前。全府可通行無阻。近始有此限制。轉至記者招待室。小坐。室約三楹。內有數人。專事接待。有一案。專置命令等公佈文件。備各記者往抄。據慰三言：「此室茶味

特濃厚清香。訪務疲乏時。輒來此品茗小休。」云。

出府往游鷄鳴寺。此處余於二十年前曾一游覽。其時方專注精神於南洋勸業會。對於古蹟名勝。僅愬愬一瞥。未暇細觀也。今則同行者有慰三。熟掌故。雄談辯。且談且行。增人游興不少。爰述所經大要如下。(一)鷄鳴寺。寺在鷄鳴山上故名。此山與紫金山獅子山遙遙相望。作三角形。而此山林木較葱鬱。寺內有茶座照相館等。遊人往啜茗者。寺僧輒以菓盤進。茶座三面有窗。窗外山環水複。風景殊佳。(二)臙脂井。井在山之半坡。井中已生綠苔。井底尙有水。俯視之。似頗清。井上有轆轤。但已無繩索。不知尙能取水否。井旁石碑。刻臙脂井三字。蓋六朝時張麗華投井處也。(三)誌公臺。臺在寺旁。相傳誌公在此說法。梁武帝剃度後。曾在此聽經。臺內有三神像。一爲誌公。一爲梁武帝。一爲唐明皇。唐明皇像在此不知何所取義。據寺僧云：「明皇死後。其魂魄曾來此。」殆齊東野人之語也。(四)臺城。城在臙脂井之北側。有內城外城各一。皆僅遺一段故址而已。憑高遠眺。不禁百感交集。爰綴短吟。聊寄遐想。



鷄鳴寺遠眺

鷄鳴寺對紫金山。虎踞龍蟠氣萬千。今古興亡成敗事。一齊奔赴眼簾前。

臙脂井

風流兒女事。零落帝王家。剩有千年恨。難期八月槎。後庭歌未已。玉樹影西斜。寂寂臙脂井。時無張麗華。

謁誌公祠

祠宇荒涼映夕暉。誌公經典是耶非。緣何我佛無邊法。不爲蕭梁一解圍。

二十二日。由京轉平浦車往徐州。晨起。乘汽車出京。行至下關碼頭。一鄉童橫穿車前而過。幸車夫目銳手敏。亟停車。否則童爲車下鬼矣。事後。車夫趕打鄉童。路警又袒鄉童而責車夫。經人排解。始得無事。此事固曲在鄉童。然車夫亦不應擅自打人也。十一時過江。往平浦車站。見兩旁滿臥兵士。並有持槍值崗者。氣象殊森嚴。上車後。見車式與京滬路異。二等座分隔作小屋。如輪船之房艙然。屋外餘地甚窄。僅能容一人行走。將近十二時。地上所臥兵

士。皆列隊整裝。準備上車。聞將開往蚌埠云。

車行。推窗外望。農產物多呈黃色。田間頗帶旱象。所行漸多山地。居人房屋。漸有北方意味。五六歲小孩多全體赤露。一絲不掛。今之提倡裸體主義者。對此當大贊成也。傍晚時。忽有一八字鬚。身體肥胖之商人。不速而來。余房內。余方欲問。適查票者至。見之。卽與寒暄。似頗相識。查票者云：「君之貨已講妥否。」答「已講妥。允我裝八十磅。」查票者云：「君之面子真大。現在兵車緊急。客貨車已三日未開矣。」言畢。怱怱去。聞此人係火油商。在蚌埠開有商店。言談尙清楚。對於馬二行動。頗有批評。惟身居武人治權下。不能暢所欲言耳。至蚌埠。天已黑。計程僅三百六十里。不過當浦徐全路之半。而時間則已去七小時。照此比例。須夜間二時許。方能到徐。心中念此。甚爲煩悶。乃入夜後。車行更多耽擱。在南宿州一處。且停至二小時以上。其原因皆係讓兵車也。於時精神漸倦。甚思引枕稍憩。乃甫臥。忽爾全身奇癢。不能合目。細視之。則車內壁蝨甚多。其情境不亞於舊式之小客棧。從此睡既不能。坐又不安。而停車程度仍不稍減。遲至四時五十分。始到徐州。此車本爲特別快。而實際乃特別

慢。交通狀況至於如此。可慨也已。

(二) 行李恩惠到汴徐

□ 江山留勝蹟。

□ 詩意滿前頭。

□ 車外風兼雨。

□ 哀吟動客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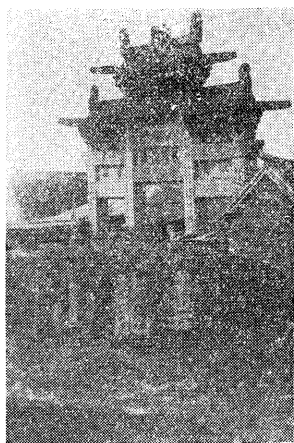
二十三日。以昨晚竟夜未安枕。在徐小住一日。略事休息。午前倦極。眠至十時餘方起。盥洗畢。出訪馬半癡君。馬君先有電約。由北平南來。與余等在徐相晤者。晤談後。知馬君亦爽快。人惟語言間似不願多延時日。頗有到陝即止之意。余意如交通真不便。固不必勉強前進。倘實際上有一分可往甘省者。總以一往爲是。因甘省鄙遠。其地真實情形。外間知者殊少也。午間出行街市。見商況蕭條。錢幣混雜。兵士多居民屋。社會民生。殊少進步。飯後往觀徐地古蹟。以消磨此半日餘暇。先至城西南隅。在城隍上登燕子樓。此樓爲唐張尙書建封姜

關盼盼所居。張死。關曾獨居此樓十餘年。未下樓一步。吟燕子詩三首。張仲素繪其樓。白居易和其詩。樓三楹。作燕子式。今已頹敗不堪矣。因賦詩以紀之。

### 燕子樓

從來富貴易銷沈。獨上危樓動客吟。三首詩成傳恨事。十年心苦爲知音。侯門劫後情如許。燕子歸來感不禁。可惜時無張仲素。白雲黃葉又秋深。

### 雲龍山



出城至南關外。登雲龍山。此山爲宋張山人天驥隱居處。其對面有范亞父之墓。距墓不遠。有西楚霸王之戲馬臺。其右有黃茅崗。崗下有烈士墓。爲歷次戰事中死於國事者之埋骨處。山前後刻「雲龍山」三字之處甚多。大抵爲游此山者所刻。山頂爲張山人住處。額「張山人

故址」五字。近山門處有一碑亭。碑上所刻爲清帝賜陶雲汀宮保詩。及陶所築印心石室

圖與記其事之詩。惟字跡已模糊。不能細辨。入山門。見有書「放鶴池」三字之亭在其側。亭內有井。井上有明人所書之「自井口至及泉處爲七十八丈」等字。後人所題詩字刻石者頗多。茲錄明晉江蘇茂相所作一首如下：

石磴盤紆入翠微。坡仙曾此試春衣。杏花十里今何在。悵望亭臯鶴未歸。（此詩作時爲天啓丙寅年重九）



放 鶴 亭

其中爲放鶴亭。四壁皆刻後人詩句。近人陳陶遺所書一首。於徐地今古戰爭。尤多感慨。詩云：雲龍山頂月蒼茫。此是當年舊戰場。百劫重城玄鶴返。千尋大壑老龍藏。關河不改英雄氣。世俗巧爲兒女妝。一任笳聲催晚歲。寒枝自有滿天香。

山前後土人有借此販賣碑帖者。但多僞託。殊難辨認。如蘇東坡所作之放鶴亭記已不存。

在。惟。清。乾。隆。帝。所。補。書。者。尙。可。得。睹。此。文。於。雲。龍。山。歷。史。述。之。甚。詳。因。並。錄。之。俾。後。之。遊。此。山。者。便。於。認。識。焉。

###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外堂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喜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或翔於雲表。暮則僦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翫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酒誥。衛武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

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散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

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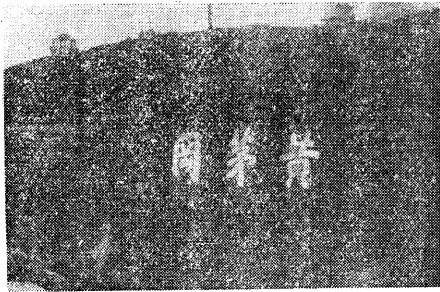
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茅

乾隆二十二年夏四月。登雲龍山。尋蘇軾此文遺跡。不可得。因書以補之。御筆。

岡

「黃茅岡」三字。刻於山右石上。相傳爲清帝乾隆御書。但山石爲風雨所蝕。字跡已不甚分明。沿岡上行至頂。有頽垣破屋數椽。門首有近人所書「書院茶社」四字。以



情理推測。此地常係舊時書院。今則利用之爲茶社。但入門後。惟見許多損壞物件之痕迹。不見有所謂茶社也。此岡之名所以傳播。蓋以宋時蘇東坡守徐州。常從張山人飲。醉則臥於石岡上。曾作黃茅岡詩。爲士林所傳誦。其詩云：

醉中走上黃茅岡。滿岡亂石如羣羊。岡頭醉倒石作牀。仰觀白雲天茫茫。歌聲落谷秋風長。路人舉首東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元豐元年九月十七日張天驥蘇軾顏俊王鞏始登此山。）

（山東泰山後靈巖山下亦有黃茅岡並刻有東坡詩或以其名同而數會之歟 劍華附志）

是日天氣清和。游人甚衆。行至半山。見風逐雲飛。落葉滿山。頗似一幅天然畫圖。至山頂。振衣俯視。披襟當風。不覺使人輒動遐思。因漫成一律：

### 登雲龍山

彭城山勢自崔巍。風逐雲飛去復來。此是當年爭戰地。誰爲今日治安才。岡頭石亂羊應



走井底泉枯鶴不回。遙望荒塋思亞父。夕陽衰草有餘哀。

傍晚返旅舍。同行者言。徐地尚有太白樓。樓上有太白題詩。初本可以隨意觀覽。近爲保存古蹟起見。已用鐵絲圍住。祇可略視。不能搗印。殊可惜也。又徐州車站旁有土山。相傳卽後漢關雲長與曹孟德訂約處。予聞此。意有所觸。爰賦詩以詠歎之。

### 土山盟曹

土山盟會亦安劉。箇裏鉤心鬪智謀。遺迹已隨塵劫去。英名終爲漢家留。雄才大略忙中見。虎口餘生死裏求。到底降曹非本意。關西義氣自千秋。

二十四日。轉隴海車。向汴洛西行。晨起。整理行裝。買票畢。行李久不至。詢之。云收行李之站員尙未到。其時距開車時間僅三十分鐘。站外行李貨物且如山積。觀此。心殊焦急。查京滬杭鐵路。賣票員與行李房職員總同時到辦公處。似尙不至有如此現象。上車後。見二等座格式。與平浦車同。但表面似較潔淨。查票等職務。多有外人在內。蓋隴海路有比意等國債務關係也。車站不售月臺票。上下車均無人驗票。辦法殊不若京滬杭鐵路之周密。或亦環

境使然歟。車行一百八十里至碭山。其地梨甚大而味甘。亦名產也。過此則爲河南界。前日所行多爲安徽境。今始入豫。蓋蘇省地形頗彎曲。與皖豫魯皆犬牙相錯也。十二點半午膳。係在餐室會食。室頗雅潔。飯後至蘭封。（屬舊歸德府）自徐州至開封。到此恰爲一半。又前進經一新設之民權縣。其地舊爲李八集。現雖改爲縣治。景象仍甚荒涼。其設立緣起及命名之意旨。均不詳。意者民軍曾在此立戰功歟。車停。見茶役數人。以洋鐵桶提水洗車頂。心頗有所感念。蓋京滬杭車擁擠不堪。秩序殊欠整齊。平浦車積塵寸許。座中滿儲壁蝨。使人竟夜不能交睫。似皆不如隴海車辦事之可取。但行車時刻。亦有可議。查路局定章。此車應午前六時二十分自徐開。午後二時到汴。今開車時遲至六時三十五分。到汴時遲至五時十分。然則行車時刻不準確。各路固大抵相同也。

車至汴站。見有數十婦孺。手紅綠小旗。遙遙呼喊。細視之。則爲歡迎余等而來者。此等婦孺。乃紅十字會留養之災民也。其時煙雨迷濛。涼風淒切。余等方欲向之致辭。而歡迎之代表已登車邀余等入車站。代表姓名如下。

(一) 鄭維屏 (河南民政廳特務員) (二) 崔作霖 (河南振務會委員) (三)

劉振武 (河南振務會放振組主任) (四)

(馬騰霞 (河南民報社記者))

在站小坐。至招待所。晚餐後。隨同人出浴理髮。余向來沐浴多在家中。此番出浴。尚為第一次。浴室習慣多不諳練。殊可笑也。

(三) 小駐夷門增感念

□ 卅年一回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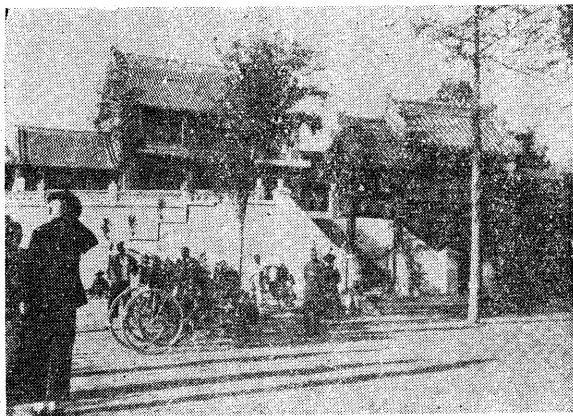
□ 華屋幾山丘。

□ 微禹吾其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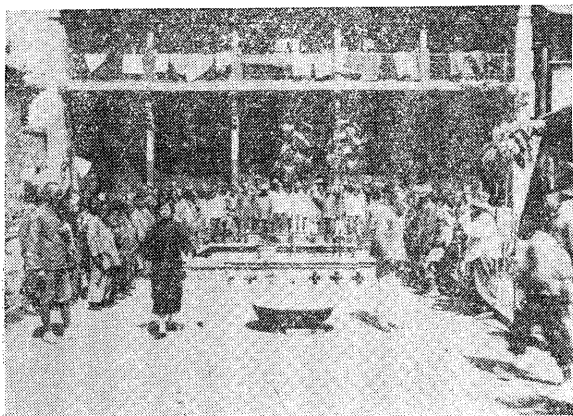
□ 感念難自休。

二十五日。今日為廢曆八月二十三日。適為余

吹 臺



開封救濟殘廢災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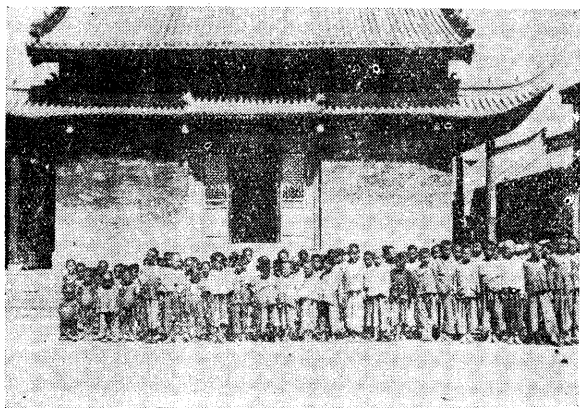


四十九歲初度。余本生於汴垣。今舊地重游。適有人爲余述豫災狀況。能無黯然。特賦詩以紀之。

汴災吟

我本汴梁產。今又汴梁游。轉眼數十年。人生何悠悠。回憶我初生。正是天旱時。到處人吃人。慘狀不可思。婦女載滿車。幾錢買一口。孩童無人要。號哭隨人走。家中有死亡。屍骸恆不保。易孩與炊骨。更不知多少。種種慘苦狀。父老常談論。我心竊悲傷。所言無乃甚。者番我重經。遺迹苦追尋。滄桑變陵谷。感念難自禁。孰料災荒情。今古同一轍。三年兩逢旱。求死不可得。天時旣如此。人事更相迫。腹饑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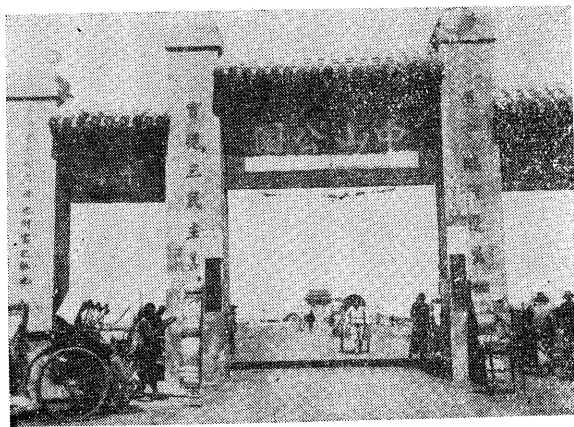
開 封 救 濟 院



難忍。官糧安可缺。鬻兒賣妻女。且暫顧眼前。心頭肉剝去。療飢能幾天。強壯走四方。爲匪以自活。老弱坐待斃。有口無從說。問天天不語。繞屋自徘徊。惡因誰爲種。竟釀此巨災。來日且莫談。往事都成灰。我亦劫餘生。涕淚滿襟懷。

上午十時。以事至省府。見府中職員。均布衣短裝。警衛持大刀。不攜槍。形式與南方官場大異。府門外爲一大操場。陳列運動器具頗多。據云：「府中人員。無論大小。均須早操。」但實際行動。亦祇循場行走一周而已。出府略至數處參觀。（一）救濟院。院中所收容者。多爲災民。老幼男女。殘廢人等。均有。年壯者作工。幼小者聽

## 開封中山公園前門



明則令之讀書。愚則授以工藝。總數約百餘人。院址係一廟宇所改。院長及辦事人均服布

製中山裝。中有女職員一人。裝束略似上海之舊式學生。(二)圖書館。此館係舊二會祠所改。清季祠內曾辦有瓣香書院。每月逢二八出題。考汴垣學子。名曰月課。其聲譽與游梁書院大梁書院相埒。余於三十年前。曾在祠內應考。今則書院與二會祠。皆已成爲歷史上之名詞。惟房屋形式尙彷彿耳。館中書籍似不甚多。惟存有新鄭出土之古物多種。頗爲名貴。(三)中山公園。此園爲舊龍亭所改。龍亭爲趙宋宮殿之遺址。亭內有龍墩。墩下有井甚深。欲觀者須納小費若干。乃可持燭一探。今既改爲公園。此

種遺迹已無從細考矣。亭外有二湖。一爲潘湖。一爲楊湖。傳爲潘妃楊妃游輦所至。今則爲鄰近居民公共浣衣處矣。湖外爲午朝門。今已改易名稱。門外有二獅。相傳爲宋時物。獅口東張西合。張者爲雄。合者爲雌云。(四)民衆圖書館。此館係舊文廟所改。大門內設有運動器具。二門內貼有關於常識之圖畫甚多。館之中央列有佛像多尊。不知何所取義。(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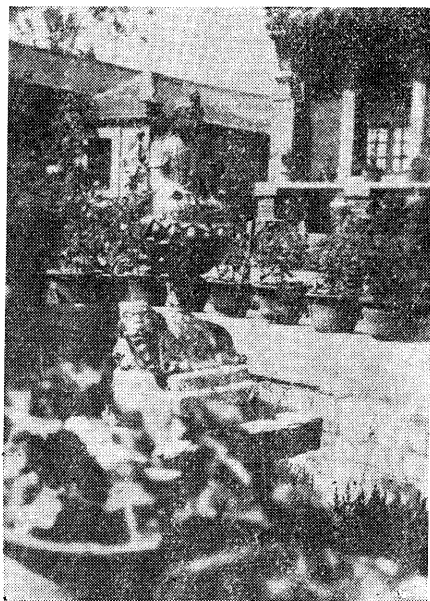
像大概係六朝石刻。亦美術之一。土人多盜賣於外人。爲政府截獲者則置於公共場所。亦猶西洋之彫刻也。劍華附志)

往觀時。尾余等而入之鄉人頗多。既入內後。彼等並不觀書。僅眈眈逐視余等之行動。

開封古物保存所存周代石碑  
(係新出土者)



開封古物保存所存之古物一像佛金質



亦可異已。館中存有洛陽新出土之古物及碑石甚多。聞已編號列圖。將印專書。或在上海發行云。（今已在商務印書館發行矣。劍華附註）

午後四時。應人約。往宋門外農事試驗場游宴。場在禹王臺下。場中有林木。有蔬菜。分疆畫畦。

有條不紊。從臺上四望。一色青青。葱翠可愛。設有水機。可以汲水灌田。小有乾旱。尚不受何影響。場右有養蜂處。處中主任曾將養蜂收蜜各種器具。及蜂桶中已成未成之蜂房。一一出示。並為詳說其原理。余至此。乃知養蜂雖小道。亦非有科學知識不能從事也。臺上為禹王殿。殿前列有清時治水器二具。木質紅色。其端為鐵。中空。有機作螺旋形。無說明書。不知



其用法。觀畢。設筵。主人命侍役以活魚至客前。請言烹調法。此爲豫省新近之俗例。必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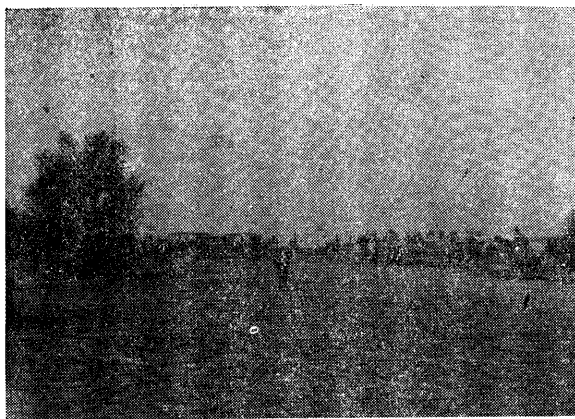
乃爲敬客。實則余見活魚爲余而死。心殊慘惻。難言也。(宴用活魚。乃山東之劣俗。不知何時已蔓延至河南矣。劍華附志)

二十六日。因觀黃河險工。多留汴垣一日。晨起。乘汽車出共和門。往中牟縣屬之黃河出險處。出城後。初尙平坦。繼轉入河隄南行。則沙土甚深。車行簸蕩不安。約十餘里。到黑崗山。有大王廟。廟門已用磚堵塞。廟前有二鐵牛。相傳爲鎮水之用。其對面爲黃河北岸。相距三十里。爲陳橋。卽宋太祖黃袍加身處。又行五十餘里。爲東障寨。寨內有河務分局。

開封外隄黃河上水牛爲代田生  
封外隄黃河上水牛爲代田生  
封外隄黃河上水牛爲代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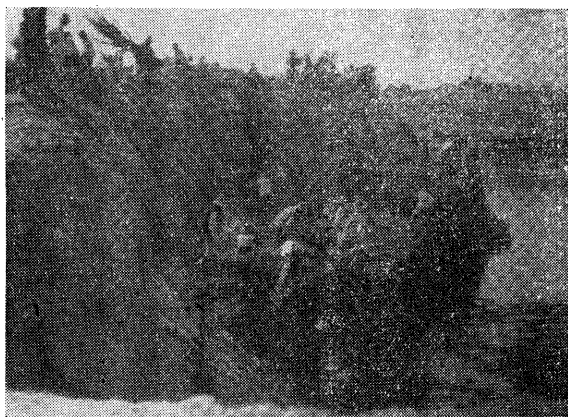


## 處口決察視堤河黃牟中抵團察視



內辦有一小學校。但寂無一人。據門者云：「校中教師卽局中辦事人兼任。今河工緊急。辦事人均赴工所。故無人讀書。」又云：「前一二日。寨前後居人已搬徙一空。今聞工程可免出險。乃漸移回。」然則此次黃河險况。蓋可想見矣。略進食物。出局將登車。黃河整理委員會委員長何其慎適從外入。談悉渠方請款回。亦卽將到工視事。又行二十里。乃到河工處。其地爲中牟縣屬之下汛二堡。險處共有二。一處已沖場十餘丈。所搶修者方三四成。然大勢已可保無虞。一處所場較小。時正下石搶護。其被沖處爲一大樹根所在。余等立未移時。此樹根已被漩波掃去。是其危險尙未全去也。此處曾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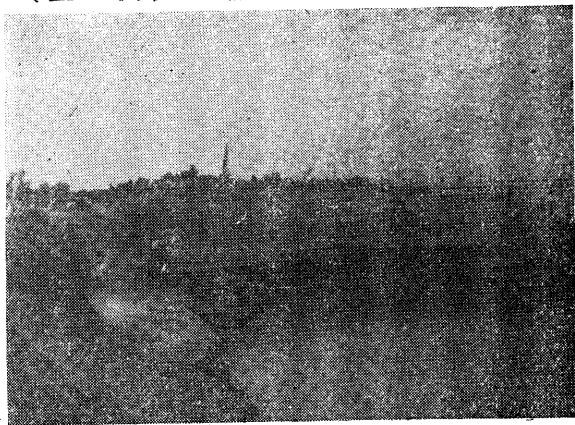
中牟縣下汛二堡黃河出險處搶護情形



清光緒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決口一次。水流十二小時。即直達浦口。三省人民受災之重。不可言喻。事後費銀一千三百萬兩。方得合龍。此次幸有省政府設在開封。故發覺尙早。否則一有耽擱。其禍即不堪設想矣。主持此項工程者。即何委員長。何係太康人。日本士官生。回國後曾任師旅長等職。今乃致力於工程。且所用方法頗能新舊融洽。適得其宜。亦可謂難能矣。歸店後。精神疲極。幾不自持。飯時飲熱湯碗許。出汗一通。頓形爽快。夜間赴書肆爲培師購縣志。得維山一部。版本不甚好。然他亦無可得者。

繼乃整理稿件。與馬君合草通信一篇。就枕時已一時有半。

河 工 搶 險 ( 上 同 )



(四) 徘徊鄭洛且停車。

□ 山澤非天險。

□ 崎嶇在世途。

□ 虎牢關未改。

□ 晉楚近何如。

二十七日。乘汴洛車往洛陽。余於晨七時一刻上車。王君安之以有女同志在鄭相候。先一日行。此車無頭二等座。全車統爲三等座。坐定後。車久不開。見兵車連到二次。予心頗疑爲兵事影響。後詢知係車頭損壞。非有他故。心乃安。開車時已八時二十分。此次車中情形。與二十四日略有不同。人數較前紛雜。查票次數較多。三四小時已查出無票者多人。又有一衣服服

者買梨一大麻袋。約重數十斤。橫置於行路處。爲隨車憲兵查見。大加責備。然亦未令加票。惟囑其車停卽下。憲兵去。坐客多譁笑。並有人言：「此兵太不聰明。倘將大袋分作數小袋。而僞寫數人名姓於其上。則誰能責之者。」此事雖小。亦可見人心之日趨於詭詐矣。

十一時三刻抵鄭州西站。徧覓安之君不得。頗疑爲女同志所攀留。車行約十分鐘。至東站。安之君始珊珊而來。余心乃大慰。鄭州爲隴海平漢兩路之交點。有虎牢關之天險。三十年前。余隨侍先祖父赴盧氏。曾經其地。於時余尙幼。不諳關塞形勢。所留余之腦際者。惟關頂有石洞。洞中牀椅桌凳皆以石爲之。炎夏處之。異常清涼。今復過此。以時迫不能下車游覽。不知此石洞尙依然如故否。午餐時。友人約予至會食處進食。其地甚窄狹。與二十四日之餐室迥不相同。蓋僅就廚房置一二坐位而已。且坐處近火爐。熱殊難堪。又適值經過十二山洞。其黑非常。所進爲大餐。歷時甚久。在友人固爲善意。而余則頗以爲苦。是日車旁所見。與前數日不同者。一開車時。揚旗者不吹警笛。而吹小洋號。二車旁賣食物者不能近車。須乘客自下車往買。三車停時。每有人提壺持碗呼客飲茶。蓋

北人惜小錢。乘車常竟日不泡茶。到站乃零沽取飲也。(四)所買食物如柿霜大瓜子等。多爲江南所未有。(五)路旁人家多爲山居之窯洞。(窯洞卽古時所謂穴居)且有火車路較居人房屋爲高者。

到洛陽已午後五時餘。旅舍房屋較開封爲次。連日勞頓。精神疲極。略進食物。同行者盡出浴。予獨草草先睡。以冀小休。不料方一就枕。大隊壁蝨。卽紛紛惠臨。竟使予欲睡不能。亦太惡作劇矣。

(五)燒餘劫火悲周子

□火街復遭火。

□中原劫運多。

□左灑與右澗。

□遺迹半消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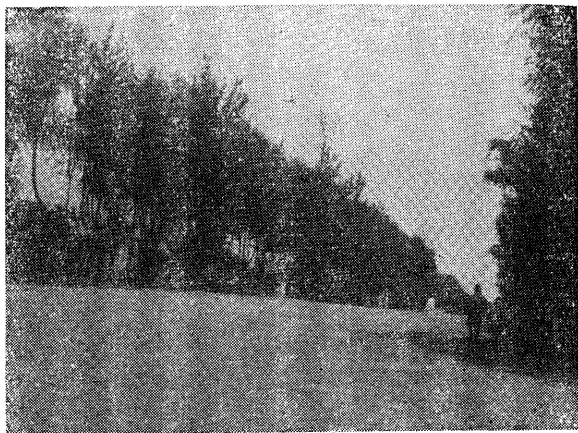
二十八日。晨起稍遲。方草成家書一通。卽有洛陽振務會人員來談。(一)名孫維康。號雪

亭（一）名許鼎臣。號石衡。（一）名呂寅濤。號敬齋。（一）名楚功奇。號尙文。（一）名楊思溫。號恭齋。五人皆當地鄉紳而親辦振務者。據所談。洛陽災象亦不輕。但性質爲人災。易言之。乃出於盜匪之焚燒劫掠也。飯後與洛陽振會許孫二君同出看災。先至東關西大街。見被焚房屋甚多。詢之土人。知爲十六年五月五日匪來攻洛陽時所焚。被難者數百家。被匪綁去者五十一人。年來陸續贖回。至今尙陷匪窟者猶有一人。次至中山東街。見房屋亦多被燒。聞係十六年三月二十四五兩日所燒者。是爲劉治公之二軍與紅槍戰時所留之痕迹。居民至今談及。猶有餘痛。其地舊名火街。因街中有七洞窰故址。乃趙匡胤產生之處。據云：「趙生時。其屋頂有紅光如火。故名。」又西行。有一碑刻。刻「孔子問禮曾至此」數字。其相近處有賈太傅祠。當往謁焉。撫今思昔。情動于中。默誦「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之句。不禁感慨繫之。

## 謁賈太傅祠

行役踐中州。勤訪聖賢迹。仰瞻賈傅祠。古柏動幽碧。我思漢文帝。宣室傾前席。亦有望治

洛陽西側式房爲前直軍將領吳王子之司部宮



心。廣布陽春澤。維生正年少。青冥宜振翮。盡此危苦辭。發彼素餐責。絳灌真小兒。何事苦

煎迫。可惜國士材。天涯永淪譎。得失費  
思量。天心多變易。燿燿後世名。償君當  
日巨。我來歲將暮。秋風動郊陌。鼙鼓落  
寒花。中原千里赤。畏禍等蟬寒。憂時如  
痞積。感念風流人。治安有奇策。

午後至南關。見田地被水淹沒者多。關係  
洛水氾濫所致。數月前水利委員曾來查  
勘。言欲救此災。須築大隄。非百萬鉅款不  
辦。其對面約二十里爲龍門。碑石甚多。時  
正爲匪盤踞。不能往觀。甚可惜也。其西有  
天津橋。古人曾在此聞鶻。吳子玉被困於



洛水亦卽在此橋上。後至七里河。經過西宮營。營房規模甚大。係吳子玉在洛時所建。築營外約二里。計有無線電臺。亦吳氏所創設。老友莊君達曾主持此臺電務。曹君仲淵前往參觀。頗議其陳設未能革新。是爲十年前事。今則時移勢易。吳氏已遁迹蜀中。苟延餘喘。洛陽局面亦一落千丈。無復可以左右全國之資格。將來發展此電臺之功用。正不知將待之誰何之手矣。又渡澗水。乃抵七里河。其地係一小鎮。距縣城約十餘里。所以名爲七里者。乃舉周代皇城相距之里數論。非與今之縣城相去遠近也。鎮口山坡有一大碑。已倒仆。俯視之。爲明人所建。碑文所述略云：「此地乃周公左灑右澗所卜之故址。因去皇城七里。故以名河。」時亂年荒。此碑無人注意。一二年後。恐將磨滅淨盡。無可稽考矣。於時有馬隊一營。正向鎮方開去。鄉人見之。三五聚談。羣謂：「前月匪來焚屋時。正在白晝。搶劫情形甚慘。老百姓曾向軍隊請援。軍隊答以未奉命令。不能妄動。相距咫尺。竟坐視其搶燒而不救。不知國家養兵。究何所用。今匪已飽掠而去。又不知此大隊人馬去將何爲也。」予聞此。心爲惶惑不安者久之。

燒 殺 以 後 之 洛 陽



(六) 歷盡艱難弔灑池

□ 父老述哀詞。

□ 涕泗如滂沱。

□ 饑民反餓死。

□ 其理果云何。

二十九日。晨八時。乘洛陝車赴灑池。豫省府所派送余等之人員。則轉洛汴車返省。蓋其時陝豫軍事尙相持未下。過洛陽則非豫省府勢力所得達云。此次所乘爲鐵棚車。其形狀頗與長江輪船之統艙相似。旅人須自佔地位。方有坐處。此車無頭二等座。三等客座須極早來。方能佔得一席之地。尋常人未帶行李者或可得之。今余等行李多。去時又晚。故祇好權與苦力同

居然細思余乃筆耕舌耨之人。亦苦力也。坐此車乃余本分。以視前此坐頭二等車。日進大餐。心中猶較安適也。車棚多有槍子打破之小洞。爲歷次戰爭時所留之痕迹。十一時許。至義馬鎮。車忽停。疑前有兵車。矚之亦無所見。但聞站中電話鈴聲接續不斷。想係行車上另有障礙也。

午後一時許到灑池。方欲下車。見有一排穿制服者。手歡迎旗。向予等遙立。另有多人。隨卽上車。詢悉來者爲縣長劉榮新。教育局長趙曾佑。救災會陳雲路。縣黨部張思炯。振務會陳炳章。紅卍字會劉子楨。及縣警察多人。當卽相與步行入城。自車站至城內中山大街。景象皆極蕭條。商肆多閉。已不成市。住振務會內。略問災由。陳炳章君歷述連年荒旱及兵匪蹂躪情形。言至沈痛處。輒繼以哭泣。余本耳輓。不知不覺中亦陪之垂淚不止。中餐招待者以海參席見饗。回思陳君所言。對此盛饌。真覺難於下咽。飯後。由邑中父老嚮導。偕田馬二君乘驢往北鄉鎖門鎮看災。沿途所見田土禾稼。尙非全荒。亦有人耕地下種。或收穫穀類。特不甚多。田禾爲蟲所害者亦不少。此爲灑池天災之概況。至於人災。則有距城五里之莊村。

房屋被焚者數家。距城十里之留果村，亦燒去民房數十間。正查問間，忽聞哭聲甚慘，詢知其地方死一災民，無錢埋葬。婦女相與席地而哭，詢其死狀，則云：「此人饑餓已久，近忽得食，稍過度，遂發病而死。且村中死人如此類者，已數見不鮮矣。」正悵悵間，鎖門村居人復請前往觀災。從之。所經多深險之山溝，乘驢既不放心，步行又足力不健，更恐時間不許。日暮途遠，幾至進退維谷。誠此行第一次爲難處也。越過山嶺時，已暝烟四起，乃草草一看，卽行歸城。被災處爲任家壩，燒屋至八十餘間之多。屋主環繞余等而泣，意在請求振濟。可惜余等非放振員，未攜有鉅款，無由拯救。此哀哀無告之窮黎也。

### 鎖門鎮看災

鎖門鎮外夕陽斜，劫火燒殘廢幾家。野老含情空涕泣，行人無意問桑麻。方傳慈母朝尋子，又聽孤兒暮哭爺。不敢高聲談世變，相驚只怕過公車。

余久不乘騎。此次不得已騎驢代步。私心常慄慄危懼。而上下更覺外行。途中上驢，皆係他人從旁扶持。驢本坐騎中之最易駕馭者，而尙鬧出如此笑話，亦太可憐矣。余所乘之驢，性

馴而善走。行時總在同人之前。歸程以誤走途徑。以致走一刻鐘黑路。始得入城。余心雖稍感恐慌。然尙無大苦。田馬諸君則因驢行較緩。竟摸索後行至距二三里之遠。馬君且以眼力不佳。幾至墮入澗中。亦云險矣。

(七) 嶠嶺風雲呈變態

■ 鼓缶思相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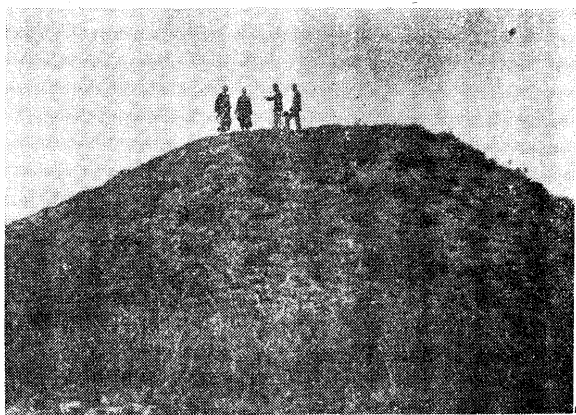
■ 振翮懷馮異。

■ 遙遙接二陵。

■ 風雨猶能避。

三十日。以昨日身經困頓。精力疲乏已極。七時半方起。盥漱未竟。各機關開歡迎會之代表。已來相邀。余欲略事休息。乃留守會中。馬王田三君應命而往。散會後。同往西關外看秦趙盟臺古蹟。其地距城約二里許。臺高二丈餘。寬八丈餘。然僅一堆荒土。並無盟會痕迹遺留。其旁有一碑。文爲「秦趙盟臺」數字。乃民國三年國民黨員李某所立云。

## 秦 趙 會 盟 處



### 秦趙盟臺

灑池盟會臺猶在。秦趙山河早已墟。異響當年傳岳瑟。閒情今日話樵漁。允文允武謀猷定。能屈能伸體態舒。樽俎折衝誰得似。教人怎不慕相如。

據此間父老言：「北區距城二十餘里，爲東漢初馮將軍異大破赤眉處。」查此事在光武三年。史稱馮大破赤眉於澱底。澱底卽嶠嶺之下脈。灑池距嶠嶺六十五里。澱底距灑池二十餘里。中間相去不遠。山脈相連。揆以地勢。殆無疑義。又據史稱：光武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灑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尤可證父老所言之有據。惟其地在叢

翅回谿。終能奮翼灑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尤可證父老所言之有據。惟其地在叢

山中現爲匪佔據。不能往觀。世尙有馮異其人乎。吾甚望其來灑一行也。

午餐。又蒙各團體以盛饌相款。食之甚爲不安。席間有縣長劉榮新君。係甘肅隴榆縣甘草店人。據劉云：「甘地災荒。較豫陝尤重。甘草店卽爲著名人吃人之地。余家餓死之人已不少。余之親族。有冒險逃出者。至陝臥病。而所攜旅費已用盡。無可爲計。幸余聞知往救。否則亦作他鄉餓殍矣。」又云：「余家老人皆無飯吃。余雖在此暫膺民政。而每日所食。皆爲素菜。決不忍心吃葷。目擊豫地災民。默想家中長老苦難。實令人心痛……」言至此。聲漸低。喉漸哽。一泡眼淚。卽如串珠而下。舉座爲之悽然。余更忍淚不住矣。噫。余非愛作兒女子態者。乃同情心所迫。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灑邑連年歉收。不時亦有慈善團體來灑放振。去冬曾派代表赴鄭請振款。不意時局忽生變化。振款竟爾中斷。土匪因之而起。六月二十三日。邑城爲土匪攻破。城內駐軍譁變。營連長均受傷。匪遂如入無人之境。後經陝軍開到。方將邑城收復。而郵政局長釐稅局長均被匪綁去。人民被架者二千餘人。房屋被焚者歷十餘小時始熄。城內肉票至今未贖回者尙

有二十餘人。城外尙有一千餘票。未經贖回。南區爲土匪久據之地。赤地數十里。上中下戶均無糧可收。然微聞全邑軍糧。官府猶派三萬。又鄉間民地。何軍插旗。其地卽爲何軍所圈。糧食卽歸何軍收穫。所傳如不虛妄。是無異率軍隊以食垂斃之災民矣。

又聞六月二十七日。澠邑北區之南村。約計百姓四百餘家。被匪蹂躪不堪。同向黃河北岸山西之垣曲縣逃命。船至河心。忽爾沈溺。其時垣曲縣長爲海姓。乃澠池縣人。見此情形。急向衆大呼。能救起一人。無論死生。給洋十元。結果撈起二十餘人。然生者僅九人而已。其後澠邑災民聞海在垣曲。遂紛紛冒險而來。但海亦非富有資財者。救之不能。拒之不忍。惟相與痛哭而已。（振務會陳炳章君所言）

飯後。仍附洛陝車西行。到站。洛車亦適至。仍係鐵棚車。且人數更多。秩序更亂。倘非有送行者相助。恐尙不易上車。行二十里。經英豪村。卽唐杜甫所投宿之石壕村。今則劃爲匪區。幾無人敢入其地。又二十里爲觀音堂。形勢險要。匪類甚多。又二十五里爲峽石嶺。卽古之嶠嶺。今已開闢山洞。通行火車。山靈有知。不知將作如何感想。聞此山洞係用火藥所炸開。曾



死多人。方告成功。今日所過山洞甚多。而最長者則爲此洞。約歷十分鐘。方行過完。到陝約四時左右。較之他日。車到爲最早。居民咸以爲異。羣相語曰：「今日不誤點。乃有此早到之車。」一似誤點爲行車之當然。而不誤點且爲例外矣。

(八) 陝靈今昔大堪思

□ 昔有甘棠樹。

□ 今惟嗷嗷呼。

□ 仙翁何處去。

□ 滿地盡萑苻。

十月一日。八時半起。早餐畢。卽偕王田二君。與縣府振會兩代表。同赴鄉間看災。出南門。沿火車路東行。其地俗名東溝。見田間禾稼尙多有青青之意。荒地尙少。表面實較灑池爲好。民間房屋亦無焚燬者。詢之土人。秋收可有四五成。麥已下種。此後雨暘能順遂。明年可望有收。此係去城二十里以內情形。但在三十里以外。則匪徒甚多。田間雖有收穫。百姓多不

敢回家。無論貧富。家中均不能有升斗存儲。有則必爲匪徒所光顧矣。是日所行處。經過近時軍隊所掘之戰壕甚多。壕寬二尺許。深一丈餘。壕外爲數十丈深之山溝。同行者多沿壕而走。行不百步。則有一溝隔之。必跳而過。余以足力不如人。每經一溝。必須人扶掖。方能越過。殊自慚怍也。此處居民房屋。多在山洞中。兩端有大門。入門後經過地道。再上山坡。乃達屋中。屋旁有高峻之砲臺。以土石雜築。並架槍砲。據土人云：「此槍砲並無子彈。如有匪盜。仍係用石拋擲而已。」歸途遇婦孺多攜小竹籃。詢之。知爲領振粥回者。啓而視之。每籃約有二十大碗粥。乃雜麵和豆所煮。嘗之。味亦不惡。惟外表不甚美觀耳。

回棧休息片刻。赴大舞臺各團體之歡迎會。此會主人爲振務會救災會及各團體代表與縣長澹臺凌等。主席爲救災會之請振員曲完善君。先述歡迎之意。後並將其請振結果向衆報告。王田兩君亦各致答詞。將散會。旁座到有女性二人。裝束頗入時。舉止甚闊綽。余意當爲機關或團體中之職員。後知非是。蓋大舞臺是日午後將演戲。二女乃觀客之較早者。陝地市場尙有戲看。觀客尙有豪富形狀。以視灑池之全城破碎。滿目淒涼者。固迥不相同。

矣。

陝縣城中有羊角山。下臨黃河。風景極佳。對河卽山西平陸縣。黔南景其濬有聯云：「青山如龍入雲去。黃河之水天上來。」蓋其地實景也。城北有召公祠。相傳有甘棠樹。爲召公聽政處。但據考查。頗有疑義。今所存者僅一枯樹。實爲後人所假託者。城西南二里許有鷄足山。山上有仙翁祠。所祀爲河上翁。唐人詩所云：「河上仙翁去不回。」卽指此。上有望仙臺。係漢文皇帝所築。又有仙洞。相傳爲李鐵拐成道處。凡此皆帝王時代迷信神仙者所留之痕迹。倘誦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之句。寧不啞然失笑耶。

謁河上翁祠

鷄足山頭殿宇開。玲瓏樓閣似蓬萊。曾勞漢帝頻頻望。應有仙人冉冉來。河上音容空想像。洞中歲月費疑猜。春婆夢醒知何日。爲撥紅羊劫後灰。

午後三時五十分。到站候車。赴靈寶。買票後。遲之甚久。不見車到。心殊焦急。嗣據路警言：「車不進站。可前行百步外上車。」依其言而往。以行李累贅。上車頗感困難。幸同行人多。始

免誤事。於時路旁見有紅十字會之救護隊。方在放粥。災童約四五百人。分兩排對而席地坐。一辦事人依次持粥分給。秩序一絲不亂。其辦事處設在鄰近一火車上。似爲流動性質。以情理推測。當是陝甘災童運往南方留養者。但以時迫。不能下車查詢。無由證其然否也。上車後約一刻鐘。車卽開。衆意陝靈相距僅六十里。到靈寶當不至過晚。不料行未五分鐘。忽然將車頭摘去。竟在車中枯坐十小時。方再開行。此十小時中。夜色蒼茫。人聲嘈雜。有言軍隊搶車情形者。有言匪徒劫車狀況者。車中既無位次。又未裝有電燈。旅客一切行動。皆暗中摸索。其時車雖未開。而汽笛鳴鳴。不時仍有車頭來往。車旁開車之小洋號。亦隨之吹動。究不知是何用意。或謂：「陝地多匪。車既停駛。恐被匪知。或動劫車之念。故作此行車狀況。以掩人耳目。」自此言出。衆益危懼。然亦無可如何。殆有敢怒而不敢言者。午夜二點五十分方開車。據聞此事真因。乃係某要人欲乘此班車西行。而夜間小有應酬。至二點多鐘方上車。故停車以待。啖在武人權勢下之行車狀況。如此類者。正難一一數也。

(九) 回首中原方痛定

□刀兵與水火。

□交迫豫西南。

□無那當塗者。

□猶多虎視眈。

二日。午前三點四十分到靈寶。入車站。經過數次檢查。尙無大留難。行予後者有一歐人。查詢知爲俄籍。向索陝豫軍官所給護照。無以應。遂被扣留。其意蓋防敵人藉外僑以探軍情也。步行一刻鐘。抵西關。住大金臺旅館。安頓行李。布置寢具。方欲交睫。而東方已大白矣。靈寶已近陝西。此次來豫看災。至此已可告一段落。特記其大要。以備遺忘。豫省災區。東北較輕。西南較重。豫南以汽車不能直達。中途匪患可虞。難於前往。豫西以有隴海路可利用。沿鐵路各縣。多經下車訪問。如洛新。澗。陝。靈。閩等縣。皆爲重災區域。而新澗間之宜陽尤甚。蓋其地介於唐（生智）孫（良誠）兩軍之中。彈壓無人。匪徒乃得乘虛而大肆蹂躪也。至於郟縣。臨汝。洛寧。盧氏。伊陽。自由。平等。等縣。災情亦不相上下。而鐵道不通。地瘠民貧。平

時已多匪患，今更加以荒旱，匪勢益形猖獗。民不堪命，於今爲烈。據聞宜陽一縣，匪徒多至四十餘桿。其頭目爲王殿閣、閻書秀、李東臯、王松傑等。洛寧匪首有李其芳等。陝縣匪首有楊得廉、楊萬宗等。各擁衆數千人，任意搶掠居民，搜括糧食。人民至此，雖有田禾，亦不敢歸家收穫。况又繼以荒旱，故致災民流離失所者，日有增加。又聞平等一縣，已兩月無官。伊陽至今，猶爲匪踞。其他已收撫之匪，而行爲較匪爲甚者，尤難盡數。總之，豫省荒旱，乃與匪患互爲因果者也。

豫省交通，尙非十分困難。而災情已如此重大，種其因者，厥爲歷年之兵災。良以中原形勝，自古爲用兵之地。每一用兵，無論誰方勝負，均於民生不利。蓋兵來時之供養，兵去時之需索，兩軍爭戰時之焚燬破壞，皆人民直接之損傷。而無辜之死亡流離，尙不與焉。損傷既衆，則富者皆貧，貧者既多，則以生活相迫，流而爲匪。且人多流亡，家無蓋藏，則田地荒蕪，疫癘時行，乃事勢所必然。古人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豫省今日之災，其造成之原理，蓋卽如是。易言以明之。豫省之旱災匪災，其來源皆由於歷年之兵災也。猶記前日在灑池時，有

鄉人言：「日前下一場大雨。土匪減少大半。」其意蓋謂：下雨後，匪之有田者多回家種田，故匪之人數爲之減少。細味此言，可知匪災乃人所迫成。以上所言，爲欲從根本上救濟者所應知之一點也。若爲目前救急計，則以相當兵力，先將匪之首要除去，其迫從者則放之歸農。一面疏通鐵道車輛，多運振糧及麥種，乃今日豫省切要之圖也。

靈寶縣長王善友、縣黨部執行委員翟懋齋、振務會張偉臣等，均來談靈邑四鄉盜匪縱橫，軍隊正在辦理招撫。饑民死於道途者，無人掩埋。市面情形，殊爲慘淡。飯後，偕王君至西門內外散步。歸途見一老叟，面牆而泣。其旁立一童子，對面臥一婦人，詢之云：「係滎陽縣人，住園鄉多年，買有二百多頃（百畝爲一頃）地，今年收成不好，弟姪等多被匪拖去。祇贖余等大小三口，刻下流落此間，病餓交迫，腰間雖有二百頃產業的契紙，曾不能換得一餐飽飯。這又怎樣是好……」說着便嚎啕大哭起來。余於時心傷無極，顧限於力量，又不能爲之設法，以作根本之救濟，無已，祇好含痛贈與銅錢二千文，俾圖一飽。此等處最使余精神痛苦也。連日勞頓，今稍安閒，故八時許卽就寢。

(十) 遙瞻函谷又神馳

□ 虢國難爲國

□ 函關已不關

□ 猶留秦月在

□ 細認舊河山

三日。隴海西行車。至靈寶已爲盡頭處。再西行。須乘長途汽車。今日無西行汽車。不能前進。

入城游觀。見有招撫土匪之布告。又見軍隊招人領取遺土之布告。此布告頗有趣。錄如次。

第二路編遣區第二軍部爲布告事。頃據本軍第四混成旅旅長王康德報稱。竊據職旅

第一團長陳中如呈稱。該團第二營營長王金中。於九月十九日。在虢略鎮駐防。赴磨房

磨麵時。行至途中。拾得藍布口袋。內裝烟土一饋。白布一捲。當經徧詢。並布告在案。無人

認領等情。呈繳前來。合亟布告。如有在虢略鎮遺失此等物品者。趕速來部認明。具領爲

要。軍長程心明。



此布告初視無甚重要。細思烟土可以隨便攜帶，與尋常物品無異。偶有遺失，官長亦視爲尋常物品，公然招人領取，而不以爲異。然則靈寶烟禁之廢弛，至如何程度。蓋可不言而喻矣。行至近城轉角處，見有三碑。一刻「老子著經處」數字。一刻「猶龍真窟」四字。均明萬曆時所建。一爲重修老子無極洞之碑。乃清時人所立。此碑上有屋，今爲街長所住。門扁不得入。此屋中常有老子所遺之洞窟。未入觀，無從懸揣也。又聞城外一里許，有老子廟。中有道德經全文之碑。甚欲一觀。行至半途，鄉人言：「碑已爲人毀去。廟已破敗不堪。」不之信。仍前行。一路所見，多爲棗林。蓋棗爲靈寶出品之一。其地特製有酒棗，可久藏不變味。至廟果見廟已全部被毀。存有三五零落碑石。細視之，均非道德經文。僅見壁間刻有不完全之道德經文一方。係清人張慎所書。刻者爲高文深，尙非甚古者。又有大鐘，大香爐，各一。均陷入泥中。有石棺一。中貯泥沙且滿。石蓋另置於牆邊。廟門外有一碑，上書：「明中州義士門水焦公之墓」數字。廟內有古柏六株，兩株較小，四株大可數圍。當係數百年古物。顏色萎勢，皆與現代樹木不同。惜余不善寫生，否則畫一二株作稿本，固甚佳也。

## 老子廟被毀感賦

猶龍真窟本來無。求劍刻舟已太愚。道德不曾磨滅盡。人間終可覓蓬壺。

出廟轉向黃河岸邊行。風景頗好。其旁堆積運糧振糧甚多。皆欲由此用船西載者。黃河行船。僅靈潼一段。如往洛陽船即不可行矣。途遇翟楸齋君。邀住南關觀紅卍字會放振。此會

## 潼關黃河帆船



設山陝會館內。到時領粥者已紛紛前往。婦女約數百人。在院中分左右就地坐。童子數百人在正殿地上坐。合讀運動歌。維持秩序者與立講臺上教字者。均就羣兒中選擇其年長爲之。課文寫於黑板上。一兒執竹棍。點字高呼。羣兒依聲和之。亦似頗經訓練者。蓋辦振者利用此餘晷。以使災童略識數字也。

午後再入城觀覽。先由西門行至東門。皆荒涼不堪。轉入中山街。是爲南門大街。兩旁列肆。除食物外。以藥鋪與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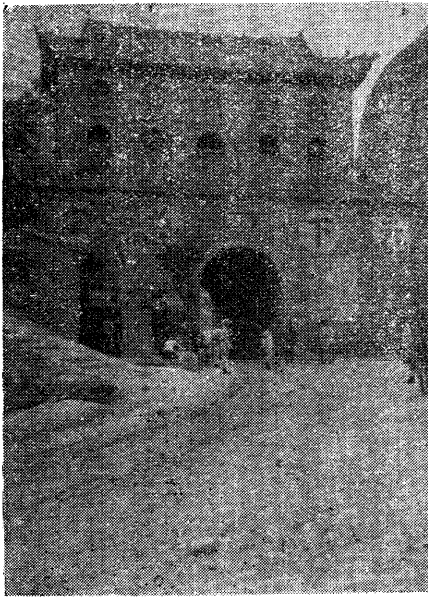
莊茶葉店爲多。亦有刻字店與印字鋪一。二家。此街爲全城最熱鬧者。然竟無一書鋪。僅一筆店帶賣幾部舊書。聊爲風雅生色。靈寶水好。故婦女顏色多美麗。相傳楊太真卽生於此。然其故里究在何處。問之土人。亦無知者。惟見當地官廳文告。有道及靈邑所屬之號略鎮者。而楊妃有妹曾封號國夫人。然則號略鎮當卽是號國夫人所封之處。而楊妃故里。或亦

去此不遠。是否容待他日細考。又靈邑婦女顏色好。相傳已久。古有童謠云：「出潼關。過闕鄉。走到靈寶討婆娘。」亦此意也。

### 靈寶懷古

雄關咫尺臨函谷。問俗採風且駐軒。曾產名花傾一

## 函 谷 關



代權留老子著千言。地靈信是從人傑。國寶原多出善門。無奈年荒並時亂。此情誰與細  
評論。

四日。早餐後。田君由外回。談及靈邑僱車困難情形。因相與商議。結果拍一電於日報公會。以定行止。午後來汽車三輛。乃決包車往潼關。由靈至潼。計程一百二十里。照汽車公司定價。每一客座售洋七元。今僅五人。包一車。竟用代價至八十元之多。蓋以車少之故。出城行一里許。過河即爲函谷舊關。此地本爲名勝。近爲人添寫多字。不免大煞風景。汽車非由舊



函谷關古關石  
碑者右石函  
爲立者右石  
立爲立碑關  
庠馬者右石

道行。舊道係陡而險之甬道。一上十五里。一下十五里。形勢非常險要。進關處有函谷關三字。山頂有老子廟。今汽車道則由山麓盤旋而上。起點處豎有碑碣頗多。又建一木坊。上書「肴函方軌」四字。旁書一聯云：「秦關在邇雲程闊。函谷無險天

下平。』所上山坡。尙不十分險峻。沿山禾黍。一碧無際。惟車行甚疾。不能下車細視其所結。穩實爲何如耳。

函關新關汽車道

別尋蹊徑開函谷。大力無勞借五丁。穩度雄關天失險。漫言秦嶺地難平。輪般而後多機

巧。牛馬從今莫競爭。萬

里長風如有使。願隨宗

懋事遐征。

過闕鄉。本擬停車一二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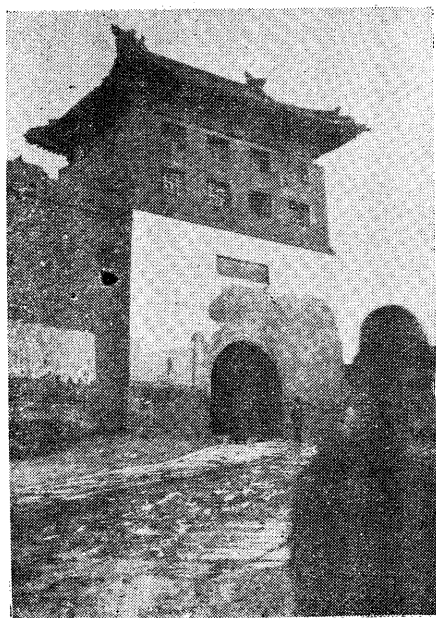
時。入城。向振務會詢問災

况。適以天雨不便步行。乃

止。午後五時許。到潼關。關

有「豫秦交界處」碑。關

潼 關 下



上刻有「天下第一關」五字。又行里許。方到西關。此處地形險峻。舊時驛車入此關甚困難。今乘汽車。則機力開足。即可安然而過。又從前驛車入關。須換輪軸。因函關道窄。潼關以西路寬。軌道不相同也。今開汽車路。則已無此麻煩矣。入關後。住大金臺樓上。此棧不甚潔淨。以時晚天雨。姑住之。

(十一) 潼關有客談災况

□ 故老述遺史。

□ 救災端在速。

□ 何來耶教徒。

□ 也言國事誤。

五日。晨八時許。雨甚大。方將早餐。潼邑紳士甯述俞（號芝嶼）嚴立棠來訪。甯爲前清進士。與康南海同年。曾在戶部任事。後因戊戌政變牽涉。放歸。遂服務鄉里。現在潼關辦粥廠。專收留被賣扣回之婦女。（陝省災民多將婦女賣與他省人。以圖一飽。官廳知之。多從半

路扣回。據云：「現在潼關年歲不好。境內既荒旱無收。境外糧食又難運入。所感受者實爲交通不便之痛苦。曾向放振機關條陳。請趕辦潼臨輕便鐵路。以專運振糧。蓋救災之道。最宜迅速。同是一款。同是一糧。時日一遲。便減少許多利益。例如前清閻敬銘督山西時。故事即可作爲佐證。閻爲清時有名之理財家。其官戶部時。鐵面無私。庫中常有盈餘。及督晉歲正凶荒。閻因計較某處糧賤。某處糧貴。不肯速辦振糧。致多死數十萬人。一時議者多責備之。以彼例此。故現在救災。最宜迅速。至於麥種。關係來歲收成。尤非速辦不可以。余個人意見。頗主張將省外未運到之麥種賣去。將款匯來。就地買麥。以便早種。若農時一失。則雖有麥種。亦無所用矣。」又云：「清時山西旱災。婦女被賣出省者太多。後來年歲豐收。遂有男多女少之痛苦。今陝省災荒。婦女竟任意賣出。將來爲害必甚大也。」

正談論間。縣長王國煌來謁。王係新到任。乃以武員任文職者。人頗爽直。據云：「曾在軍營多年。爲保定軍官學校第五屆畢業生。由排連長遞升。以到今職。皖直戰爭。亦曾身臨前敵。」因念於今世亂年荒。兵多匪多。縣長爲一縣民命所寄。尋常文弱書生。殆難勝任愉快矣。

午間。嚴立棠邀宴於鼎香棧。甯王亦在座。所設爲海參席。僅玉蘭片一菜。聞須三元之鉅。全席殆非二三十元不辦。席間談及匪患。王云：「陝省之匪。與河南異。河南之匪有桿。每行輒以千百人。陝省則匪多而散處。每到一地。僅三五成羣而已。因此軍隊勦匪。往往兵來則匪去。兵去則匪來。欲行勦滅。殊感困難。前次張鳳祥帶兵勦匪。亦無大效。不但單人在路易爲匪劫。卽長途汽車亦有被劫者。後由省中當局計畫。先從汽車着手。每次行路。必汽車六七輛同行。中有一輛爲護路車。乘者皆爲攜手槍之便衣兵士。一遇匪來。則出手槍力格之。不久汽車行處。遂無匪患。次更籌及單人行路。於是令兵士衣苦力衣。拖人力車。另一兵士化裝如常人。與之同行。車過時。匪以其可欺。起而行劫。兵士則出手槍立擒之。依此法行多次。赴西安大道。乃得安然無事。」王君所言。容有略事誇張處。然散匪難治。殆亦實情也。

餐後。至甯君所辦之收容所內參觀。途中遇一出喪者。儀仗皆無。前行者僅紙人馬各一。孝子男女皆步行痛哭。兩孝孫扶棺而行。孝子頭上孝布作尖形。所披之麻作方形。疊於額上。所執之喪杖。有綴紅花者。此皆與他省風俗不相同之處也。收容所內之婦女約數十人。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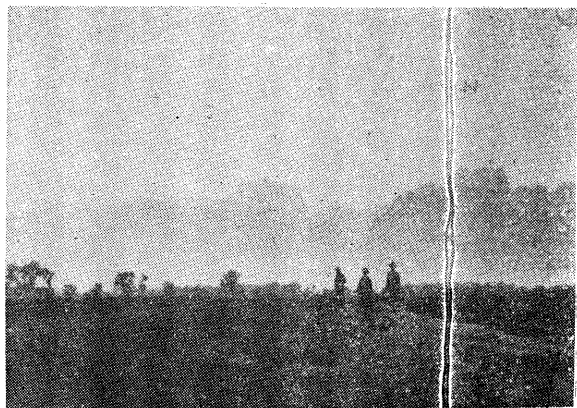
飾形狀。皆慘淡可憐。居處臥具等設備。是否合於衛生。蓋甚難言。殆爲經費所限。亦事之無可如何者也。所外爲耶教徒所辦之福音堂。余等經過時。一歐人自堂內出。不問余等爲何人。卽大聲以信耶教相勸。並對於該省執政者多微言。然亦有道着弊端處。僅就渠箇人論。雅不愧爲一純粹耶教徒。聞已在中國四十餘年云。

下午無事。由東門循城而行。登城北望。見一市鎮。詢知爲晉省永濟縣屬之風陵渡。從陝州至潼關。如行旱道。可自豫邊入晉境。經平陸等二三縣。以至風陵渡。路殊險。不易行。然豫陝間之一捷徑也。如行水路。則由靈寶乘船。亦可至風陵渡。以達潼關。蓋潼關乃豫晉秦三省之交點也。形勢殊雄偉可觀。出關後。折而西行。見牆外白骨纍纍。並有骷髏數具。心爲寒戰。不安者久之。

過潼關

百二雄關拂曉開。葱葱鬱鬱氣佳哉。崤函已自同方軌。秦漢曾經撥劫灰。秀色宜人迎嶽入。黃河如帶自天來。而今秦晉常修好。不用鷄鳴狗盜材。

陝西華山道之上視災團員(華陰道上望華山)



(十二) 華嶽西行拜古祠

□ 行盡華陰道

□ 汾陽有故居

□ 巍巍遺像在

□ 數典敢忘諸

六日。晨六時許。由潼關乘汽車赴長安。出關行數里。卽遙遙望見華山。惟路旁多土山相遮。不免時隱時現。意有所觸。遂口占一絕。

由潼關赴華陰廟道中

雨過雲收路未乾。晚秋天氣已微寒。如何眼底多丘阜。遮住仙靈不許看。

行三十里。至華陰廟。內有碑林。有秦時柏。又有老君青牛樹掛甲樹等。又有五鳳樓。登之以

望仙人掌。最爲清晰。然以駐有軍隊。不能久留。意殊戀戀也。華陰廟爲一名鎮。東西約長一里餘。甚熱鬧。鎮有行宮。乃前清所建。今已沒爲兵房矣。出鎮卽見華山。下車攝影。徘徊久之。

過華陰廟望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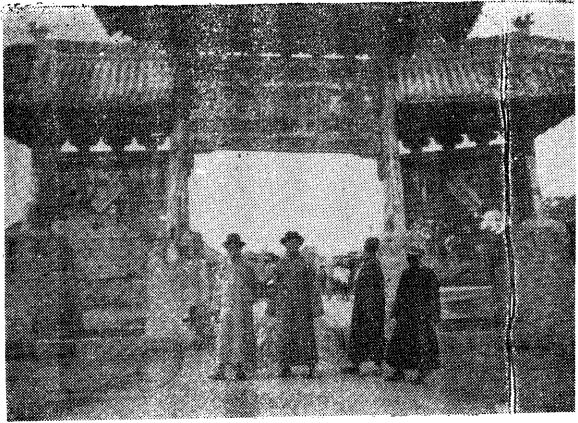
卅年不走華陰道。客裏重遊思悄然。天外峯高含宿雨。林邊日淡罩輕煙。層層翠幃排空際。朵朵蓮花現眼前。會有時登西嶽上。好從靈學神仙。

王君慰三言：「過潼關後。回首望嶽如司寇冠。」行近華陰縣時。回望西嶽。果如一僧帽。行二十里。至柳子鎮。鎮西數里有太平橋。爲古希夷墮驢處。所以名太平橋者。因周太祖至此橋時。曾云：「天下從此太平矣。」故也。行二十里。爲華州。其東五里有唐郭汾陽王祠。路中尙留一木牌坊。中書「敕建唐汾陽王祠。」旁書「再造唐室。」「功蓋天下。」祠內兩壁刻詩甚多。茲錄一首。以留馮爪。

唐室中興第一功。純忠千古此英雄。當年不遇青蓮薦。終老少華草澤中。

祠已破敗不堪。僅有大門。門內牆垣盡倒。院中有兩碑。係記汾陽一生功績者。惟無時間抄

郭 汾 陽 洞



錄殊可惜也。王像尙完好。拜謁後瞻仰之。奕奕有神。但屋上已有洞漏雨。恐亦不能持久也。

謁汾陽王祠

封建遺規我不思。水源木本總應知。戰功赫  
耀傳千古。廟貌荒涼又幾時。空有穹碑供撫  
認。已無門戶可支持。周姬孫子盈天下。忍令  
若敖終餒而。

(十三) 遺踪歷歷尋前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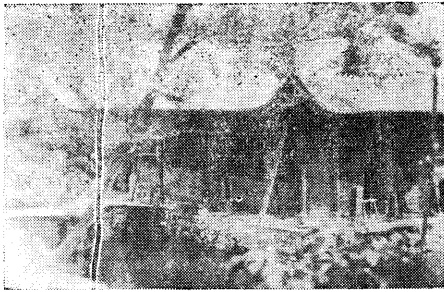
- 不見新豐酒。
- 難尋妃子池。
- 長安猶是日。
- 遠近有誰知。

行二十五里。至赤水鎮。又二十五里。爲渭南縣。

至此已日中。來去汽車停駐者不下二三十輛。下車午餐。見沿街店家多懸紅白紙棍。並附一小牌。上書「棒子發莊」四字。詢之土人。知爲賣鴉片之符號。並有一家書有官膏銷售等字。然則此處烟禁情形如何。蓋可不言而喻矣。又四十里爲零口鎮。又三十五里爲新豐。

相傳此城爲漢高祖所築。用以慰太公者。其地酒頗著名。但今則並無佳釀矣。又聞鴻門城卽在新豐城東。未下車不知有無遺迹可尋。行二十里。至臨潼縣。距長安尙有五十里。秦之阿房宮卽建此處。南門外有華清公園。中有華清池。唐楊玉環所曾賜浴之處。公園在驪山下。分爲兩院。一名民衆浴池。一名凝香池。皆馮玉祥所題。凝香池布置較好。有煙茶及侍役之人。浴者須代價一元。民衆浴池可隨意自浴。不取費。惟池門貼有「官長浴池」「士兵浴池」等字條。此處余於三十年前。侍先嚴游宦秦省時。曾

## 華清溫泉陝西臨潼縣驪山下



一經過園中樓臺亭閣甚多。馬車一輛。在內一宿。僅用去賞錢二百文。余所浴處。在一花廳之套間內。池甚小。布置甚都麗。今又來此。情形迥不相同。房屋既多毀壞。浴池亦較大四倍。而向所盛稱之第一池（卽楊妃所曾浴處）且被人填塞。杳無踪迹可尋矣。

### 華清池感賦

又是涼秋九月時。蘭湯試浴我何之。驪山坡下都尋徧。不見楊妃第一池。

園中有一部。土木堆積。磚瓦凌亂。似有修理工事。舊時亭閣。四壁多刻名家題句。今已多半倒塌。磚石之有詩詞者。亦拋置路旁。無人過問。余竊憫之。特別蘇掃石抄錄一二。以留紀念。

### 風流子 古齊僕散汝弼良弼（金正大三年重九日）

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嶺蠱。瑤環看浴。醇酒發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漿寒。况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數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賴有紫囊來進。錦襪傳看。嘆玉笛聲沈。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

七截二首

其一 謝彥子美題。（政和丙申三月十日。）

自愧塵容去復來。驪山頂上看崔巍。誰人得向長安道。曾浴蘭湯十二回。

其二 陳懿叔自新康守就移提舉川陝茶馬。至此遇雪。偶書。（元豐五年十月。）

三伏登途澈盛寒。客程猶未解征鞍。明時用舍皆公道。自是非才進路難。

余與王君同浴一池。浴處僅佔池之一小部份。其得水之溫度。不冷不熱。置身其中。幾欲浮起。此水夏冷冬熱。春秋正相宜。浴後週身爽利非常。水之來源出自驪山中。含有硫磺素。故洗之能去毒殺蟲。行三十里。至灞橋。涇渭二水至此分流。河中成有一灞。故名。此橋爲唐尉遲恭造。唐人送別。多於此橋。故又名消魂橋。兩端有一「東接肴函」一「西鄰巴蜀」八字橋。甚長。王君曾數過。約五百餘步云。

灞橋

唐代遺規質不華。消魂橋畔柳枝斜。水經此處分涇渭。地再西行近蜀巴。夾岸依然迷樹

(里十二東安長在) 橋灞西陝

影離人應不唱楊花。會當風雪騎驢背。貯得詩囊便是家。

其二

灞橋前日認真真。惜別如今迹又新。已是歲寒風物盡。敢將衰柳贈離人。

行十里爲灃橋。又十里至西安。是爲陝省之都。會因駐焉。是日沿途所見。禾苗盈野。一碧無際。災情似尙不大。但不知各縣情形何如耳。入城後。見市廛繁盛。憧憧往來者。亦肩摩轂擊。殊非余等離滬時所聞之秦省狀況。行裝甫卸。中山日報記者仲凌漢。西安市日報訪員楊彬青。卽先後來訪。意味誠摯可感。

(十四) 死氣沈沈話漢京



□故都猶有市。

□未若所言甚。

□到眼暮氣多。

□有災無人問。

七日。晨起。田君以熬饅早點相詢。余意必用蒸饅和雞蛋煮湯。其味似尙不惡。及食時。乃係用鍋虧煮牛肉。質多而味濃。竟不能食。亦胃弱之故。旋與馬王二君出外散步。先至圖書館閱報。次往西北銀行訪友。途經梳篋肆及飾物店等。皆甚鬧熱。旋至舊書店。爲培師購書數種而回。

先是未蒞陝時。曾聞人云：「西安災民甚多。居戶偶一開門。乞丐卽擁門而入。與之錢不受。但索湯飲。街巷之人。每有隨行隨倒者。」到省後。細爲訪查。上述情形。已爲過去之歷史。因數月前曾辦粥廠及乞丐收容所等。九月又得微雨。物價略跌。人心較定。現在每日仍有乞丐收入所內。日食以粥令之作工。此類乞丐。雖不盡爲災民。而由災民流爲乞丐。亦不少。

午間道經中山圖書館。見其轉角處。有人臥地食泥土。路人見者多不忍。爭投以銅圓。仍食不止。或詢之。但以手指腹。不作答語。有欲送之入收容所者。搖首示不願。當係災民餓極。食土以求速死者。其情亦大可悲矣。

田君來邀晚餐。席間有田君同學潘蓮舫君。上海復旦大學文科畢業生也。二三月間方由滬回西安。今在教育廳任督察。又兼女師校教科。人極和藹可親。談次知西安尙有戲園。並有正俗易俗兩社。亦各附有劇場。其辦法乃專收貧寒子弟。令之上午讀書。下午做戲。不收學費。於改良風俗之中。寓有救濟貧寒之意。甚可取也。

潘君云：「省城各校。今方開學。蓋世亂年荒。入學者少。故有此現象。省城有大學一。中學數處。女師校一。女校學生有正科。有附中及小學。正科共五班。全校人數約五百餘。此外尙有女界團體。名婦女協會。但有名無實。僅出面之數人。借以活動而已。西安女界中心。蓋在女師。校長爲沈硯青。亦此校畢業生。曾出外留學。得有學位。任職尙未久。」又云：「陝人性剛直。不易使之動。一動之後。亦不易使之靜。在民國十五年以前。西安女界閉塞殊甚。自圍城

以後受一種至大之刺激。近一二年中思想行動。居然大有不同。女師校之師生。其見解亦不後於東南諸姊妹。惟程度或稍有參差耳。至於男界。反覺暮氣沈沈。因前經共黨之禍。頗多慘殺。清黨而後。人多戒心。醞釀至今。乃有此麻木不仁之現象。殊可使人長太息也。一席將散。又來一張君。名學肖。字劍雷。係陝西勦匪總指揮部秘書。亦曾與田君同學者。人甚精幹。言詞間頗欲余等往見宋哲元。余等恐宋忙不便多煩。婉謝焉。

(十五) 忙與偷閒看古字

看罷流亡戶。

來探翰墨林。

秦碑與唐碣。

過眼盡煙雲。

八日。振務會坐辦楊君仁。天晨間來談。相攜往民廳晤鄧長耀廳長。寒暄畢。鄧君爲述陝省災况。略云：「照陝省平素情形。一年豐收。可供三年之食。故民間多有存糧。小有水旱。儘可

自行救濟。今次之災。則非偶然。歷年兵匪蹂躪。相逼而來。民間蓋藏。已消耗殆盡。所以去年一旱。便致不可收拾。馮氏（玉祥）去秋回陝。曾設救災會。由各縣分投調查災况。自己先捐五萬元。又由各方勸募捐款。然爲數總不多。前清光緒三年。陝省旱災。清廷曾以銀三百萬兩來陝救濟。其後庚子之災。亦以糧九百萬石。銀三十萬兩救災。今番陝災。較前尤重。就西北各省論。陝乃一等災區。而所得振款。不過二百萬。實難濟事。猶幸當局主張。人人運糧。所以雖遭荒旱。至今年一月。米糧價猶未大漲。不料時局一變。馮軍退陝。交通中斷。爲時過久。遂有今日困難狀況。在時局將變之初。馮氏祇謂。不一二月即可決定。不料事變之久。一至於此。此爲陝災重大之原因。至於冬振春振。刻均尙在計畫。所需棉衣。已做二千餘套。慈善團體亦做有一千多套。災民有數百萬之多。而禦寒之衣。僅此區區。正未知如何度此嚴冬也。」又云：「販賣婦女。本在禁止之例。但爲逃生命而出賣。情形微有不同。且若一定嚴禁。則勢必相守以俱死。目覩其死。而不許其逃生。於心亦良不忍。故苟非大幫買賣婦女。或買者確爲可靠之紳商。官廳亦默許其領去而不窮究也。」

午後二時許。命車往府文廟看碑林。其時工人甚多。方在場印。似屬公開性質。聞省公署內。尙有新出土之碑多種。則非機關中人。殆難入觀。碑林在大成殿後。好碑甚多。看不勝看。姑就余所心愛者記出一二如后：

東陵聖母帖 (唐釋懷素書)

石臺孝經 (唐玄宗書)

顏家廟碑 (唐顏真卿書)

多寶塔感應碑 (唐顏真卿書)

御史臺精舍碑 (唐梁昇卿書)

與郭僕射書 (唐顏真卿書)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嶧山刻石 (秦李斯書)

篆書目錄偏字源碑

篆書千字文 (宋袁正己書)

十八體篆書 (宋僧夢英書)

黃帝陰符經 (宋郭忠恕書)

唐國師金禪師碑 (吳通微書)

智禪師碑 (史維則書)

天冠山詩 (趙孟頫書)

四壁刻歷代名人詩句甚多。爰擇錄數首。以備後日觀覽。

明定襄伯郭公紀行詩八首

謁開平王廟

高皇提劍掃羣雄。血戰惟王最有功。三楚煙消湖水變。六騾天遠虜圖空。嚴祠歲月成今古。開國河山誓始終。溟海兒孫零落盡。傷心誰復記遺功。

過西嶽遇雨

蒼煙暮靄望中深。萬朵芙蓉疊翠岑。自古神尊當望帝。暫時雲起便成霖。仙人猶試撐天掌。逐客空懸捧日心。好待東歸修祀事。自拈香幣一登臨。

再登西嶽

朝登西華倚空霄。一柱撐天奠六鼇。舉手快扶紅日上。擡頭惟覺紫宸高。三峯晚月明珠樹。千歲春風綻玉桃。我豈不知仙可學。欲將勳策報唐堯。

謁汾陽王廟

廟貌森嚴自不同。千秋何幸識遺容。同宗敢下崇禱拜。爲將當如尙父忠。金劍夜寒龍掛

雨。靈旂風動馬嘶空。傷懷。今古無窮恨。細讀穹碑想戰功。

過潼關

秦關百二氣佳哉。日色蒼涼拂曙開。華嶽千峯皆北拱。河湟一水自東來。漢棧徐渡元無險。楚炬才消但有灰。六國未亡秦已滅。淒涼空使後人哀。

過回中謁王母廟

水光山色晃簾櫳。玉殿高居阿母宮。青鳥未歸空夜月。碧桃初綻又春風。滄涼不解相如渴。狡好猶思曼倩工。便有尋仙還自笑。茂陵衰草夕陽中。

過清嘉驛值雨

奉詔東還慰老懷。六千餘里七年回。山頭路繞層雲去。浦口人隨細雨來。到處昏鴉驚馬起。誰家寒菊冒霜開。秦關隴樹歸心急。况是荒城畫角催。

過金城關

東歸今日到皋蘭。鐵馬金戈曉渡關。秋色已隨征雁去。邊城爭看遠人還。承恩又上紅雲

殿鳴佩重聯玉笏班。矍鑠自憐身未老。彎弓猶欲射天山。

(明成化元年仲秋八月十五日)

宋米襄陽書試帖詩一首

皇都初度臘。鳳輦出深宮。高憑樓臺上。遙瞻灞漣中。仗凝霜彩白。袍映日華紅。柳眼方開凍。鷺花漸轉風。御溝穿暮靄。驪岫照斜空。時見宸游上。同觀稼穡功。(襄陽米芾書)

此外尚有石刻對聯多幅。頗有恰合余意者。錄其文於下：

負郭無田。幾畝荒園都種竹。(左宗棠) 閱歷知書味。(張曜)

傳家有寶。數間茅屋半藏書。 艱難識世情。

醉後常書三百字。(張曜) 全以山川爲眼界。(南沙任廷貴)

夢回猶續一聯詩。 自然富貴出天真。

醇酒飲如花漸發。(晉陵盛惇崇) 竹屋紙窗蘇學士。(同上)

舊書讀似客初歸。 微雲疏雨孟山人。



天恩報於何處。惟有實心。（同上）

民力惜得幾分。便是造福。

（十六）苦中作樂聽新聲

□ 塵勞方未已。

□ 作戲忽逢場。

□ 俗薄猶思易。

□ 人窮更可傷。

九日。晨八時餘。與田馬兩君同赴振務會之公譙。至則已先到有上海濟生會放振員李席兩君。漢口偕濟會放振員蕭君等。由鄧長曜主席。鄧以民廳長兼長振會也。主席述開會詞。及陝災近況。與昨晨所談相似。田馬兩君分致答詞。各述來陝任務。席係中餐分食。以麪點代麪包。多海味。菜太多。余於末數菜均不能食。讌畢。略在街頭散步。覓得舊書幾種。心甚喜。細視其中卷頁頗有殘缺。亦美中不足之點也。到照相店取照片。見其所用竹桌。多有字畫。

茲錄其中題畫蘭詩一截於後。以見一斑。

春雨春風寫妙顏。幽情逸韻落人間。而今究竟無知己。打破烏盆更入山。（此係板橋

題蘭詩）

返寓後。黃張諸人來談。又有西安派報社劉更生見訪。劉君山西人。上海之新申時等報均代派。據云：「滬報在陝消路不暢之原因。約有二端。一以時局不寧。交通常有阻斷。一則陝地一般人士。頗以津平報紙敢言。似較滬報爲優。滬報因此遂不免大受影響。晚餐後。黃裕如潘蓮舫兩君邀同人往易俗社觀劇。此社教練名唐學寅。字虎臣。山東人。是晚所演爲「小姑賢」。「優孟」兩劇。第一劇用意甚好。飾婆者爲湯滌俗。飾小姑者爲范鈺華。飾媳者爲王仁民。均爲此社學生。表情頗可觀。湯爲著名丑角。姿態尤可取。第二劇故事爲史記滑稽列傳中優孟衣冠之一段。惟編此劇者將負薪改爲賣花。將優孟演劇情另加充實。又於劇末添優孟女與孫叔敖子結婚一幕。此蓋編劇者之穿插。乃歷史與戲劇不同之點也。此劇重角。前半爲楚莊王優孟。後半爲孫叔敖子與優孟女。飾莊王者爲耿善民。飾優孟者爲

賈全歸。歌唱處太多。字眼不甚清楚。賈甚活潑。在丑角中。蓋不失爲中上之材。飾孫子者爲康頓易。飾優女者爲劉箴俗。康扮相與唱作均相稱。劉靈敏清秀。唱句亦清楚。此兩人殆社中之中等人物也。聞此社名旦角有三人。一王天民。二楊寶昌。三王文華。而是日均未出演。殆余等此行未修眼福也。合觀全劇。尙無大疵謬處。惟劇末加添燈會。稍涉迷信。且徒事喧譁紛鬧。於劇情實無可取。推排劇者之意。蓋僅用以迎合中下等社會之心理而已。戲劇爲社會教育之一種。此社又以易俗爲志。對於此等處。似宜加以研究也。

(十七) 佳節聲中塵忽囂

□ 朝游革命園

□ 夕上大鐘樓

□ 一悲復一懼

□ 交集我心頭

十日。晨起。王馬田三君出外查看長安附近災况。余往革命公園看雙十節慶祝大會。九時

餘鳴礮集合。全城大小學校學生。各機關團體人員。均步行。短裝布衣。手紙旂前往。軍隊則馬步礮工各兵俱全。商學界列場東。軍隊列場西。機關人員列場中。省中各要人。如宋哲元。門致中。石敬亭。鄧長耀。黃統等均到。演臺設於革命亭上。各團體所發傳單滿貼亭外。亭之中央。除貼秩序單及標語外。並有總司令布告二紙。其目的皆在於出兵。故此日雖爲雙十節。而實際乃西北軍誓師日也。布告文大意。係說明此次出兵。乃奉馮玉祥通電而發動者。共有兵四十萬。分八路出兵。目的在於改組政府。刷新政治。同時中山日報亦發號外。略言西北武裝同志。已與閻錫山。方振武。唐生智等聯合。共同出兵云。自此布告發表後。省城糧價立即增漲。全城空氣大爲緊張。先是余行至南京。即聞閻錫山。馮玉祥。唐生智。方振武。張發奎等已聯爲一氣。將有所舉動。今觀此號外。益覺所傳之有因。私心竊自懸念。萬一在最短期間。戰事發生。余等行動。必發生障礙。其時進既不可退。又不能。其將何以自處。繼與同人會商。亦多焦慮不安。自有此事發生。於是余等此行之目的。更難發展矣。

午後六時。教育廳長黃統（號天行）約余等往大鐘樓茶會。余等準時而往。各校校長尙

多未到。蓋是日爲雙十節。各校長須照料提燈會學生出發後方能來會也。此樓係明代建築。其梁柱等木料皆甚偉大。其頂有一綠色寶石。前清末年余猶見及。此寶石晨午夕顏色不同。望去有特殊光彩。今則形同質異。黯然無光。蓋不知何時已被偷換矣。此樓現爲教育廳所管轄。其上層置有天文儀器。本擬利用此樓改造一天文臺。現值年荒。暫緩進行。此次茶會。上海濟生會放振員席素鐸。漢口總商會執委賀良銓亦在座。賓主致詞後。由主席介紹在座各校長。請其略說各人本鄉災情。卽席起言者三人。(一)職業中學校長安健生略云：「陝南之漢中災情。與全陝較量。並不爲輕。而知者甚少。不惟在座諸君不能盡知。卽關中人亦多不甚明瞭。因地隔千餘里。又有斜谷子午谷之天險。前往甚不容易。而地在陝南。素有富裕之名。尤使人難料。到其地尙有災荒。實則漢中爲川陝門戶。歷來用兵。勢所必爭。民國以來。軍閥之佔據漢中。以作戰者。爲數非一。每一次戰爭。輒增加一次匪類。現在雖尙駐有軍隊。而土匪一萬餘人。時到縣城綁票。窮鄉僻壤。更可想而知。今值荒旱。兵燹之餘。又爲匪困。欲逃無路。欲生不能。從前數十家之鄉村。今所餘者僅有數家。而他處災民不知。

尙遠道而往就食。其結果亦同歸於盡。各地慈善家不知以爲漢中無災。無有前往振濟者。所以漢中人民。至今有苦無從陳述。」（二）中山中學校長劉依仁所述。爲對於陝災之感想。（甲）美國紅十字會之報告。謂西北無災。實屬荒謬之極。（乙）麥種難覓。人民乃改種鴉片。來年饑荒。更難救濟。（丙）物價太昂。平民度日更難。例如從前三十文可一餐者。今非三千文不可。其他可以類推。（三）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王藩城所述。爲咸陽災况。略謂：「咸陽距省近。人所易忽略。其實災情之重。亦不亞於西路各縣。從前有乘自由車到各鄉者。輒多鄉人尾隨觀看。今則每到一鄉。幾於無人可見。又就全縣生育率統計。今年大減。其原因則多數婦女被賣他方。幸而暫留者。亦奄奄待斃。已無餘力可以生育。其他拆屋賣料以聊博一飽者。尤難備述。」

散會歸寓。途遇中山日報記者仲凌漢君。立談數語。頗以余等行止爲慮。亦同業互相關顧之意也。

（十八）鳳岐道上人幾絕

□近畿無沃壤。

□三輔多餓殍。

□姜嫄空有廟。

□黎民誰復保。

十一日。上午。余與王田兩君乘汽車赴省西扶岐一帶看災。同行者有振務會蔡雄靈君。及護兵四人。排長一人。蓋官廳所派。爲便於途中接洽事件及保護安寧計也。行五十里。至咸陽。路甚平坦。惟咸城外有渭河相阻。渡河稍費力。縣長爲李佩琴君（號滋五）人頗幹練。咸地秋收約一成半。麥尙未種。人與種籽俱缺也。全縣十五區。災情較重者爲北五區。拆屋者甚多。所拆木料。三百斤僅售洋一元。瓦一千。僅售六角。尙難尋得買者。學校原有高小四。初小三十。今高小僅存一校。初小僅存五校。然且學生甚少。開學爲難。其時適有上海濟生會魯指南君在咸辦賑。爲述該會工振情形頗詳。咸城外十二里有周文王陵。本已破敗。又經劉鎮華之役。掘陵旁地爲戰壕。殘毀尤甚。該會用以工代賑法。召其地饑民。使修文王陵。

計工付資。一時賴以生活者頗多。魯君又云：「陝災有二大原因。一爲林木全無。余於十餘年前曾到陝。見林木葱鬱。年歲豐收。人民皆有田家樂趣。今則樹木所存無幾。人民亦流亡載道。揆以科學原理。林木能吸收水素。與旱澇殊有密切關係。二爲多種鴉片。鴉片最耗地力。多種則地力乏。而種糧將難望有收。」魯君久於振務。其言蓋大可玩味也。

### 過咸陽

城郭人民是也。非咸陽古渡。賸斜暉。當年楚漢爭先著。此日周姬感式微。野哭時聞花濺淚。山靈已去玉無輝。可憐三輔繁華地。一半柴門晝掩扉。

行五十里。至興平。將到興平界時。有地名馬跑泉。相傳唐明皇幸蜀時經此。無水可得。馬有跑地者。掘之。遂得泉。後人因用以名其地。又其旁另有一泉。不知始於何時。今亦冒用其名。則殊可笑也。興平收成約分三等。最好者爲近渭水地段。可三四成。次爲二甲坎。卽居中一段之地。可一二成。最下者爲北原。顆粒無收。其地有定周村三村等。逃亡尤衆。三村爲漢董仲舒故里。值此荒年。前賢遺蹟如何。蓋已無人過問矣。



過隴平

與平地已近高原。旱魃常臨不憚煩。行野無人難喚渡。催科有吏更敲門。流亡欲盡憑誰問。供應時多苦莫言。漢策至今懷董仲。空留遺恨在三村。

余等到縣署時。縣長正與一差官接談。差官聲勢洶洶。縣長愁眉不展。一若重有憂慮者。余等見狀。乃略與問訊。即去。聞縣屬之北原有漢武帝陵。其東旁有霍去病墓。衛青墓。其西旁有李夫人墓。其南有霍光墓。緣之西行有王孫賈墓。公孫宏墓。丁蘭廟等。因與汽車路不相近。未能徧觀。殊歉然也。行三十里。至馬嵬驛。楊妃墓即在路旁。墓前有楊妃廟。初楊墓本在路中。清乾隆時。畢秋帆督陝。乃爲移葬。今處並立廟焉。廟中名人刻石題詠甚多。舊有人印出售。與過客。今則墓既荒蕪。廟亦頽敗。不惟無人印詩。並有流丐居住其中。一切任意糟塌。此後尙能保存若干時。蓋正難知矣。下車後。余於百忙中趕鈔畢秋帆所題詩十首。以供同人諷詠。茲錄其文如後。

斜谷鈴聲暮雨昏。石羊亂走臥空村。合歡堂外虛金屋。不向秋墳覆麗魂。

龍武空傳仗鉞威。延秋門啓夜烏飛。若教郭李從西幸。肯舍強藩殺貴妃。  
玉笛吹殘喚奈何。軍門倚仗涕痕多。羽衣法曲漁陽鼓。併入迎孃水調歌。  
繡嶺風涼月殿空。憑肩私語兩心同。無情最是填河鵲。不渡雙星到壽宮。  
女禍由來慣覆邦。忠言苦口未能降。縱令姚宋猶當國。難免前車鑿曲江。  
鬼燈秋雨弔雲鬢。鸚鵡歸來恨玉環。金翠不隨塵劫盡。尙留零粉誤紅顏。  
鼎湖龍去墮遺弓。地久天長誓不終。占得秦陵坏土在。到頭恩眷讓高公。  
南內疏槐撼未休。月中人向海中求。六州錯鑄成鈿合。賺煞三郎到白頭。  
紅玉葳蕤鬢紫綃。荒墟月冷可憐宵。晚春驛館桃千葉。祇助清秋不助嬌。  
棠梨花老佛堂橫。淒絕枝頭杜宇聲。七寶蓮花三尺組。長明燈不照長生。  
（婁東畢沅題）  
行九十里。至武功。鄉間幾無人煙。城內情形淒絕。至縣署。大堂外拴有牛車百餘輛。聞係拉  
自民間。明日卽將開差。入內與縣長李耀彩（字光宇）談災况。武邑情形。在陝省西路災  
區中。當可數爲第一。全縣死者約五六萬人。逃亡者約五萬人。所倖存者僅四萬人。而又無

衣無食。度日如年。縣中學校全停。教員有在街挑擔賣豆腐者。民間房屋。十七八拆毀。以賣木料。人死幾無人埋。夫賣其婦。父賣其子女。殆無日無之。並有饑餓不堪。寧自投井以求速死者。是晚宿署中。晚餐後。各機關團體代表在署之左廳開會。邀余等往談。衆意頗欲挽余等多住數日。往鄉間看災。但時局如斯。歸路將絕。余等安能冒險。多所淹留。不得已婉言辭謝之。

## 哀武功

鄉村少人行。城郭悽欲絕。父子各分散。兄弟任摧折。求生既無路。速死乃所悅。爲牧當求芻。爲吏當建設。誰使爲之者。災害如此烈。勞來與安集。庶幾補殘缺。今來縣官署。牛車何其多。有牛不耕田。有車不載禾。紛紛來參衙。其意果云何。鄉老不敢語。淚下如滂沱。大府有明令。小民敢違忤。兵差星火急。忍痛供輓輸。明朝卽登程。室家何能顧。既奪耕種時。又奪耕種具。天道寧足論。人命如朝露。感此傷我懷。萬念都成灰。信步出官舍。曳杖且徘徊。舉首憑西望。廟宇何崔嵬。道是祀姜嫄。教民勤插栽。黎民今阻饑。后稷安在哉。前人自神

聖後人徒悲哀。今古乘除理。都到眼前來。

武功古蹟甚多。南門外有姜嫄墓。縣北有蘇武墓。西原上有隋煬帝墓。縣東南渭川口。舊有唐太祖故宅。後改爲慶善宮。太宗卽生此宅中。貞觀六年。帝曾在此宴羣臣。賦詩。後又有幸慶善宮詩。及過武功故宅詩。此宮故址。明時已沒於渭水。今城南立節村慈德寺。乃後人遷此宮所改名者。茲錄唐帝過武功故宅詩二首。以見當時盛況。

### 過武功故宅

唐太宗

#### 其一

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園荒一徑斷。臺古半階斜。前池消舊水。昔樹發今花。一朝辭此地。四海遂成家。

#### 其二

金輿巡白水。玉輦駐新豐。紐落藤披架。花殘菊破叢。庭鋪荒草蔓。流竭半池空。紉佩蘭凋。徑舒珪葉剪。桐昔時一藩內。今宅九圍中。架海波澄鏡。韜戈器反農。八表同文軌。無勞歌

大風。

唐宋名賢在武功所留遺蹟亦頗不少。如李白登太白峯詩。所登者卽武功之太白山。杜甫之遠行在所詩。卽在武功所作者。韋應物身經離亂。屏居武功。後又有經武功舊宅詩。詩中所述情況頗有類於今日陝民被災之處。因附錄焉。

經武功舊宅

唐韋應物

茲邑昔所遊。嘉會常在目。歷載俄二九。始往今來復。感感居人少。荒荒野田綠。風雨經舊墟。毀垣遂往躅。門臨川流駛。樹有羈雌宿。急累恆悲往。長年覺時速。欲去中復留。徘徊結心曲。

宋張子厚爲關中大儒。世號爲橫渠先生。曾講學於武功之綠野亭。但時移世易。亭址久已荒廢。明成化末尙傳有石刻亭記。後爲居民投於井中。遂不可復覩。明縣學訓導趙文傑曾有詩記其事。詩云：

城南步百路西村。四五常開小洞門。綠野有名亭已沒。荒碑少字石猶存。經霜柏老乾坤

影。遶帶河流今古痕。仰止橫渠尋未得。日中立馬到黃昏。

(十九) 西行不得且東歸

□ 方說機輪巧。

□ 偏教行路難。

□ 三人占二語。

□ 一夕返長安。

十二日。本擬一早啓行。續看扶風岐山鳳翔等縣災况。以田君往南關看粥廠。略有耽擱。遲至九時半始成行。在將行未行之頃。散步署內外。見有唐槐一株。枝幹扶疏。生意猶濃。署西山坡上有姜嫄廟。廟門有聯云：「此地有叢山峻嶺。」其間皆翠竹長松。「正徘徊瞻顧間。縣署第一科科长汪君文會（字酉山）出談。以馬嵬坡題詩四種及楊妃石像圖相贈。石像在岐山。雕工甚精細。所刻乃出浴時情况。蓋南方所不易得之物也。汪君於舊文學頗有根柢。臨去爲誦前人題馬嵬坡詩一首。頗饒別趣。其詩如下：

馬嵬坡下柳依依。又見鸞輿幸蜀歸。泉下玉環宜有語。這回應不怨楊妃。

出署不見車。詢知赴南關修理。步行而往。約待一刻鐘。乃成行。是日汽車不知何故。時行時止。遠不如昨行之暢利。將抵扶風。車至距城約十五里之浪店村。忽然機毀。不能前進。烈日下立待二小時。猶未修好。乃步行入城。其時已十二時一刻。身頗疲乏。路又崎嶇難行。雖十五里之短程。已感困苦萬狀。入城後。行約里許。人蹤杳然。店鋪多關閉。牆壁有召募護路新兵之佈告。城門貼有設壇求雨之告示。至縣署。入大堂。閱焉無人。進二堂。始有僕役出應門。門內所堆積者。惟拆屋所餘之木料。縣署如此。誠可謂政簡刑清之極矣。至後堂。一老叟馬褂長袍出迎。其形狀與陝省通行之官長制服有別。詢知爲縣長之老夫子。名王化南。到署時尙未久。振務情形。渠多不甚了了。縣長名張蔚仁。下鄉催糧。尙未回。乃請教育局長公自強與余等談。因公兼辦振務會。較知災况也。扶風原有人口十六萬數千。死五萬二千餘人。逃亡三萬數千人。秋收。南山近渭河處。佔全縣十分之二。約收四成。北山地畝佔全縣二十分之一。約收二三成。餘則全無收穫。麥尙未種。因無雨無人無種籽之故。地價最高者僅八

九元一畝。次下者則一二元至數角一畝。從前能值三十元一畝之地。今僅五元而已。東北鄉二十里之仲和村。西鄉十餘里之信義村。平時均有四五十家人煙。今則四五家都不完全。其餘可以類推。災民所食爲樹皮。麩子。野菜等。且時苦不能覓得。

### 過扶風

山城寂寂晝含煙。歷盡崎嶇始卸肩。澤徧哀鴻周道苦。庭堪羅雀宰官閒。年荒室已難懸磬。世亂田多不值錢。畢竟誰開今劫運。有人翹首問蒼天。

飯畢已午後四時餘。而車夫又言車油不敷用。近處亦無法添購。再前進。恐拋置半途。將有進退兩難之苦。余與王田兩君商議再三。乃臨時改變行程。計畫折而東歸。車夫頗以今晚不能到省爲言。余等亦毅然行之。不暇計及矣。行至武功時。見滿街盡爲牛車及騾馬等。氣象殊爲紛擾。出城見軍隊約一團。方集中一處。若候令待發者。車過約一刻鐘。見山坡擲下炸彈四五枚。炸聲震動山谷。或言軍隊練習擲彈。理或然歟。未到興平時已黃昏。幸有微月。可以照見行路。至興平城門已閉。向之說明。許久始放行。至咸陽已八時。車夫堅不欲前進。



對彼譬解。剛柔並用。乃勉強將車開至渭河岸邊。幸其時尚有船。乃急渡河。前行約二十五分鐘。卽到省。時已將近九點。城門尙未閉。亦云幸矣。

(二十) 北轅無計思南轍

□ 世途荆棘滿

□ 何以遣愁魔

□ 一卷臨風展

□ 千秋恨事多

十三日。昨晚本議定仍用原汽車改道陝北。因北路災情亦頗重也。乃今晨護兵不見到。詢知已他往。又到汽車公司問。據云：「北路不易行。又不平靜。無人肯往。」乃改計另僱騾車。然時方運兵出關。騾車多爲官府拉去。卽私人自有之車輛。平時可以私交或特價僱用者。今亦盡行藏去。不使人知。因此僱車殊感困難。於時一面由蔡雄霆君以振會名義。在外覓車。一面由田傑生君以私人名義。向車行探詢。遲至中午。絲毫未有端倪。衆議儘今日一日。

之內。無論如何。將車備好。明日再行。亦無不可。然終以市面無車。至夜間十一時一刻。仍無一輛可以接洽。於是離省之期。遂幾致中途擱淺。余於就枕後。反覆尋思。竊念兵事既起。災將無從查看。卽看亦將有何用處。而余以有用之身。陷此危疑之地。不早離去。終非所以安全之道。因此思潮起伏。午夜不能安枕。不得已乃起坐。將汪西山君所贈馬嵬坡詩。取出微吟低詠。以自排解。亦可謂無聊之極思矣。詩錄後。

閩蜀陳爾菴題馬嵬坡四首（同治壬申仲秋）

誤國庸才掌六師。那堪駐輦逼蛾眉。太真畢竟忠天子。要挽軍心死不辭。  
掩面君王不忍看。梨花春雨霎時殘。從來興廢原常事。其奈佳人再得難。  
幸蜀當年計已非。將軍郭李奮神威。千秋議論緣何事。不罪祿山罪貴妃。  
祠宇荒涼墓草黃。空留臘粉有餘香。團圓寶鏡分明在。古木殘雲鎖夕陽。

裘行簡題馬嵬坡三首（嘉慶六年仲春犒軍使者）

滿目山河出國門。劇憐黃土委芳魂。將軍不解平戎策。金鼓徒勞迫至尊。

天寶而還國是非。略殊褒姒召戎機。姚崇宋璟開元相。恩寵曾驕武惠妃。  
那復催花羯鼓高。長生私誓不堅牢。延秋門外潺湲水。猶傍咸陽咽暮潮。

宣城李文瀚題馬嵬坡八首（步林少蘇韻）

悔教龍武護征驂。威逼娥眉死不甘。天子美人並狼藉。何分生女與生男。  
奇禍華清賜浴胎。天驕豈爲錦綉來。只知有母君王笑。郭令徒從暗地悲。  
並頭比翼願生生。不料西巡竟獨行。七夕雙星成底事。人間天上孰多情。  
百花齊放奪春溫。羯鼓鞞鞞澈殿門。頃刻回鑾疏卉木。竟無帝力與還魂。  
天上霓裳掌上珠。名花拚取委塵塗。三郎情盡淋鈴曲。何事蓬山更望夫。  
妬煞楊花下弱枝。珍珠分寵未多時。當年若並長門冷。免累君王涕泣思。  
棠梨樹底隴禽呼。羅襪塵堆玉塚孤。泥粉似留千古恨。香魂不再爲情蘇。  
一代文章只數篇。有情有義兩難宣。生前慣唱清平調。只恐泉臺惱鄭畋。

道光癸卯七夕前三日。脫稿於岐山官署之西南軒。

(二十一) 過客有緣探劇社

□ 長安不易居。

□ 去矣莫躊躇。

□ 客裏廣同調。

□ 殷勤送戲書。

十四日。僱車失望。夜眠不安。破曉雨打窗櫺。淅淅作響。心神惡劣。殆難言狀。七時半起。田君已出外。顏僕言「雨大不能走。車又無從僱。恐尙須多住幾日。」馬君聞此。因向余與王君提議。余等此行。行李累贅。非五六輛驟車不能敷用。今僱車兩日。一輛尙難到手。不如分道而行。或較容易。至於辦法。則余與王君率顏僕攜行李。乘汽車出關。到晉邊永濟縣相候。田馬二君輕車減從。到陝北有災各縣。一爲查看。卽由同州渡河。與余等相會於永濟。如此則有二輛驟車。卽可成行。議定。以告田君。田君頗不以爲然。以陝省爲渠桑梓地。故不願如此草草。特時勢如何。環境如何。渠尙未加深考耳。議久不決。後由馬君詳爲解釋。力爲斡旋。

卒得田君同意。計畫乃大定。午後。蔡君雄霆將驛車二輛僱妥。振務會主辦楊君仁天親來話別。並於晚間着人送陝地名產數種。意殊可感。是日晚餐。派報社劉君適來。因邀與同食。劉君雖業商。然殊有文雅氣度。且久經世故。談吐亦復博洽。夜間劉君又着人送點菓。以壯行色。余等此次來陝。初到時。知名人士多來周旋。雙十節後。頓歸寂靜。獨劉君始終如一。亦可紀念之一端也。

陝省戲劇。向有秦腔之目。近年來社會潮流所趣。頗有起而組織社團以謀戲劇改良者。九日晚。余等曾往易俗社觀劇。今即將離秦。余意甚欲覓一二秦中劇本。一觀其內容。午間。乃與馬君同往易俗社。訪其主持編劇者。社址與戲園相連。社內布置。規模略具。主任爲高君培支。叩以社中組織。言方在改組中。新章尙未印就。僅有舊章。當取出授余。披閱一過。知此社係民元初夏。由李桐軒孫仁玉發起。繼有王伯明薛人五高培支等贊成。於是年七月正式成立。白狼亂後。社章略更變。所辦事業。除演戲外。有學校兩科。一普通科。教至高小爲止。一專科。所教爲編輯新劇。改良舊劇。聘請伶界老名下教練。三年畢業。再留社三年。以後去

留自由。此其大要也。次詢其劇本。渠云：「印就者。以圍城之役。遺失殆盡。所存者僅一二底稿。」且言且將稿本取出。余以其無副本。不敢受。高君言：「可借去。將來再還。」高君人甚直爽。語多憤激。亦當世之有心人也。所給劇本共三種。一爲乾縣范紫東所編之「可憐蟲」。其用意乃勸世間婦女勿挑撥丈夫。以使家庭失和也。一爲「俠鳳奇緣」。卽就俠鳳奇緣小說之情節而編成者。一爲「雙詩帕」。乃新編之歷史戲曲。此二種皆富平高培支編。

(二十二) 羈人無計慰哀鴻

□ 分道各揚鑣

□ 聊將慰寂寥

□ 秦庭今有客

□ 涕泗滿征袍

十五日。晨起。送田馬二君北行。適有一女客來訪王君。接談之下。知此女客名王競秋。夫家姓彭。乃王君女友之友也。已四十餘歲。曾任女師校長。現在其夫已死。有女二。長者名月珩。

其意頗欲王君攜往上海讀書。蓋秦中年歲不好。學校常停。難望有進步也。但王君處此環境。安能復攜女友。以自加累。故惟用好言以婉謝之而已。談次。又知有劉姓孤兒。僅十餘歲。現在彭處。兒母姓李。在滬與王君相友善。王君聞此。乃囑其轉語劉兒。來寓一談。晚間。此兒果來。詢知亦入校讀書。惟眉宇間常多抑鬱不解之氣色。詞語間常覺半茹半吐。使人不忍窮詰其處境之可憐。蓋可不言而喻矣。

午間。方欲靜坐假寐。忽來一老者。詢之。知爲韓城縣之振務分會委員。名高游青。此次來省。蓋將向振會請款者。據云：「韓城人口十一萬零七千。全縣東西一百十里。南北八十里。山地一百里。寬八十里。長八十里。沿黃河之地。八十里。長二十里。寬約有地四百餘頃。今年均遭水災。其沿山者一百十里。則於陰歷八月初三日。爲黑霜所害。禾穀盡成紅色。在近四月中。餓死者約一千六七百人。逃亡者約一萬三四千人。婦女之被賣者約八百人。今年災况。韓城人民死亡之數。所以不如陝省西路之多。其原因有五：（一）西路之人。多種煙吸煙。韓城之人。則以吸煙爲大恥。（二）韓城人尙節儉。略有蓋藏。故雖有災。尙

可自救。(三)地方上能行調劑保養之法。自去臘以至今年二月。皆能均食以救饑民。(四)能節用倉穀。不濫放振。(五)災象一成。卽令客民出境。有爲難者。並爲籌資遣送。但自今以後。如不速爲振濟。亦將不了。蓋民間所存者既盡。倉穀又存儲無幾。如無外援。何能度此殘冬。韓城一縣。共分五區。今年秋收。北區每畝約收四斗。中區二三斗。東西區各一二斗。南區則全無收穫。麥已種下者。全縣僅十分之三。所以未種者。以所留麥地少。而又無雨無籽也。」

又云：「今年災情。河南有災者四十一縣。甘肅七十三縣。陝西共九十一縣。除新設兩縣外。(一)平民縣。從大慶關分出。屬關中道。(二)鎮平縣。由平利分縣升。屬關南道。(三)幾乎無縣無災。陝甘情形不同。陝省饑民餓死者二百萬。甘省饑民餓死者七十萬。甘人重困蓄。有糧不肯食。對於親友少情誼。所以有人食人之事。聞其地近月已得雨。秋收頗好。陝省各縣情形。不盡一致。如涇陽、三原、大荔、渭南、蒲城、岐山、鳳翔等縣。多有大財東。而極貧者亦多。故遇災而死者亦較多。韓城則財產平均。故偶遇災荒。尙易補救。又近人論災者。多以有無人食人



爲輕重標準。實則不然。甘省之所以有人食人者。因其地不肯均食之故。陝省之郿縣有人食人案三起。郃陽有人食人案一起。細查此等案。皆出於客民。乃其地對客民未有處置之方。致釀成此巨案。非可卽據以評論災况也。又死人多少。亦不能卽以斷定災情。如此次陝災。臨潼死五千餘人。高陵死八九千人。涇陽三原均死一萬餘人。韓城僅死一千餘人。並非韓城之災輕於臨涇等縣。乃韓城對客民有辦法。臨涇等縣不爲客民籌出路也。此等客民。皆前清光緒二十七年來陝墾地者。平日恃力而食。今遇荒年。非有助之者。決難生存也。又云：「陝省之災已如此重大。而官府徵輸軍糧逼派。仍急如星火。所知者如大荔、朝邑、渭南、蒲城等縣。均派糧六千石。韓城、郃陽、澄城等縣。均派糧四千石。錢糧則多已徵至二十三年。韓城則去年徵過三年之糧。今年徵過二年半之糧。現在災民衣食俱無。而官家倉穀尙存一千二百石。仍必留之以作軍用。不肯絲毫放鬆。余此行。乃欲懇求官府。允將此倉穀移作冬振也。振會方面已接洽。而大權在官府。不知究竟能否有效也。」

又云：「請振非常困難。而旣得糧款以後。運輸尤多棘手。上次振會撥糧六百包於韓城。已

由船起運。不料中途船爲軍隊所拉。不得不改由旱道另運。有此一周折。每包振糧。須多加費三元。其損失之大。至難言喻。現在韓城尙駐兵一旅。其需費一切。蓋仍取之韓民也。」高君乃一文人。對於鴉片。極爲痛恨。而言至民生憔悴。稅政煩苛。尤有聲淚俱下之概。嗟陝民何不幸而有此遭際也。

### 秦人淚

長安十日九愁中。慘霧迷濛死氣充。行駕征鞍臨遠道。悽然蒞止一衰翁。略道姓名話身世。壯歲曾經入泮宮。久歷崎嶇關痛苦。殷勤爲我賦哀鴻。連年西北大荒旱。喪亂流離各不同。豫隴災情猶自可。秦人厄運正無窮。陝省地勢分南北。或勤或惰異民風。誤人最是鸞粟花。西路饑民莫怨嗟。平日種煙無積穀。荒年何處覓桑麻。涇三大渭蒲岐鳳。涇陽三原大荔渭南蒲城岐山鳳翔七縣。多少財東自豪縱。一家聚財百家困。滿城餓莩無人問。韓城鑿此將糧均。更徙客民不相紊。自保自養一載餘。死裏求生安我分。終憐積蓄一旦空。更無餘力再鬪奮。天地不仁竟如斯。災荒相逼無已時。盼望有秋可種麥。那料籽

少雨又遲。倉箱已竭難爲繼。庚癸頻呼應者誰。轉眼寒冬風又雪。無衣無食將安歸。不情况值今官府。派吏搜糧如狼虎。祇知官中有考成。那問民間有疾苦。淹淹待斃劫餘生。派到官糧必取盈。煩苛更出人情外。三年糧稅一年征。凡此天時與人事。千言萬語難盡說。略抽端緒達衷懷。聊作秦庭三日泣。我來秦地已悲傷。又聞此語重悽楚。愧無大力拯饑溺。且作長歌以當哭。我歌未已感不絕。拂紙拈毫且着墨。墨着桃箋紅欲燃。都變秦人眼中血。

其二

前詩語多平演。未能曲繪秦人苦狀。因再歌以暢之。

東山出雲西山阻。北江有蛟南郊虎。眼枯骨突可憐人。大車碾碾向何許。赤燒千里時正午。足繭行重敢辭苦。忍饑已覺哽咽難。細語如絲心屢拊。問爺何處有人家。弱命微軀強撐拄。黃沙蔽天如星炬。寸步蛇行似囚虜。衰翁低頭語阿姥。惡業今生吾與汝。登丘越隴又一村。且留瘦男去弱女。炎炎者天奪我田園。碩鼠碩鼠。毀我故宇。使我流離骨肉腐。乍

遇官人色如土。當面輸心背面怒。遠看鸞粟花。淚下如零雨。

晚飯後。出外散步。見牆上貼稱頌某縣長之文字。余心稍覺安適。蓋一縣有賢長官。則人民或可減少幾分痛苦。繼聞友人云。『凡稱頌某官好者。非可以正面文章看。須知今日世道。無一處不是反面着筆。人民之所以稱頌者。蓋受苦不堪。乃忍痛爲之。以望對方顧名思義。或有一綫天良發現也。所以德政告白愈多。德政牌傘愈精細者。其斂民程度必愈高妙。此中蓋有不可思議之徵象云。』

（二十三）重關天險須臾度

□戎馬倉皇裏

□艱難困苦行

□秦關猶未閉

□不必待鷄鳴

十六日。晨四時卽起。整理行裝畢。與王君同往汽車站。至則尙未開門。旅客與行李已絡繹

而來。候約一句餘鐘。東方漸白。門內已有動作聲。又一刻鐘。門乃略啓。僅可容一人出入。客之無行李者先入。余等行李過稱後。按票入門。照汽車公司章程。乘客每人僅可帶行李三十斤。多則須另打行李票。一客行李票不能過七十斤。故行李多者。須早自準備。又行李上車。須乘客自裝。一時人多物雜。上車甚不容易。故乘汽車者。須行李少。否則非自帶僕役不可。是日汽車開潼關者六輛。余與王君同坐一車。顏僕另一車。行李亦兩車分載。出城卽見紅十字及宣傳人員。行不數里。則大隊步兵。時斷時續。次又見輜重車。馬隊砲隊。相間而行。軍行狀況。甚爲複雜。有在途架槍休息者。有在糧車上熟睡者。有騎鄉間之驢子者。有將馬置路旁。仰臥隴畝側者。行至渭南。汽車略停。有兵士向汽車發話。欲行拉車。汽車夫答：「主席有電話吩咐。無論何種軍隊。均不許拉汽車。」始得倖免。蓋主席爲汽車公司之主人也。是日汽車共行二百八十里。中間因他車損壞而停頓者約二小時。到潼關已將近兩點鐘。所遇軍隊約二萬人以上。騾馬車之供軍用者約八九千輛。中間尙有零星之驢子隊。及人力車等。此軍隊似已在途二三日。尙有續派者。陸續在後。聞將來出關者共有十萬人。後方

各處之臨時新招者，尙不在內。西安自雙十節後，物價卽逐漸高漲，人民鑒於前次圍城之苦痛，蓋已有談虎色變之概云。

在潼關卸行李後，卽僱車至風陵渡。此渡有值日看守之軍隊。過渡者須以錢四百文買籤。余等上船，已擁擠不堪。最後一商人上船，兵士阻之。商人言已買籤，兵士仍阻之。商人勉強進。兵士打之。商人向人叢中逃避。兵士尾追之。有人起而攔阻。兵士愈怒，排衆入，用馬刀背向商人身上猛力擊數下。商人負痛忍淚言：「我去我去。我不坐就是。我不坐就是。」兵士不言，仍打不止。商人亟抱頭登岸，踉蹌而去。余觀此時船中人固多，然尙不至因一人多少而有問題。顧余亦文弱者，手無寸柄，力難縛鷄，何能爲此抱痛之商人一鳴不平。思至此，心爲悲楚者久之。船開後，回看潼關，氣象誠雄偉不凡。其地有諺云：「潼關城，兩頭尖，北靠黃河南，靠山。」良然。船行半小時，仍在南岸相近處。余心頗疑怪，細視之，並非過渡。乃將船向西逆行。有數人在岸拉繆。余心愈不解。詢之友人，知此渡與他處不同。因水流湍急，不易過渡。必將船拉至上流適當處，然後放之下行。一拍至岸，卽爲渡處。在此逆流而上之中，隨處涉水。

上船者不下二十餘人。最後一商人。且係船夫負之而上。余對此頗覺多所惶惑。前此船將開時。多一人卽須打之使下。何以船開以後。忽添二十餘人。竟無人過問。使彼被打之商人見之。定必呼冤不止也。船在中途。岸上賣小吃者尙沿岸呼賣。有一乘客買油茶一碗。且食且行。意甚自得。旣而船離岸漸遠。賣者在岸極口呼催。食者毫不爲意。食畢時。碗已不能還。余意此賣者必大吃虧矣。不意行一刻鐘。船又距岸略近。賣者又傍岸狂呼。食者無奈。乃將碗擲於水中。碰然作響。衆咸愕然。賣者涉水撈之。碗猶依然完好。始無言而去。此以見碼頭小生意亦殊不易做也。行二小時。船始放入急流。一時波濤洶湧。人聲鼎沸。船向下駛。急於奔馬。船身幾不能自主。其時日已西沉。船爲水激。流至碼頭下甚遠。余心頗爲焦急。差幸水中無石。不過多延時刻。倘爲川江。則此船早已粉碎矣。後經岸上船中多人努力。始得傍岸抵旅舍。人已倦不能支。略進飲食。卽倒頭而睡。

## 過風陵渡

秦晉從茲各別看。風陵渡口泛微瀾。盈盈一水如天塹。始信黃河過渡難。

(二十四) 三晉雲山指顧中

□ 一渡黃河後

□ 風光迥不同

□ 有人耕綠野

□ 羈旅亦從容

十七日。風陵渡有汽車站。在秦晉旅館內。此旅館僅於山麓下有屋兩排。設備甚簡單。僅數過客暫時休息與購買汽車票之用。住宿已多所不便。汽車公司係商辦。有數家。分上下午兩班。一日開行數次。汽車形式與內容均較陝省優。余等目的地爲永濟。蓋到彼專候田馬二君也。風陵渡距永濟約六十里。照尋常價每人僅須一元二角。余等爲行李所累。又永濟之汽車站在東關。距城尙有數里。上下頗多周折。乃以二十元代價包一汽車。於九時許啓行。出旅館後。過一沙坡。約二里長。行李另由馬車載送。人亦步行。沙深一尺餘。行走殊困難。車用兩馬拖。猶須人推。方能上坡。過坡爲趙村。有旅館及汽車公司。乘汽車者多在此處上



車有村自治所有軍隊駐黃帝廟內。行旅至此。攜有行李者須檢查。余等在此上車。尙無麻煩。將開車。忽來一服短裝者。與軍隊中有人所接洽。遂亦附余車而行。包車照章向不搭客。然以彼爲軍隊中人所送來者。不能不聽其坐入。迨達目的地。伊人卽衣服一抖。揚長而去。車夫雖恨。亦無如之何。軍人潛勢力之大。爲何如也。行約二十里。經首陽山。卽伯夷叔齊餓死處。山上現仍有薇草。不知亦有人採食否。

## 過首陽山

夷齊空自甘薇蕨。周武何曾斂甲兵。留得首陽坏土在。千秋而後有公評。

晉省道路較陝爲平坦。似亦曾加修理者。四圍田地。多已耕種。車輛東行者。多載煤油鹽麪。鄉間不見兵隊踪跡。行人頗有安閒態度。行約一句鐘。卽到永濟。在東關略停。轉入城內。街道不甚寬大。店舖亦不甚多。覓較好棧房不可得。遂住三興長客店內。此店僅有一掌櫃。無夥計。無桌椅等。怪而問之。據云：「店尙未開。正在布置。」實則開店者別有所圖。借未開張三字以掩人耳目耳。余等恩恩來此。安能深悉其中玄妙。遂以其清靜。而移入焉。行裝卸畢。

卽支牀引被。補昨日未足之好夢。午後三時方起。出店散步。經過大鐘樓。見牆壁所貼標語甚多。細視之。詞語皆關煙禁。無一涉於陝省新潮者。亦無一涉於寧滬事件者。此固閻氏自保政策之見端。然試以參閱雙十節革命公園中之佈告。與中山日報之號外。則又不免使人多所惶惑矣。又見一無署名之傳單。標題爲「遺臭西方」。其文略云：「蘇州近有西人將中國人所用煙槍煙斗煙盤等具。用玉製成。以一千五百元代價。由中國玉器商人承辦。做成後。擬於一千九百三十年美國博覽會中陳列。此事若實行。則遺羞萬國。永無窮已。誠我國民莫大之恥辱也。」此事在南尙未有所聞。觀今乃於此間見及。想係教會中人之熱心禁煙者所印貼也。

(二十五) 蒲阪名都閒問訊

□ 寂寂荒城裏

□ 遙遙念古人

□ 空留青史蹟

## □不救此時貧

十八日。晨起發家信。早餐後。王君與余商合編此行刊物事。並以所草之一段見示。余意頗躊躇不定。因渠所草爲時下之最新式。以余迂拙。若依而學步。恐不免有東施效顰之譏也。永濟爲蒲阪故地。虞舜曾在此建都。現在東關外及東門相近處。均尙刻有「虞帝故都」四字。但年湮代遠。一無痕迹遺留。前者刻於石牌坊上。後者刻於一狹小之樓房上。樓門鎖閉。無由入內。從窗隙窺之。隱約見尙懸有一大鐘。所鑄年月。以不能逼視。無從詳知。樓下有二碑。爲風雨淋蝕。字跡消磨殆盡。樓門外有二石獅。爲鄰近兒童玩弄久。眼耳俱平。全身瘦削。狀幾如狗。凡此俱見我國人對於古人遺迹殊少注意也。城樓鐘樓均破壞不堪。市中無大商店。食物店以羊肉館爲多。棧房多爲騾馬店。乃從前乘騾馬車之客所住者。欲覓一較清潔之旅館。蓋憂憂乎其難矣。城中所最多者爲代人寫狀紙之人。門首掛出「考準繕狀生」之招牌。幾乎不三五家必有一人。從此推測。其地人民健訟之程度。蓋可想見矣。查晉省辦理村自治。已歷多年。村自治中曾設有息訟會。何以人民健訟猶如此。或謂「晉省自

治多爲官助民治。一切行爲猶非出於人民自動。故文告繁而事實尙雖盡合。余初履晉士未深考察。對於此事之精細研究。容俟他日。

十九日。永濟市面甚清淡。物價亦不賤。米賣一塊錢五斤。麵賣一塊錢六斤。肉賣一塊錢二斤半。鷄魚尙不大貴。但不甚多。因當地所住皆中下人家。鷄魚非所需要也。永人習頗欺生。如余等所住棧房之掌櫃。爲一鄉下人。貌似忠實。而性實狡詐。初命其洗衣五件。索價八百文。繼洗衣二件。卽索價六百文。後命洗被一條。則索價至五角矣。又所包飯之菜館。命其煮小米粥。僅食六小碗。竟索價五角之多。凡此固皆以余等爲客邊人。故敢如此欺詐也。

此次晉省災情。南北兩盡頭處均有。據土人云：「晉省西南方面災况。與陝不相上下。較好者可五成左右。次者二三成。再次則僅一二成。在晉南之被災縣分。計有永濟、虞鄉、榮河、萬泉、臨晉、猗氏等七縣。」永濟爲由秦入晉之第一縣。去年旱災頗重。今年又水旱兩災。同時並被。鄉民痛苦。亦與陝省不相上下。小駐數日。亦頗略事調查。該縣全縣人口爲十七萬六千五百零九人。而被災者已有十二萬三千二百十七人。因天氣亢旱。夏秋麥收甚爲減色。

而河水暴發。田禾又多被淹沒。如第一區之二十二村。及城莊等村。又大鴛鴦等聯村。均爲被災之較重者。與永濟相鄰近之縣治。如臨晉、虞鄉、猗氏、榮河、解縣等數縣。災情亦頗相類。其災民人數。平均約計。皆在全縣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重者。如永濟縣西北鄉第五區潘侯等村。臨晉縣第四區吳王等村。猗氏縣牛莊、饒莊等村。災民多已拆賣房屋。致全村民房。較前已少去三分之二。他如賣子鬻妻等事。亦日漸增加。長此以往。不早設法救濟。則維持現狀。蓋已甚爲困難矣。

(二十六) 隋唐遺蹟漫搜求

□ 道子猶留畫。

□ 蓮池空有名。

□ 可憐普救寺。

□ 何處覓鴛鴦。

二十日。永濟祇東西街較可觀。南北多爲小巷。商場店鋪多在東街。汽車站亦在東關外五

里許之孟家橋。其地相近。有王莊斜。楊波墓在焉。楊波者。卽二進宮（戲名）之楊老臣也。永地風景。相傳有蓮花池。鶯鶯寺。萬固寺三處。蓮花池在城東五里許。今已不見。有蓮花。鶯鶯寺卽城東五里而弱之普救寺。土人言唐時張生趕鶯鶯。在寺之大殿撲地。至今手痕猶在云。萬固寺在城東南二十里萬固山上。寺壁有吳道子所畫山水。遠望之儼若眞水。近視則僅潑墨若干而已。至於土產。其著名者有柿霜。柿餅。柿酒等。柿霜在前清時係進貢之物。尤爲名貴。但形式與包封。至今猶守清時遺規。未有絲毫改進。以現代人眼光視之。或亦未必盡受歡迎耳。又出茶葉及綫織被囊。此囊形式。與四川之錢搭連相同。而大小懸殊。錢搭連乃手中所攜。用以裝零錢者。綫囊則可容鋪蓋等物。用以代箱籠者。西北一帶人多用之。蓋此物攜取便利。裝卸不難。騎馬則置於馬背。坐車則用以墊。車乘架窩子（卽用二騾所馱之席轎）則用爲窩中鋪。執早晚店中取出。卽可鋪牀。故長途應用甚爲適宜。惟南方人則用者較少。

二十一日。連日枯守永濟。意興索然。乃出外散步。先至西門。出店不遠。卽冷靜非常。僅一馬

王廟外形較好。然門內亦大半爲空地。餘則房屋多已拆毀。聞一段爲前清時協臺之官署。入民國後。無此官。由公家將此署房屋拆去。用其磚瓦木料。於他處另建公署。而此段地面。遂呈此荒涼寂寞之狀態。又一段。全係民房。則爲兵災所燬。至今無力重修者。略一觀覽。卽折而東行。據土人云：「一東關外有五百關帝廟。」心異之。如其言而往。果見一關帝廟。入內。見牆兩旁塑三四寸高之關帝像約數百尊。乃恍然解釋其所謂五百關帝廟之所指矣。但其所以有此之由來。仍不明了。廟僧導余至門外。讀一碑。此碑所敘。略謂：「從前曾有一次。邑城被圍。借關帝之靈。得以戰勝蚩尤。故塑五百尊聖像以報之。」余讀未數行。早已笑不能支矣。因口占二絕以誌之。

過五百關帝廟感賦

公在關西第一人。如何今日百其身。神權本是愚民策。那管廬山真不真。

其二

雲長義氣古來崇。道是蚩尤拜下風。黃帝有知應笑說。阪泉從未遇關公。

出東關行數里。經楊襄毅公故里。又里許。上一山坡。坡上有一破壞之古寺。卽土人所云之鶯鶯寺也。前殿所供者爲觀音大士。寺內並無僧道。惟縫窮之婦人。攜二小孩。寄居其中。其旁又住有一老者。以製鷄毛帚爲業。殿門已用磚杜砌一半。神像已被竈烟薰黑。再上一層爲正殿。則磚瓦亂堆。污穢滿地。毀餘之一二神像。亦均雨淋日曬。日就銷磨。惟階下有一碑尙完好。讀之。知爲明時人重建此寺所立者。查此寺原爲隋唐時所建。極精美。明嘉靖間地震。塌毀。八年乃復建築。並於其旁築一塔以鎮之。今寺殿已毀。而塔猶聳然雲表。至所云「張生逐鶯鶯之手印」則滿目瓦礫紛堆。正不知將從何處尋起矣。碑序後系有一詩。其文如下：

勝地曾爲瓦礫場。浮圖今放海珠光。畫分滌華東南伏。影接星河上下長。只向青天悲物理。從來人事有滄桑。酣歌且臥芙蓉級。明月相攜到十方。（嘉靖甲子秋銅梁張佳胤）

殿址外右廂中懸一大鐘。宋時所鑄也。鐘上有文如下：

普救寺大慈院重鑄鐘一頂。集斯勝利。上祝皇帝萬歲。臣佐千秋。法輪常轉。萬民安泰。



宋宣和甲辰歲末春朔日鑄。

寺內牆壁。游人隨意塗鴉者甚多。然可以入目者。百無一二。惟有一不署姓氏者所書四語。似詩非詩。詞近俚俗。而用意則殊可警世。因錄之以告世之交友者。

看世事。一片浮花。人情全然真是假。靠親戚吃飯。餓死。靠朋友穿衣。凍煞。

(二十七) 重逢故雨談秦劫

□ 連朝苦相憶

□ 一夕話聯牀

□ 感念秦災重

□ 猶餘淚幾行

二十二日。晨起。方擬整理舊稿。忽聞顏僕自外呼曰：「他們都已來了。」起視。則田馬二君已相將入室。寒暄畢。因詢其何以到得如此之早。馬君云：「昨夜到得太晚。未能進城。暫住關外。故早發後即來。」田君復爲申說曰：「昨日因渡黃河。費去六小時之久。故致延誤時

間。否則昨日下午卽到永矣。旋談及數日在陝情況。馬君曰：「陝北一帶古蹟甚多。茲姑就三原一處略說一二。三原西關外有二園故址。明溫景文講學處也。韓詩有記如下：

二園先生仕世穆神三廟。至憲天下。官至宮秩。吾師太青氏北面二園。以二園先生學教其弟子。以爲弟子而能學二園先生治天下之務備焉矣。余嘗訪所爲二園者。則郭西一尋丈地耳。一亭樸略。亭旁竹數叢。老柏二行。如斯而止。夫士一入富貴。趨榮梯脂。鮮不厭草木。絕魚鳥。卽有流履名山。挈妻泛宅。以爲賢。故功成身退。開青林綠野之堂。舉壺觴以娛志。託吟詠而忘老。園地之適。君子所不棄焉。乃地不盈圭。無巒岈喬墮之崇布也。中唯一亭。無頡廊神區之深幽也。竹木几杖。僅同民間。無奇榭異簷。楫欄鷓鴣之屬。以爲游騁也。而園之名。海內聞焉。豈園之特異乎。身仕三朝。而家無餘積。君服其恭。民戴其德。雖處二園之中。未嘗一日忘天下也。余因嘆今之爲園者。鑄雲繡石。則近於隱。鬪綺鋪金。則近於俗。而歌酒淋漓。刻風畫月。爲足以極一時之致而已。外此復何休戚哉。學者不知先生。觀二園可以得其梗概矣。

三原北關外。安政坊二郎廟前。有唐李衛公（名靖字藥師）故里。碑係王康億所題。但故宅遺址。已久湮沒。無從查考。明王介庵曾有詩詠此事云：

翔運成功屢出奇。文韜武略荷君知。故鄉居第今何在。獨有行人看古碑。

三原之北原。有王葵心墓。王君名徵。涇陽魯橋鎮人。沒於清初。自題其墓石曰：「明進士了。一道人之墓。」其素志可知矣。孫枝蔚有王葵心墓下詩如次：

書生拜墓淚滂沱。饑鳳全身出網羅。滿地春風荊棘長。汾村白晝虎狼多。宋朝還有疊山在。王莽其如龔勝何。他日慈峨增氣象。游人看作首陽阿。

三原之楊杜村。爲胡逸士廷器之故居。胡有楊杜田居詩五首。頗爲其地人士所傳誦。錄其文如左：

其一

山色足我目。水聲盈我耳。陰晴變幻中。顧陸豈絕技。皴法與波紋。極力不得似。畦田疎籬外。丹楓灌木裏。嚶嚶飛鳥鳴。旋向丘隅止。點綴趣無窮。怡悅惟山水。

其二

榮華不可期。貧賤世所鄙。沮溺良宜耦。荷篠乃知己。人生鮮百年。歲月信云駛。鬢髮白鬢  
鬢。蕭蕭空蓬累。舊交還別離。新穀脫糠粃。朝夕望田疇。兒女命相倚。邵平種瓜人。東陵說  
豪侈。富貴如浮雲。運命環泰否。逝稽已往人。重冥誰復起。

其三

晨起炊藜羹。日高尚掩扉。顧盼何貧窶。垣頽山四圍。山圍疊重嶺。朝暾多光輝。牧童登樹  
巔。草茂羊澤肥。靜聽耳無喧。天高羣雁飛。悠悠歲已邁。趺坐披牛衣。

其四

臚臚河曠田。汨汨水長流。惻悵多滄桑。追呼歲不休。鬢發風太勁。葉落始知秋。無以充倉  
箱。伊戚空自投。摘果向西園。拔葵步南疇。相對惟木石。鹿豕亦時遊。平生愛丘壑。怡情消  
百憂。

其五

收秫不學釀。經旬難得酒。何以解鬱懷。杖藜行隴畝。穉穗遺田間。畦旁多稂莠。採捋詎貧人。聊以春我白。春曰日已夕。明月照南牖。蕭索風颯颯。衰草委陵阜。顧影自徘徊。入城晤良友。良友道苦辛。殷勤酌大斗。

三原有分襟橋。在丁村北木漲渠上。乃馬尙賓與師維學相別處。谿田曾題有詩云：

橋上分襟悵別離。風吹蘭臭牧兒知。幾回貪對黃昏月。不覺鷄鳴是曙時。

余等於風塵勞頓中。得聆如許清韻。誠不啻火傘當天時之一劑清涼散也。顧時不我與。午餐已屆。馬君方濃之談興。不得不爲之暫時停止。餐後。馬君向余等言：「他縣古蹟。類此者尚多。難以備說。盍趁此餘暇。一述陝北災况。」衆大贊同。馬君續曰：「陝北情狀之慘苦。眞足使人聞之淚落。余爲避免同人因面相對計。已草成視察記一篇。以代報告。諸君隨時觀覽可也。」當從衣袋中取出文稿三頁。置案上。余思此次陝省西路災况。余已親見而詳記。惟北路尙付闕如。今馬君以此文見示。正足補余所缺。因亟走筆錄之。

陝省渭北災情視察記

馬半凝

記者於十月十五日由西安出發。因軍隊遣調忙迫。車輛難覓。僅僱得騾車二輛。匆促就道。沿途所經。共有七縣。其被災情狀。至爲悲苦。以視西路各縣。殆尤過之。爰將詳細情形依次分述如下：

(一) 涇陽。由西安北行二十五里。至草灘尖。此處開有新渠一道。長約五里。聞爲振務會以工代振。命災民所築者。用款二萬餘。其意蓋欲引渭河之水以灌田禾也。然渭河本身。今且乾涸。尙何有於新渠。再行五里。渡渭河。至涇陽縣屬之永樂鎮與塔底。兩處居民。原有一百三十餘家。現存者僅三分之一。拆屋售料以餬口者十之六七。甚有將三間屋料換黑麵八斤者。沿途秋禾枯萎。高不盈尺。涇陽全縣災情。以西北爲最重。秋收平均不足一成。機器麵現售十一元。餘黑麵每元可購四斤。中產以上已無法生活。饑民七萬餘。日有死亡。余曾目覩路旁男女尸各一具。聞已餓斃三日。尙未有人掩埋云。

(二) 三原。三原產品。以棉花爲大宗。今秋收成僅有二分。現仍亢旱無雨。掘地八丈餘。尙不見水。災情以東南爲最重。饑民約六萬人。官設粥廠已停辦。祇有華洋義振會及

遊藝會募款所設粥廠各一處。暫維現狀。每日就食者二千餘人。收容所有幼童二百五十人。現已天寒。尙無棉衣。全縣春麥播種者僅十分之一。因無雨無麥籽。無由下種也。頃過東門外。見山洞中存積屍骨十數具。其狀至慘。使人不忍卒睹。私心頗欲告知當局。掩而埋之。迨入城訪問。乃知連日振務要人及縣長等。對於軍隊開拔。籌措糧秣。已疲於奔命。對於災民。祇知逼收軍糧。更無餘暇談及振濟事項矣。

(三) 耀縣。全境均災。因兵匪交乘。旱雹並侵。春糧顆粒無收。秋田每畝收不盈斗。死亡約一萬三千餘人。現有災民五萬人。駐軍開拔。拉去牲畜千餘頭。農人欲耕種。而苦無驟馬。鄉間樹皮剝食殆盡。秋收不足二成。連日仍未見雨。糧價陡漲。小麥在一月前。每石(二百三十斤)售價五十元。現已增至七十元。其他雜糧。每石均在三十元以上。已種春麥者尙不足十分之一。

(四) 富平。全縣災民。餓斃者四千人。逃亡者七千餘人。現存十一萬人。災情以東西南爲重。城北附近。因有水田。秋收有三四成。其餘所種黍禾等。初亦生長茂盛。旋因霜害。

劇烈。重以亢旱。遂大半枯槁無收。僅糜子有一二成收。爲災民最佳之食品。餘則僅以糠糝充饑。設有粥廠二處。款絀將停。縣長嚴翔鶴言：「粥廠若停。則極貧之戶及老弱殘疾者數千人。勢將盡委溝壑。余決繼續辦理。除自行捐款外。並將募款以助之。入冬後。擬再增設四廠。惟款項無着。刻尙在籌畫中。」

(五) 蒲城。全縣災情有兵匪旱雹蟲五項。尤以雹災爲重。東南至西北九十餘里。夏麥顆粒無收。災民十五萬餘人。餓斃者一萬九千三百人。逃亡者四萬餘人。市面蕭條。有地廣人稀之嘆。秋收平均不足一成。貧民以菜根樹皮充餓。因此發腫病死者甚多。現仍乾旱無雨。鄉民盼雨甚殷。有搭臺祈神降雨者。全縣已種下春麥者僅百分之六七。可憐此奄奄垂斃之饑民。本年尙供給駐軍糧銀二十餘萬元。騾馬人仗之被拉者。更不知凡幾。極貧者已死亡殆盡。中上人家亦十室九空。該縣振務局皆係就地籌款放振。祇領到政府機麪一千五百袋。振災公債項下。則未收到分文。

(六) 大荔。災情亦重。有風旱水匪四項。去年旱象已成。麥種未播。今春雨水仍無。棉



荳仍未下種。災情愈以擴大。道途死亡相繼。五月微雨。未曾普遍。間有秋苗可望者。然近又兩月不雨。禾苗大半枯槁。後雖降小雨。亦無濟於農事矣。現南鄉勉強種麥。能否有用。亦正難知。北鄉猶是赤野。未能耕作。將屆隆冬。膏澤仍無。人心皇皇。不可終日。又本年三月間。颶風大作。南鄉禾苗。盡被黃沙掩沒。至八月。洛渭河水大漲。秋禾被沖去者二百餘頃。羌白鎮原有居民七百三十戶。現所存者僅有一百餘家。其他村鎮。亦大半類是。全縣災民共七萬餘人。死亡二萬餘人。縣民趙居敬堂捐款萬元。韓維氏破產捐銀三千兩。設廠施粥。救活災民甚衆。現在款已將盡。距明年收麥之期。尙有七月之久。若無大宗糧款救濟。死亡之衆。將有不堪言狀者。

(七) 朝邑。全縣災情。有兵匪水旱風五項。災况以東北爲最重。已三年未收。居民逃亡者十之七八。今秋渭洛黃三河之水氾濫。淹沒秋禾二千餘頃。民居二十餘村。損失約一百數十萬元。高原秋禾。則秀而不實。收穫僅一成餘。領政府振款二萬元。已購麥分散。已種麥之家。因室無存糧。仍渡黃河入晉求食。全縣未種麥者十之五六。北鄉赤地二十

里不見居民。城鄉食糧均由山西運來。價尙不甚貴。小麥每石（二百四十斤）售銀五十元。小米每石四十元。以較西安省垣已賤十分之三。據振務處委員云：「該縣有民婦韓羅氏年七十三歲病危時將家產變賣得價一萬三千兩。全數捐作振款。並指定朝邑一萬兩。大荔三千兩。該縣得此鉅款。即採購麪粉。趕辦急振。救活垂斃饑民甚衆。現該婦已故。經官紳公議將韓羅氏靈牌附祀先賢祠內。以資勸勉。現距收麥之期尙遠。而無衣無食之災民猶有六萬餘人之多。非提前趕辦粥廠。不足救此危厄。惟款項尙在籌畫。不知將來結果正復何如耳。」

（二十八）再駕征鞍作晉游

□晉南風物好。

□山色遠連天。

□韓信猶餘嶺。

□之推可有田。

二十三日。田馬兩君既來。商議之下。決定田君一人再回陝覆查。余與王馬兩君逕向太原前進。早餐後。整理行裝。同到汽車站候車站。在東關外五里許。出城約行二三里。經一圍城。余初疑此城是虞都外城之故址。細視則城爲土築。察其土色。似非數千年前故物。出土城不遠。有已乾之河渠。尙隱約可辨。相傳爲荷花池。夏時水發。荷開。頗有可觀。又行里許。卽爲汽車站。其地並無車站形式。僅有公司中人在彼賣票而已。候約二十分鐘。來一汽車。係德龍公司所有。已坐有客十四人。照章不能添人。余等又有行李。勢難搭上。後經多方與汽車夫商量。乃由彼特別允許。買票時與以現洋。汽車夫與公司中人甚歡迎。因渠等可以山西票掉余等之現洋。而山西票價低。約有數元錢好處在內也。余等上車。田君一人留站。候東行車返陝。多時同伴。一旦分離。於情不無悵悵。爰賦小詩。以留紀念。

## 送別田君傑生

聯袂馳驅久。分襟感一朝。君心桑梓切。田君爲陝人。將回陝轉甘。作振務工作。我意海天遙。余以職務關係。將轉平浦返滬。雲樹情何限。烽煙況未消。前途各珍重。風雨

正瀟瀟。

登程後。知車中十四人。有六人係被人所賣者。陸續在途下車去。行至聞喜縣。見黨部所貼標語及畫報多種。盡係反對陝西軍事行動者。此與永濟情形又不相同矣。下午四時半到臨汾。約行六百里。因汽車油不敷。卽住焉。下車後。軍警盤查頗嚴。余心異之。王君言：「山西警政甚好。凡入其地者。一稍停留。警察必來詢問。鄉間不能容一不知來歷之人。故盜匪甚少。幾可夜不閉戶。」但途次閱某報。見其述晉南盜匪狀況。則又有異。報載某旅客云：「余因辦理某種要務。須歷晉南二十縣。按照預先計畫。須兩箇月方能回。現因各縣搶劫案件不時發生。行路大受危險。故決卽早作歸計。不事勾留。余之足跡雖徧十餘縣。然未遭受危險。亦云幸矣。此種搶劫案件之發生。十九均在汽車路旁。及通行大道。目下各汽車路。因有查路軍警嚴密梭巡。可有不再發生此種案件希望。而各大車路。因軍警巡查。難期嚴密。故仍不時發生。而一般行旅爲預防危險計。每至夕陽西下。均已裹足不前。若與數年前曉住夜行相比較。有不勝今昔之感。故余由甲縣至乙縣。各縣縣長鑒於目下行路之難。特派警

二名藉資保護。余則始終未敢承受。蓋因若有警士同行。更易惹匪注目。某日。余由襄陵赴大寧。余乘架窩子。跟隨騾夫一人。行至中途。前面卽有二人對面而來。勢甚洶洶。每人手中均持大木棒一條。所操似屬河北大名一帶口音。一人向余曰：「你是往那去的。」余云：「是往大寧去的。」又曰：「你那架窩子內有甚麼東西。快拿出來。我要檢查。」余方欲答言。忽見該二人急急向南而竄。余尙莫明其妙。急探首外望。見後面離此約五百餘步。有軍人三名。均荷步槍。押解行李前來。此時該二人早已遠颺無踪。亦云幸矣。凡此不過爲路劫小醜。至於聚夥匪人。據土人所言。運城之鷓子嶺。有匪三百餘人。盤踞該處。有快槍五六十枝。吉縣之金鋼嶺。有匪一百餘人。亦有快槍三四十枝。此項匪人多屬陝籍。該縣衛戍軍隊。每往進剿。匪人卽竄往陝境。故能演成軍隊至。匪人逃。軍隊去。匪人來之現象。目下軍隊正在設法兜剿。俾其不能漏網。此項匪徒搶劫手段。多往各村集期施行。如某村某日係逢集之期。鄉人均紛紛趕集。買賣物品。匪人卽乘機而來。任意大搶而去。但近時每逢集期。均派有軍警彈壓。此風始稍斂跡云。」據上所述情形觀之。王君所言。或猶爲前數年晉省治安之

狀況而今則已小有出入矣。

二十四日。晨起甚早。以汽車延誤。至七時餘始啓行。出城不遠。卽入山。此山俗呼爲韓信嶺。嶺上有韓信墓。墓間有紅色土。土人謂爲韓信之血所染成。殆無稽之談也。

### 過韓信嶺

山勢嶙峋欲接天。漢家名將此長眠。囊沙背水懷奇陣。一飯千金想夙緣。國士深謀空有願。英雄末路劇堪憐。而今荒塚留殘土。猶漬冤紅萬古傳。

此山一上八十里。一下八十里。汽車繞山而行。山中林木葱鬱。蒼翠滿前。風景絕佳。爰賦詩以紀之。

### 臨汾道中卽景

自入臨汾道。晨曦分外明。山從雲外轉。人在畫中行。麈飛迷樹影。車走作雷聲。乘風一長嘯。頓覺此身輕。

### 其二

長途無箇事。畫意細商量。秋盡林猶綠。山深草不黃。祇愁雲路短。不用馬蹏忙。爲問南飛雁。排成字幾行。

山路難行。車機又時起麻煩。故行路較少。至介休界。見山勢綿延。氣象崢嶸。詢之。知爲綿山。乃晉介之推母子焚死處也。對此名山。遙想古人。不覺倍爲神往。過介休境。關於西北軍之標語。又寂然不見。午後。道路平坦。車行加速。不二小時。卽行二百餘里。行至距太原約四十里之處。有一汽車。撞翻一滿載洋油之人力車。車夫壓傷。車輪軸斷。路旁觀者紛集。汽車路爲之頓塞。巡察兵見之。與開車者交涉。旁人爲之調解。令開車者出洋二元。作車夫醫藥費。藉以了事。而開車者尙不肯出。嗚呼。汽車之勢。能爲何如也。已而路通。余等卽怱怱去。未能細觀其究竟。抵太原。已在上燈時候。住正大飯店。房屋尙潔淨。自開封而後。所經旅館。當以此處爲較優矣。

(二十九) 歡迎席上談新政

□ 心傷饑溺苦

□爲話致災由

□四座齊傾耳

□高談建設謀

二十五日晨起命車往振務會。以道路不熟。輾轉多時。後經海子湖（在東城橋頭街南。內有小池）邊。由巡警引導。始行覓得入內。會員多不在。詢問亦未有端倪。乃索然而返。十一時許。民政廳第一科科长陳迺蓉（字鏡軒）來訪。略談山西辦振經過。及此次災害之由。來據其所談。晉災原因。與陝豫微有不同。陝豫之災。大部分種因於兵匪。而晉省則匪患較少。兵災之成分。亦不如陝豫之重大。蓋晉省在民十四以前。當局者一意保境安民。任各省如何戰爭。晉民總無若何影響。迨民十四冬以後。乃有兵事。十五年爲閻馮之戰。十六年爲晉奉之戰。此兩役也。雁北一帶。如大同。懷仁。山陰。陽高。天鎮。左雲。右玉。朔縣。偏關。代縣等地。居民固親罹兵禍。一時房屋被毀。壞。田禾被踐踏。牲畜人口被蹂躪。其苦誠難言喻。在晉南河東各縣。則非戰線所經。表面上看似不至有何痛苦。而糧秣供給。軍用支應。歷久亦大傷。



元氣。迨軍事停止。一面扶傷救死。略舒餘喘。一面整理荒蕪。共圖補救。而連年厲氣所召。重者或成疫癘。輕者亦感痛定思痛之苦。至於民力凋敝。鮮有蓋藏。猶其後焉。伊古以來。兵事與凶年。常有相爲感召之勢。今既連年用兵。凶災隨之。自爲意計中事。易言以明之。卽此次晉災。與連年兵患。亦有相當之因果也。此外則晉省地勢高峻。山巒重疊。夏秋大雨。則山洪暴發。田宅當之。卽爲沖沒。春冬乾燥。則地氣爲阻。易遭亢旱。田禾需雨時。將有無從漑灌之苦。倘無兵事。則以人力興辦水利事業。未始不可補救地理之窮。茲以爲兵所困。乃無餘力。以作防禦旱澇之預備。則又此次天災。所以能爲晉患之唯一原因也。

既而振務會主席梁先覺君來寓。除談振務外。並略述時事。知馮閣合作說。在其時尙僅一方宣傳之空氣。晉省黨部方在極力闢去此說。又馮玉祥現住五臺山一花園內。閣錫山住河邊村。相去約三百里。往五臺山之路中。有一橋。已拆毀。橋前後均住有軍隊。陝事初起時。馮曾向閣說：「宋石等小孩子又在胡鬧。待我出去管教一番。」閣云：「你未出去。他們已是這樣。你要出去。他們更不知要如何。還是不出去的好。」馮妻李德林。前住太原鐵匠巷。

近日曾在女師校演說。黨部聞之。當向師校吳校長下警告。李乃赴五臺山。現在黨部已有議案。驅逐二集團軍人員之在晉省者。月初當局下令清查戶口。其用意亦是爲此云。是晚六時。振務會宴余等於正大飯店。梁先覺主席。列席者有建設教育工商三廳長及三集團軍軍糧處長王繼泰。省黨部常委韓克溫等。是時民政廳長爲商震。未到。微聞商自冀北歸來。頗有厭倦政務之意。絕少見客。卽見亦不如在冀北時之健談云。席間梁王均有演說。略表歡迎之意。並對於晉省各項建設事務。如電燈。自來水。輕便鐵路等。均有談及。太原爲一省都會之地。自來水尙未裝設。於公共用水之清潔。實有甚大之關係。全城電燈亦暗淡無光。蓋電機之馬力不足也。此兩事。建設當局均在設法籌畫。以期逐漸改進。至於添築鐵道。則以晉省產煤甚多。而輸運之方。雖已有汽車不少。究覺容量太小。不敷應用。故近時頗極力籌畫。擬築自泉口至滄州之鐵路。以專爲運煤出晉之用。倘無特別障礙。不久或可成爲事實云。

(三十) 唐叔祠邊有範村

□ 渡過汾河水。

□ 來游唐叔祠。

□ 浮生閒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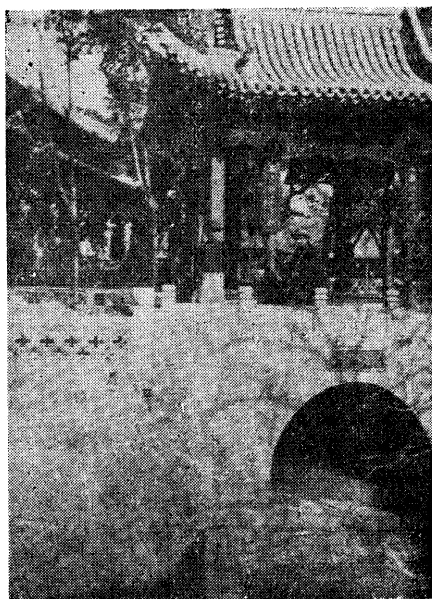
□ 畫裏有新詩。

二十六日。早點畢。梁先覺君以汽車來。邀余與王馬兩君同游晉祠。晉祠爲太原名勝之一。數月前馮玉祥曾居此祠附近之一花園內。十月初始移居五臺山。祠距太原尙五十里。余等乘汽車往。經過汾河橋。及三五小紙廠。行約一小時。亦快事也。晉祠所祀之神。有言係唐叔之母者。有言係晉水之神者。古今人爭議頗多。清儒沈懋皆曾著論辨之。今其文尙刻於祠之右廡中。錄如次：

晉祠聖母廟辨

晉祠之由來久矣。自魏書北齊書以及水經注皆載之。而尤顯於唐初者。則以高祖起義兵。禱之。太宗作銘詞報之之故也。說者謂叔虞始封於唐。旋因晉水。改國號。後人立廟以

樓妝梳一之景八內祠晉原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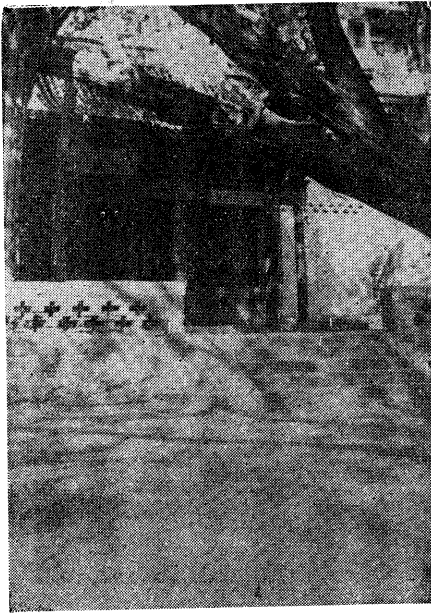


衡之若附庸焉。顧亭林云。今人但知聖母。而不知叔虞。不其然乎。余竊以爲地名晉祠。何名實不符。位置顛倒。若是。心頗疑之。及讀宋宣和五年。譚稹謝兩碑。而始恍然也。其文首云。致祭於顯靈濟聖母汾東王之祠。已合二廟爲一。以聖母領叔虞矣。又云。步長廊之回環兮。考故事於豐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

祀之故名曰晉祠。然則謂之晉者。指晉國。非指晉水。謂之祠者。祀晉侯。非祀晉水神也。咸豐甲寅。余避寇并門。躬詣祠下。見其間稱廟者凡八。而聖母爲最尊。其廟負山東面。殿宇宏敞。制如帝室。詢之士人。僉以爲水神。叔虞祠雖南面。而以地勢及規制。

是聖母乃邑姜。古碑曾載其建廟之由矣。然則循晉祠之名。則地統於君。考晉祠之實。則子統於母。其位置固應爾爾。而疑團始釋耳。或有問余曰。信如君言。唐太宗作銘詞。何以不明言及之乎。余應之曰。辭尚體要。唐高祖起兵時。正守太原。意欲伐暴救民。取法周武。叔虞乃周武之子。爲古先有土之君。故禱之。邑姜雖母后之尊。然婦人不與外政。豈以神事之。而干以軍旅之事乎。高祖之不禱聖母者。事體宜然也。太宗之文。不明言聖母者。文體宜然也。况其文前云。惟疏派天潢。兮枝璇極。謂叔虞也。末云。豈若高唐之廟。空號朝靈。陳倉之祠。虛傳夜影。蓋暗指邑姜也。不然。豈有報享晉侯之文。而泛及婦人爲水神者乎。是可以理斷之。子何疑焉。夫典既舉而莫廢。事必信而有徵。古碑今不復存。宋人曾讀而記之。宋碑亦不甚顯。余又讀而知之。非作辨以紀其實。博雅如亭林。尙目爲晉水之神。况流俗乎。爰據宋碑之文。述古碑之事。以諗來者。俾晉省人士咸知聖母非水神。庶不失古人祠祀之本旨。是則余之微意云爾。時咸豐六年歲次丙辰二月望日。安徽潛郎老人沈巍皆謹記。

古齊周有所右株太晉外景一  
 柏年時植左二爲原祠八之



祠之正殿供聖母位其南有奉聖寺。其左有他廟宇。其右有純陽閣。地勢甚高。旁有讀書臺。三台閣。庇蔭殿等對聯頗多。略錄一二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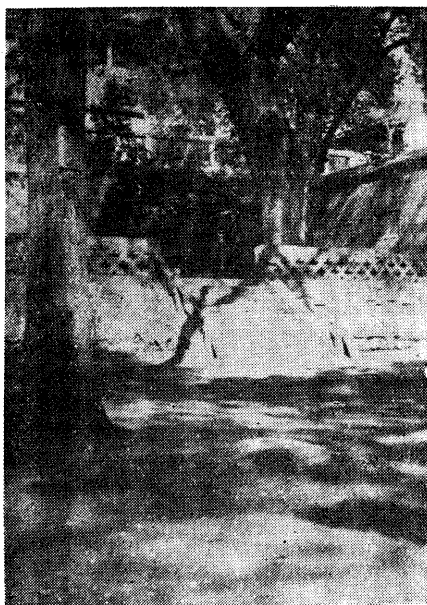
世界闊無邊。到此天然開圖畫。塵世榮華皆夢後。於此間飲。半榻茶煙。一簾花影。  
 山崖留勝概。登來人宛在蓬萊。仙人樓閣在空中。更上去看樓臺千尺。汾晉雙流。

石磴登雲原有路。

洞門迎旭別開天。

殿右旁有周柏唐槐。柏橫臥階側。枝葉猶青。殿前有四大金剛。右有北泉。名善利泉。水已不多。其下有松水亭。亭外有蓮花池。池水已涸。左有南泉。名難老泉。卽爲晉水。山海

西山晉祠內唐代榆樹



祠中題詩甚多。時促不能徧抄。略錄數首。以留紀念。

秀水錢官俊題四首

剔蘚捫碑碣。圭桐溯舊封。衣冠隆古代。風俗問先農。今昔比流水。滄桑一老松。故宮渺何處。花木隱重重。

經所云懸釜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泉水清澈。疑山中礦物含有砒質。泉外爲真超亭。懸一聯頗有趣。錄如次：

風景似江南。千頃田園獨

樂何如同樂好。

源泉溯濠上。萬方膏澤出

山猶是在山清。

訪舊稽唐宋名賢謁此祠。谿山如入畫。風雨似催詩。塔影穿林變。鐘聲出樹遲。微涼生殿角。落葉早秋時。

莫嫌鄉國遠。此地卽西湖。松柏嬉鳴鳥。蓮塘戲浴鳧。野蔬初入市。香稻好輸租。小譙猶名勝。風塵不負吾。

別院逢僧話。蕭然物慮捐。竹爐煨芋火。石鼎煮茶煙。蘿月一簾去。桐雲半榻眠。可能參玉版。坡老學逃禪。

桂林鄭裕孚（字有愚）題一首

殘杯冷炙閒移置。快閣當風病欲蘇。寥落鐘魚三宿靜。栖遲人海兩情孤。高臺下瞰疑無地。朗月東來若可呼。拍徧欄杆笑相識。安禪誰與問浮屠。

此祠入民國後。曾略事修葺。於名勝處。亦頗加點綴。正殿之右側。建有一碑。述此事頗詳。特走筆錄之。以備異日參考。

重修晉祠名勝碑



晉祠爲山右名勝之區。剪葉歸禾。傳美史乘。碧波古柏。幽翠襲人。祠南有奉聖寺。唐鄂國公尉遲敬德所創也。浮圖高聳。遠視數十里。先祖心齋公因戀晉祠山水清幽。於祠南五里之牛家口。薄營田宅。以爲徜徉駐憩之所。清末。余移家居之。丙辰。余典津監。事務鞅掌。遂以致疾。急假歸。休養於祠之三台閣。地爽氣清。頓滌塵慮。旋獲愈。行有日矣。寺僧覺志。持緣冊來請曰。奉聖古刹。迭代失修。屋宇飄零。游者惜焉。久欲募資重葺。而事巨費繁。非方外人所克獨荷。向諗檀越慈悲。敢請玉成。余聞之。義不可辭。遂受冊以行。歷任津晉。共募洋七百餘元。歲己未。復奉調晉。攜款以歸。明年歐陽縣長庸民有古唐模範村之議。遂撥洋百數十元補助之。余就餘資。於關公橋畔。建橋亭一。名曰翠波橋。庸民縣長更題額曰流碧亭。復於蓮池南。闢地數弓。築茅亭一。顏曰美蔭亭。砌石四圍。廣植花木。以爲游憩之所。是役也。雖覺微違學志之請。然皆所以修葺晉祠。保存勝迹。而於初衷。亦未全背。益以歐陽縣長之慘淡經營。古跡名勝。多復舊觀。教育設施。煥然皆備。誠盛舉也。至重葺奉聖寺。惟有俟之異日。世不乏樂善君子。吾知必有聞風興起者焉。山西第一監獄典獄

許伯華撰。

游畢將去。寺僧以晉祠十六景詩圖進閱之。圖甚精細。詩亦朗朗可誦。惟無時間可抄寫。歸途乃依景自占十六絕以記之。

晉祠十六景

其一 望川晴曉（望川亭在懸瓮山上。後崩壞。移朝陽洞階下。）

翼然高聳望川亭。懸瓮山頭曙色青。陵谷一朝驚改變。朝陽階下暮雲停。

其二 仙閣梯雲（閣在祠右山上。內祀呂仙。）

斜掛葫蘆呂洞賓。巍巍高閣寄閒身。一層更上休回顧。山半浮雲已染塵。

其三 石洞茶煙（卽朝陽洞）

客裏偷閒作晉游。朝陽古洞獨尋幽。老僧爲我開三徑。石鼎烹茶話未休。

其四 蓮池映月（池在唐叔祠下。今已乾涸。）

桐葉分封懷往事。蓮花出水想清流。而今花葉都憔悴。明月依然展晚秋。

其五 勝瀛四照（勝瀛樓在祠之中央）

瀛寰勝地苦難尋。獨上層樓感不禁。四顧蒼茫天地窄。照人肝膽是丹心。

其六 古柏齊年（周物也。有東西二株。西一株已橫倒地上。枝葉猶青。又有唐槐

一樹。距柏不遠。）

參天老柏已忘年。暫倚瑤階帶月眠。庭外唐槐翹首望。南柯夢裏敢隨肩。

其七 難老泉聲（泉在梳妝樓下。出分南北流。）

梳妝樓下聽秋聲。滾滾源泉澈底清。不必盈科方激進。雙流到此已分明。

其八 雙橋掛雪（橋在泉源右。水樹左。）

寒泉凜冽出山腰。兩兩分流競渡橋。經過迴廊穿小榭。浪花如雪逼重霄。

（以上爲內八景）

其九 懸甕晴嵐（在北塔口內。峯頭重疊如甕。）

天外飛來渡口峯。建瓴高屋勢千重。晴雲有意遲遲去。道是仙源此處逢。

其十 文峯鼎峙（魁閣寶塔與文昌閣鼎足而三）

文章得失寸心知。下筆神來信有之。點綴名山成勝景。傳將佳話到今時。

其十一 寶塔披霞（塔內有舍利。隋開皇所建。唐清重修）

塔勢凌霄放寶光。瞻言舍利溯開皇。幾經劫難猶留此。一任殘霞送夕陽。

其十二 谷口雙隄（南隄護馬坊峪水。北隄護明仙峪水）

出山泉似在山清。南北分流水自平。轉眼春迴隄柳綠。兩班鶯燕一齊鳴。

其十三 山城煙堞（卽晉祠堡城）

孤城寂寂傍山隈。滿徑寒雲掃不開。祇有朦朧煙裏月。夜深偷過女牆來。

其十四 四水清疇（水分四渠入汾。灌田數十里）

源頭水活潤桑麻。極目平原綠意賒。雲碓自春花自發。人生最樂是田家。

其十五 古寺荷風（祠南有奉聖寺。唐鄂國公尉遲敬德所建。四圍皆種荷花）

鐘聲隱隱發祠旁。一縷微風十里香。道是難忘唐鄂國。故從名寺製荷裳。

其十六 桃園春雨（園在南沙隄外。田畔多桃花。故名。）

南沙隄外有仙源。桃李成蹊。總不言。一夜春來風又雨。紅愁綠慘更銷魂。

（以上爲外八景。）

（三十一）一夕胡笳催出塞

□待得南歸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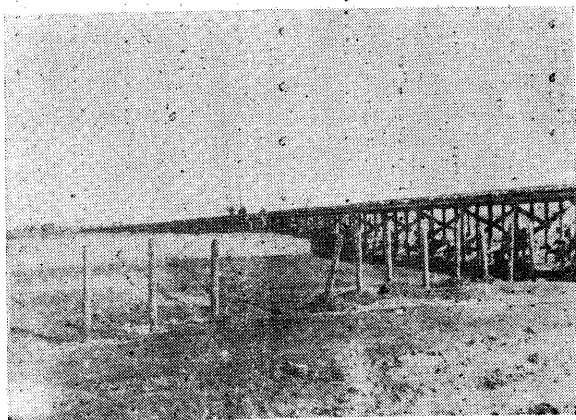
□哀鴻賦幾章。

□驅車臨古戍。

□淒絕旅人腸。

二十七日。晨起。草成陝災通信一篇。午間赴商務印書館。胥心一君午餐之約。在座有李尚仁（工商廳長）王繼泰（軍糧處處長）和體道（商務職員）諸人。李有胃病。談話極少。和處半主地位。亦不多言。惟王君健談。自述其在商聯會辦事之經歷。與其在今當局前之謀猷贊助。頗有滔滔不絕之概。王君蓋以南人而經商晉省者。席爲魚翅頭。菜甚考究。鴨

太原西門外汾河橋



災之縣計共八十有六。災民共六百零一萬七千八百九十七人。極貧者一百七十五萬五

尤肥大。異於尋常。鴨爲晉省特產。價又極廉。重九斤者。僅售洋一元。胥君亦蘇人。曾在中公商科畢業。最近始由商務總店派來晉省。人極精明。並於商餘兼營採訪事務。故與余等有今日之集會。餐後返寓。振務會坐辦王君來談。初振會聞余等將到晉。卽派王君攜振務表冊等赴風陵渡相迎。不料在途相左。余等已抵省。王君尙在途探詢。而會中情形。又以王君爲詳知。故余等近二日之稽留。雖曰遊玩名勝。實亦專候王君也。今王君來。乃請其詳談晉災狀況。據其所言。晉省災荒。去歲較重。今年已略減。去歲被

千七百九十一人。次貧者一百三十六萬七千七百七十八人。逃往他方者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九人。被人販賣者二千四百六十九人。因災死亡者一千一百七十一人。災之種類。爲兵旱水風雹霜蟲七項。被水災者。計有陽曲、太原等十七縣。被旱災者。計有河曲、保德等五十八縣。被雹災者。計榆次、太谷等四十二縣。被兵災者。計有大同、昔陽等十九縣。被霜災者。計有五臺、代、太谷三縣。被風災者。計有翼城、洪洞二縣。被蟲災者。僅陽曲一縣。被災最重者。在晉北爲天鎮、山陰、平魯、大同、偏關、左雲、右玉等縣。災之成分。主要者爲兵。在晉南爲永濟、臨晉、虞鄉、猗氏、萬泉、解、平陸等縣。災之成分。主要者爲水旱。其被災人數與平時人口比較。大致均在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十數年保境而治之晉民。驟然當此重災。其苦可知矣。今年則災區已減爲七十一縣。災之種類。除兵事影響。非一時即能恢復原狀外。所被天災。則爲水旱雹霜四種。霜災僅平魯一縣。被水災者二十九縣。中有太原、平遙、孝義、崞、四縣。去年曾已遭過水災。被旱災者四十二縣。其中祁、繁峙、絳、稷、山、襄陵、介休、平遙、汾陽、天鎮、陽高、河津、新絳、芮城、渾源、平陸、夏、汾、西、靈、石、垣、曲、猗、氏、萬、泉、臨、晉、永、濟、鄉、寧、吉、翼、城、曲、沃、洪、洞等二十

十九縣亦爲重經旱災者。被雹災者共十八縣。而爲二次重經者。則有五臺、陽曲、徐溝、清源、稷城、壺關、沁源、昔陽、孟絳、源、廣靈、右玉等十二縣。在此兩年中。總計因災死亡者約二三千人。逃荒外出者約三萬餘人。販賣人口者約一萬餘人。全省收成。平均約四五成。就表面上言。社會現狀。尙可勉強維持。惟連年遇災之若干縣。則不免有捉襟見肘之苦。所幸者。宿麥已多下種。大部分人心已漸安定。祇須此後雨暘時若。不再有戰事發生。晉省災荒卽不難漸有轉機也。

與王君接談後。遂決定明日動身。先赴大同。整理行裝畢。到晉新書局購村政書二種。此爲晉省辦理自治之經過。久欲一讀。今果得之。甚快。夜間補日記。至三句鐘始就寢。

二十八日。晨七時半。乘汽車赴大同。出門見小學生女學生皆挾書包入校。工人亦紛紛入廠。聞并垣共有學生五萬人。工廠僅有兵工造幣等廠。較大之實業工廠。則多在榆次。行四十里。過陽曲。又行一百里。過黃土寨、石嶺、忻州等地。又行一百六十里。過原平、崞縣、代縣等地。在代縣午餐。上午所行各地。石嶺關較爲險要。平原之左有雲中山。其右有五臺山。五臺



距閻錫山故里不遠。設有軍部。築有汽車道。蓋甚重視之也。午後由代縣啓行。經過太和嶺。雁門關。山陰縣。桑乾河。以達大同。計程三百里。到時約五分鐘。太和嶺爲陰山之最高峯。山高路窄。積雪經年不化。汽車道環山而行。一上一下六十里。余等經過時。適前二日已降雪二寸許。林間嶺上。餘雪猶多。一時山風料峭。寒威逼人。以視晉南山行狀況。氣候相去。殆不止一季矣。

晉北山行卽景

石徑崎嶇日影斜。寒風陣陣逼征車。行人不辨林中雪。道是山梅已着花。

其二

四圍山色催人睡。一縷寒光撲面來。莫向蒼煙叢裏望。已無詩句好安排。

雁門關在恆山與掛柱山相連接處。位於太和嶺南六里許之夾道中。古時雁出其門。故名。此處地形險隘。山勢雄偉。誠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攝衣而上。徘徊四顧。覺唐司空圖所云：「躡高嶺絕頂四望。則繁峙五臺聳其東。寧武諸山帶其西。正陽石鼓挺其南。朔

州馬邑臨邊之地在其北。長坡峻坂。茫然無際。又見危旌高旗。飄飄雉堞之上。寒林古塞。依斜陽之下。頗動黃沙紫塞之思。其言良不我誣矣。此關在晉省四十餘關中。當首屈一指。漢唐以來。守邊名將。咸利賴之。卽最近民十五馮閣之戰。民十六晉奉之戰。晉軍之所以卒退強敵者。雖曰人事。亦地險使然也。關外戰壕遺迹。今猶存在。其附近之山陰縣。被兵災最重。民間元氣。於最近數年中。尙難回復。關口有楊六郎廟。關上舊有司空圖題詩三首。以時促。未能尋得一讀。心甚憾之。出關後。黃沙白草。滿目蒼涼。車行半日。迄少人煙。詠古人「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之句。不禁感慨繫之。近關處有沙堆纍纍。排列儼如陣式。相傳爲楊六郎所築之假糧臺。用以恐胡人者。其地又名金沙灘。宋時楊家將曾在此與胡人大戰云。

### 雁門關懷古

#### 其一 漢李廣

武帝開邊懷遠略。龍城飛將鎮陰山。身經苦戰心仍壯。命不封侯髮已斑。馬邑難尋胡虜

迹。雁門猶是漢時關。中原弓矢今何用。可有將軍去復還。

其二 宋楊繼業父子

步出雄關認劫灰。金沙灘外且徘徊。寰中圖已添新版。塞外糧猶說舊臺。自古行軍須策略。於今衛國仗英才。六郎祠宇巍巍在。莫令胡兒牧馬來。

(三十二) 千年古窟贖頹垣

□雁北災猶重。

□城南且試車。

□雲岡空有石。

□我佛近何如。

二十九日 早點後大同辦振員侯秉孝君來談。侯爲山西河津縣人。字順卿。係大同承政員。兼全縣村政督察員。略述大同災况。民十五馮閣戰爭。民十六晉奉戰爭。大同均在火線中。曾被圍三月。城門樓被擊毀。現在尙未修復。去年夏忽遭冰凍。禾稼被毀。今夏又遇雹災。雹

大約如鷄卵。房屋行人多有受傷者。因此收成又不好。徒以大同爲商埠性質之地。習尙奢華。市上表面尙看不出荒象。一至鄉間。則勢難掩飾矣。月前鄉民曾有磨紅糧。麩皮和紅土與馬糞以爲食者。蓋紅土性耐饑。而不易大便。馬糞性熱。故參入以求易於消化。全縣共五百八十三村。有中等學校二。國民小學四百九十五。所用強迫教育制。現值荒年。人民無力供給教育費。則用聯合教學法。或合數村共辦一學。實則災荒不減衣食。且難教育。自無從講起。大同一帶。本多盜匪。今世亂年荒。情形尤爲猖獗。一星期前。大同村鎮視察委員柴丹西。赴天鎮縣查災。竟爲災民包圍。將其行李衣物。搶劫一空。蓋其地災情較大同尤重也。與大同鄰近之地。如綏遠。包頭等。災情尤重。其地人民向種鴉片。糧食全賴他埠供給。值此荒年。來源頓絕。於是度日遂益爲難。常有因饑餓所迫。忍痛自送其家婦女來大同求賣者。迨抵大同。始知大同亦鬧饑荒。竟致無法可賣。不免進退兩難。或且因以同歸於餓死。亦云慘矣。

### 哀大同

大同亦重鎮。拓拔曾建都。西接張綏道。北通燕冀車。雁北而來此。於以集商賈。習俗漸淳。奢淫靡傳自古。一朝驚烽火。哭聲動萬戶。三月城不開。槍礮如雷雨。城中幸苟免。城外多摧殘。房地既不保。糧款且派攤。左雲與右玉。一片土無乾。萬死幸一生。有口難訴冤。那期雹與旱。侵陵更相連。兇年繼大兵。古語早有然。非關時與命。無乃人罪愆。大道何時行。芻狗殊可憐。驅車載言邁。悠悠者蒼天。

午後。至南門外看皮貨。價較往年貴四分之一。其所以貴。以糧食貴。工價亦隨之而貴。而所以不甚貴者。則以歲饑民貧。無人有錢再買皮衣也。所看有紫羔皮一件。毛甚好。約五十元可買。又白羊皮一件。毛亦甚厚。須二十七元方賣。就大同市面論。誠爲稍貴。然以視平津滬。猶覺較爲合宜。但余所攜旅費少。未能購。徒呼負負而已。歸途見城門與市街多貼有反對陝軍標語。此爲自太原出發後第一次所見者。抵寓。知大同縣長綦衍君曾來訪。以無他事。遂未往答拜。夜間商定由王君一人先往天鎮。從事訪問。余與馬君將此間事料理完畢。緩一日北上。卽會王君於天鎮車站。將就寢。聞館舍中人云。王昭君墓在大同西六十里。

其墳上草終年常青。余甚欲撥暇一往觀看。但其地汽車不通。驟車須二日方可往返。殊爲事勢所不能容許。無已姑賦詩一章以弔之。

### 昭君墓

漢家無力服匈奴。絕代佳人遠嫁胡。琴曲千秋傳恨事。關山萬里負雄圖。塚餘青草情常在。囊有黃金骨已枯。塞外風雲方日急。和戎休再誤今吾。

三十日晨五時送王君啓行後。又假寐一小時。侯君來寓。約余與馬君游雲岡堡石佛寺。隨來轎車三輛。馬弁二名。早餐後八時許出發。經南關行十里而弱。路皆平坦。惟沙多。車行甚費力。再前則亂石當路。溪流交互。坐車稍不當心。即將碰頭。是日野風怒號。飛沙走石。雖身着大衣。猶覺寒不可支。行至十五里。河路旁有水閘。當係蓄水以作救濟旱澇之用者。又行數里。山崖旁刻一雙勾之大佛字。又行七八里。亂石更多。路更難行。風亦更大。至石佛寺時。余足已凍僵。幾不能步履。歷一刻鐘。始漸回復。至僧房小坐。主持僧進城未回。由當地鄉警及香伙等引導。依次觀覽。佛像皆就崖石雕刻。中部有大門。門內建樓四層。中有金身坐像。

如來一尊。高八丈。寬七丈。足長一丈四尺。四面皆刻佛像。樓中甚黑暗。引導者以火燭之。方約略可辨。聞初建時。洞上有洞。皆可透光。並不如今之黑暗。後經加築樓房。將洞遮住。乃成今日之現狀云。東西兩旁。皆依崖石刻佛像。西旁爲佛賴洞。並書有「西來第一山」五大字之額。所塑爲彌勒佛。與之相連者爲五花洞。第五洞大佛高約五丈。再西有大佛數尊。高亦七丈許。但雨淋日曬。已大半頹毀。且當地窮苦人家。竟聚族而居於佛洞之中。積薪厝於佛頂。家禽飛鳴於佛座。皆余等所曾目覩。如此而無人禁阻。難乎其爲保存古蹟矣。東崖佛像。以時間匆促。未及細看。聞東崖洞內有塔。塔內有泉水。以手拍擊。則聲響如鼓。故有石鼓寒泉之稱。但未經親見。不敢必其說之果否確實也。又石佛之爲風雨所蝕毀者固多。而被人竊去者亦不少。其最近竊去者鑿痕猶新。同往之侯君見之。對於村長。頗加詰責。然地面太寬。佛像太多。又散在各崖。漫無防範。公家不爲籌畫充分之保管經費。而徒以空言責之一二鄉民。其何能濟。涉想及此。意有所觸。因口占三絕。

## 游雲岡石佛寺感賦

危樓一角強支持。洞裏神仙知不知。漫道如來都是佛。頂天立地乃男兒。

## 其二

五花洞已不周全。空說西來第一山。彌勒當年成佛地。而今滿目盡茅菅。

## 其三

風雨漂搖百感生。西崖已盡又東行。塔中洗耳重相問。可有寒泉石鼓聲。

此寺建於北魏太和七年。發起者爲當時善男信女五十餘人。工程殊爲浩大。藝術亦雄宏精細兼有之。清初重加修理。反多失其神態。古今人藝術之相去。竟如此其遠。亦可異矣。近人陳援庵有記大同石窟寺文。所記卽雲岡堡之石佛寺。惟據魏書將「佛」改爲「窟」耳。文中所述與余等今日所見。幾盡相同。而描寫較爲盡致。茲摘錄一段。以資參證。

「……寺修於清順治八年。總督修養量。建築不得法。故光線不足。像有剝琢。傅以土壘。盡失原形。金碧輝煌。徒取炫目。泯絕古意。其實寺東西諸窟。有窟無寺。櫛比數里。皆爲石窟。後人修其一寺。名曰石佛。陋也。其未經修飾諸窟。雖甚剝落。然遠望縹緲。容態轉真。



窟各別異。形無複製。至於裸體神女。振鬪凌空。寶相莊嚴。拈花微笑。則極畫像之奇觀。盡人工之能事矣。惜乎古洞荒涼。荆榛滿目。村民占居十之七八。衽席炊爨。悉在佛前。斷瓦頽垣。橫阻當路。或土埋佛身。已過半膝。或儉鑿全體。新留斧痕。過此不圖。日即湮沒。是則有司之責也……」

細觀上文。可知此寺之荒廢。爲時已久。而所謂有司之不盡責。已不自今日始矣。雖然。我國有此數千年前精美之雕刻與塑像。理應善爲保存。方不辜負。近聞晉省政府。已令大同縣長。設法保存。動用款項。可作正式報銷。不知將來保管辦法。又復何如。寺內有紀事碑一小方。砌在數丈高之崖壁上。無由細讀。侯君後以印出之碑文一紙及佛像二三頁見贈。然亦僅寥寥數語。且字跡模糊。不能詳辨其句讀。近人厲時中。於寺之西偏。立有一碑。並於碑後附一詩。乃民國九年所建者。詩如下：

至聖二千年以來。六經垂訓石金開。宏陶漢滿藏蒙族。神化天耶釋道回。（大同子溫

厲時中）

又陳君文中頗以不見游客題名爲恨。余於觀覽之際甚注意陳君等之題名。然始終未經見及。惟見精美之畫像上。常有不成文理之詞句。任意亂塗。或於偉大之塑像上。寫某校小學生某來此。某連兵士某來此字樣。字跡復東倒西歪。作孩兒體。此種題法。且有見於七丈高之佛頭上者。余甚訝其手腕之高妙。侯君曰：「此人必是詩人。」余更異之。侯君笑曰：「前人已有妙詩一首。代我說明。」因誦曰：

從來未見詩人面。早知詩人丈二長。不是詩人長丈二。焉能放屁在高牆。  
一時聞者。咸大笑不止。不知陳君見此。又作如何感想也。

(三十三) 雄關自古難飛越

□ 竟夜冒寒行。

□ 晨來氣轉清。

□ 居庸關入後。

□ 細辨護邊城。

三十一日。由大同乘綏平車赴北平。先是於三十日夜十時半。由隆德棧起程。余與馬君及送行之侯君。分乘人力車赴車站。行李另由騾車載運。其時城門已閉。由侯君接洽。乃開出城後。行約二里許。四圍漆黑。野風侵入。寒凍之餘。感念紛起。到車站心稍定。願行李久不至。而開車之鐘點已將到。心殊惶急。幸車開略遲十分鐘。行李勉強趕上。亦云險矣。上車後。見二等座與三等無大殊異。僅多一置茶具之鐵几而已。初到車時。尚無苦坐定。漸冷。車行一小時後。寒意加重。竟至坐臥難安。約午夜後二時半。過天鎮縣。王君安之上車。復相聚。因共談天鎮災况。天鎮街道極狹陋。棧房尙點豆油燈。一切情形。與二十年前內地相彷彿。秦晉奉晉兩次戰爭。天鎮人民。均被兵士蹂躪不堪。今年又遭旱荒。益覺生活爲難。其地出產。惟山藥蛋一項。以氣候與土地性質。均不宜於麥。故向不種麥。因上述關係。農產遂多失望。一般社會無計謀生。乃競相販賣人口。此處人價較貴。大約須一百五十元。方可買得一人。自本年五月起。至十月止。共賣去一千七百人以上。共得代價二十餘萬元。數月來維持一般社會之生活。全賴此款爲大宗之挹注。亦救荒政策之別開生面者矣。全縣學校。已停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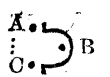
之二以上。其地本爲馬賊出沒之區。年荒則盜匪更多。但亦非大幫股匪。蓋皆饑民之迫而爲此者。餓死者甚多。逃亡於河北省與東三省者亦不少。談後各枯坐假寐。然爲寒氣侵逼。輒不能交睫。一大苦也。天明後。憑窗眺望。山光日色。頗覺可愛。至日中。乃漸有暖意。午後二時半。經過山洞數次。至居庸關口。車停下。車觀覽。關在八達嶺上。左有青龍橋。前有楊五郎像。後有楊六郎像。其關城則爲明將徐復累石所修。書有北門鎖鑰四字。又山之高下不齊處。明人曾修有護邊牆數十處。此中蓋有極險狹之山徑。元札八兒曾以輕騎導太祖兵。由此攻走金人。明清之太平無事時。狡黠之商人。由此漏稅者亦不少。青龍橋畔鑄有詹天佑之鐵像。蓋用以紀念其修築此路之功也。此關東連盧龍碣石。西接太行恆山。爲天下九塞之一。明蔣一葵。清龔自珍。均有文詳記其形勢。茲各擇錄一段。以補余記錄之不足。

(一) 蔣文：……按圖經太行山。南起山西澤州。迤邐北出數百里。山脈不斷。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陁。兩山夾峙。一水旁流。其溢如線。居庸關是最北之第八陁也……」

(二) 龔文「……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輳相赴以至相蹙。居庸置其間。如因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寺。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水齧吾馬蹶。涉之琤然鳴。弄之則忽湧忽湫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

上錄兩文所述形勢。非一途徑。(一)係由晉境入居庸關。(二)係由南口上居庸關。合而觀之。正可得其全部。但余今日所歷。與彼二人所言。亦微有出入。蓋彼二人皆就人馬行道而言。余則所乘爲火車也。馬君爲余言曰：「此關形勢險要。風景亦佳。春秋佳日。旅平歐

人前往游玩者甚多。一語未畢。忽聞笑語雜沓聲。由外而來。視之。則上車者爲歐籍男女七八人。似係三對青年夫婦。一老婦。則其姑或姊妹行也。三西婦亦尙修飾。不時對鏡添脂益粉。以取媚於所愛。一老婦則談吐風生。滔滔不絕。初上車時。二等中無空座。西婦等強向人旁擠坐。坐客以其爲西婦。多讓之。查票者至。三西男子又向之索座。乃由華客中請出三人。移坐他處。以位置西人。先是有華人一立於二等座之旁。查票者至。卽怒目而視。立斥之出。今乃對於西人如此恭順。兩兩相較。不禁使人發生無窮感嘆。已而車開。所行方向。似與來時有異。余甚怪之。詢於同坐者。乃知此處所修鐵路。其路線略似三角形。大致如下圖。

  
車行之目的地本在C點。但由A點前往。山多險峻。不能直達。故迂道於B點。再由A...C...B點以轉達所欲到之C點。此種建築計畫。蓋出於詹天佑。他路尙不多見也。

### 過居庸關

居庸關勢險。山色亦清幽。路線成三角。城垣繞四周。楊家遺像在。詹子大名留。異客逢佳日。常來作勝游。

其二

塞外不勝寒。忽忽此入關。回頭看積雪。到眼盡叢山。秋老猶餘色。風來若解顏。登臨一遙望。應羨白雲閒。

車行約一小時而強。至南口。其地前曾經過大戰。所留瘡痍痕迹。現已日漸消滅。自此而往。人煙加密。林木猶青。氣候亦回復秋時狀況。回想昨日。恍如隔年。五時許。抵北平之西直門。住捨飯寺巷口花園飯店。其地距二妹住處甚近。當晚即前往略談。陳光世兄亦來店相晤。當與王君安之討論所學。頗多辯論。因二人所持見解不盡相同也。

(三十四) 倦客無端入廢京

□ 冀北又停驂。

□ 河災細細談。

□ 湖山難久戀。

□ 故雨話纏綿。

十一月一日。晨起。七時半即往孔德學校訪錢玄同。至則門者以出外上課對。詢其住處。言在馬神廟夾道。如其言而往。又不遇。其家人爲致電話相詢。結果約余午後五時在店相候。玄同將自來談。返店王馬二君均外出。俟其歸。乃偕往覓河北振務會。不得要領。悵悵而回。午餐後。振會視察組主任趙仰蘇及民廳庶務科主任某君。來談河北水災狀況。及其致災原因。此次受災較重者。爲楊村滄縣等地。現在水尙未盡退。水大時數百千家。一時流離顛沛。厥狀殊慘。其原因則以治河經費。有一部分撥自辛丑條約賠款。故爲洋員所保管。迨國家政權轉移。此款遂無着落。因之河道無款修濬。浸假而致淤塞成災。又一部份經費。係由海關每年撥助十萬元。而海關大權則操之洋員之手。歷來爲中國官吏者。須得洋員歡心。方能領款順利。否則百般留難。甚至一文不發。入民國後。此制廢除。而洋員所保管之款。亦遂無從根究。此治河經費之所以無着。而河患之所以無從避免也。至於河北全省災况。王君安之曾有精詳之調查。茲摘錄其一段。以作吾日記之補充。「……河北全省。去歲被災區域有九十二縣。超過全省面積三分之二。重災區域。爲清苑大名等五十餘縣。超過全省



面積三分之一。災民總數約五六百萬。超過全省人口總數五分之一。此數百萬災民。均有職業。勤於操作。突遭巨災。頓失所恃。棲身無所者有之。餓死道途者有之。轉徙流離鬻賣子女者數百萬。安居樂業之人民。一旦盡變爲流民乞丐。欲維其舊日之職業。既有所不能。欲爲小本營生。力更有所不給。惟苟延殘喘。以待今歲之豐稔。豈知今歲之災。又相連而至。全省之中。惟東明等數縣得雨數寸。餘均至六月初旬後始獲雨。秋禾甫長數寸。而發生蝗蝻者至九十餘縣。七月中旬。又繼以各河潰決。山洪暴發。漂沒房屋。田禾牲畜什物者。又五十餘縣。各地雖未有被災人數之確實調查。以意度之。其數當在去歲之上。統兩歲計之。其未罹重災者。不過寥寥十數縣而已。災區如是之大。災民如是之多。災情之悽慘。固非所謂「轉徙流亡。饑寒載道」等語。所能得其彷彿也。惟賴交通便利。救濟得力。因是流離雖多。死亡尙少。此則猶勝於陝甘察綏一籌也……

午後三時。偕王馬二君。同游北海。入門。見正中立一牌坊。上書「公理戰勝」四字。方欲有所詢問。馬君已察覺。卽見告曰：「此牌坊初本在東四牌樓王府井大街。乃庚子之役。聯軍

入京。立此以紀念德人克寧德者。蓋亦國恥留痕之一端也。迨入民國。北伐成功。乃移建於此。而易以今字。當未移置時。于右任曾有文道及此事。中有「徘徊於正陽門之車。慘淡於克寧德之牌坊」等句。可見國人之痛心疾首於此牌坊。已非一日矣。又前行。見二銅像。一爲施以雲像。一爲王金銘像。施係辛亥革命灤州起義之總司令。王則同時之大都督也。像旁有銅牌。詳記灤州起義緣委。瞻仰之餘。爲之肅然起敬。衆議登白塔山。乃攝衣鼓勇而上。至天王殿。見所供奉之天王。面目獍惡。手眼甚多。不知是何取義。或云：「天王像乃清順治帝所塑。卽隱寓其自己之生像。」恐亦好事者附會之詞也。下山。足力已疲。爰就漪瀾堂小憩。略進茶點。此堂本爲北海勝景之最著名處。然亦氣象蕭森。什物零落。桌椅堆置。積塵寸許。此雖係時屆秋末冬初。蕩舟不甚相宜。故致游客漸少。然時移勢易。地隨人轉。要亦其衰頹之一原因也。方欲再事盤桓。而時鍼已將指五句。恐玄同到店。無人接待。乃略覽倚晴樓。遠帆閣。分涼閣。道寧齋等處。愬愬而歸。至則玄同已在店相候。一刻鐘矣。彼此不相見。約十有六年。而情態依然如舊。惟面貌與身體均加肥碩。倘在途相值。非細察。或將當面錯過。談

五分鐘。即相攜到一川菜館小吃。彼此略道十餘年狀況後。余即詢其有南下意否。及年來著述有出版品否。渠云：「一言難盡。第一。居住問題。我覺北勝於南。雖風來時。略有塵埃。然若不隨人奔走。一意安心讀書。正自能得靜中佳趣。在近十年來。經過幾次政潮。礮火相見之事。亦不止演過一次。但是礮火儘管礮火。我讀書依舊讀書。到如今我亦未受若何損。失至於鄉土之思。則我本隨遇而安。並不以此繫懷。第二。著述問題。我近年以來。固自有我之研究。但不願輕於發表。與十年前搖筆爲文。動輒與人爭辯之我。迥不相同。頗有一般人說我改變宗旨者。其實我從前不過好作文。所主張之理論。亦非有如何驚人之處。我現在雖不大說話。然事理之觀察。較前爲精細。我自問我之主張。是始終如一者。從前之我。固非激烈。現在之我。亦非頑固。我自我有我之本來面目。不問他人如何議論也。再就家庭說。我之夫人。固是舊式女子。但我對待夫人及子女。決不是仍用舊式。大家有話即說。有事即公同商議。決不取如何形式之限制。及如何禮文之粉飾。我覺得中國人之最大弊端。即是能說不能行。所以我想在行之方面。着實下功夫。不願多說空話。自造罪孽。」玄同此番談話。固多

見道語。然亦有爲而言。或者傷心人別有懷抱也。余曰：「子之志已備知之矣。子之所事。除校課外。尙有他務否？」玄同曰：「在圖書館內編書。中國書籍雖多。而完美之字典尙未有。故余與館中同事先着手編此書。已準備一年。尙未起編。明日有暇。不妨來館一看。」於時酒逢知己。話正投機。不謂時不我與。更漏催人。祇得暫時將話擱起。相與草草進餐。互道珍重而別。

(三十五) 杯酒連宵稽旅夢

□快作羣仙會

□歡然遇故知

□有緣談國學

□半日讀宮詞

二日。早點後。赴二妹處略話家常。午間馬君半癡約余與王君游中央公園。並設宴於來今雨軒。作陪者有秦墨晒、管翼賢、沈頌芳等。皆北平報界知名之士也。馬君此舉。一以慰勞余

等數十日在途之勞頓，一以北平爲馬君新聞事業發展之地，故借此聊盡東道之意。園中林木猶青，石上泉流，清越可聽。迴廊轉閣，越石攀崖，氣象宏敞，建築雄偉，以視上海之所謂公園，僅僅一片草地，三五茅亭者，相去豈可以道里計？是日所觀，以龍眼魚之陳列，印余腦際最深。魚之種類繁多，顏色不一。有以眼大勝者，有以尾大勝者，有以顏色特異勝者，而最奇者，則爲球魚之一種。魚額上有一球，襯以突出之雙眼，與形若舞袖之長尾，蕩漾水中，別具一種姿態。此魚卽在北平，亦不多覩。同游之馬君，卽有金魚癖者，所畜魚種類甚多。庭前魚缸，每日晨起，必親自視察換水，然後料理他事。然亦未見過球魚。然則此類魚之名貴可知矣。是時正值中午，秋陽猶烈，除宴客者外，游人尙少。據園中人云：「在夕陽西下，或三五月明之際，游人最<sub>多</sub>，或知心好友，聯袂而來，或雙雙情侶，挽臂而前，而山腰林際，尤多各校男女學生之踪跡。惜余塵忙，未能一作夜游，以躬與其盛。游未及半，主人已速客入座。一時所談，多爲陝豫災况。余則頗馳思於筵席之外。因玄同昨曾約余參觀圖書館也。未幾果有電話來。余以馬君情誼難卻，欲邀玄同來共飯。然後往觀，而玄同固不可。余遂出園，偕玄同

步行而往。蓋圖書館距公園甚近也。

### 游中央公園

極目公園景物幽。無邊畫意此中求。三生有約來今雨。一老欣逢話舊游。入耳清泉聲似玉。參天古柏氣橫秋。權將花鳥閒評論。莫漫題詩在上頭。

相將到館。玄同言：「館中圖書難徧覽。姑就余所編一部份略觀何如。」余隨之行。至其編書處。共分兩間。一爲玄同與另二人辦事處。一爲剪貼各字典處。四壁排列書櫥。分門別類。各立專冊。啓視皆所已貼之字。此爲第一步工作。所剪之字典。不限於中籍。東西及世界語均有。其貼法係將各字典同一之字。同貼一處。現在尙未剪齊。故編法尙未議定。觀時。玄同笑向其同事黎君錦熙云：「我們方在剪。步陶早已大功告成。並且供給我們現在之應用。」余方錯愕。不知所指。玄同曰：「中華大字典。非君所曾編乎。」余乃啞然而笑曰：「君誤矣。此字典之好否爲另一問題。余僅於最短時期中。略任其中工作之一小部份。謂之工具。庶乎近是。目爲編輯。則殊汗顏。」黎君曰：「大家談談笑笑。何必如此認真。」余至此。意忽

有所觸。蓋黎君固國學專家也。於國文法曾有十餘年之研究。著有國語文法一書行世。余近年來亦甚有忘於中國文法。誠就此問題。一與商榷。一大快事也。因此意微示於玄。同玄曰：「甚善。」乃相與促膝而談。余曰：「我國文法書。近年著者已不少。但均未畫分時代。儘可同一方法中。所舉之例。一句漢唐。一句明清。余意頗欲於時代加以研究。在未着手之初。先宜討論。中國自有文字以來。以至於今。共有若干時期。可以分畫。此爲余所請求黎君子我以助力者。第一事也。時期既分出。在每一時期中。共有若干著作家。此若干著作家之文字。共有若干書籍。可以爲之代表。此余所請求黎君子我以助力者。第二事也。以上二事。能有相當之解決。則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或以一人之力。儘畢生之精力以爲之。或由多人分擔。以期早觀厥成。均爲事之所可能。且研究一書之文法成功。即可有一部書之文法出版。一時期之文法研究有得。即可有某一時期之文法出版。全部各時期之文法均已得手。則細察各時期間遞變之痕迹。而加以精密之推求。斯爲最後之大成功。」黎君曰：「子言多與余意默契。惟余更欲擴而充之。將語文合併研究。所得當更有加。余已有四千

年來國語變遷趨勢表刊印。暇當取一份奉贈。一方欲續談。玄同攙言曰：「且漫談。外間有人訪步陶。」余急出視。則王馬二君來促余同往振務會談話也。此爲公同任務。不能不去。祇好略向黎君道歉。恩恩別去。至振會。振務人員均到齊。惟民廳長尙未到。已而出談。與昨日在店中所談者。無大出入。晚間復設盛筵相款待。民教建各廳長。及資格甚老之祕書科長均列席。席間微聞各廳長將赴政務會議。似有重大問題須待取決者然。

三日。北平爲明清故都。可游之處甚多。馬君曾挽余等多住數日。光世兄與二妹亦頗以爲言。但公務已了。多延時日。甚非所宜。故決計買後日通車票南下。（通車票須星期二六方有售也。）余以八姑母僑寓津門。擬先一日起程。然後在津相會。計議已定。遂着手摒擋一切。馬君曰：「今日星期。故宮開放。不可錯過此大好機會。」略進食物。卽命車而往。至則門尙未開。購票候多時。方得入。清宮本有中東西三路。余等所游爲中路。由順貞門入口。經延和門東行。至瀛藻堂。折而南行。經萬春亭絳雪軒。又折而西行。至第一陳列室。出室又轉而東。經基化門。循之南行。則第三陳列室。第四陳列室。第五陳列室。依次而列。此數陳列室中。



多字畫、刺繡、雕刻、及古鼎、錢、玩具等。而明清人之題詩亦多夾雜其中。余觀覽所及。有治於懷。輒鈔錄之。原文如下：

鄧尉香雪圖題詩（張宗蒼畫）

幾點青螺雪海裏。未逢此境謂虛擬。梅花宜瘦亦宜肥。今日於梅歎觀止。香氣濛濛。香色融融。吟香忘雪難爲工。頃在寒山千尺雪。謂香在梅色在水。其聲疑在虛無中。乃今悟其言非是。色香聲各有天爲功。老幹一枝臨窗寫。只恐毫端乏爐冶。

吳歷題梅花嶺圖詩

山迎山送程程畫。花白。花紅。在在春。物色也須人管領。老夫端底是閒身。

王翬仿王蒙夏山讀書圖（西湖林炎題）

山中六月寒。山外六月暑。幽人讀道書。寂寞寡儔侶。林靜蟬一鳴。庭空鳥交語。偃仰日方中。清風獨吹汝。

王翬畫石泉試茗圖題詩（清嘉慶時）

崇山爲幃帶清池。取水烹茶便且宜。着箇仙胎茗鼎側。知伊善反魏家詩。

吳門吳圻繡蟠桃仙（沈周題詩）

囊中九轉丹成。掌中千年桃熟。蓬萊昨夜醉如泥。白雲扶向山中宿。

仙人採藥圖（清乾隆帝題詩）

是誰採藥地行仙。一足攀籐一踏肩。擎立者呼謂珍重。恐防失足落深淵。手捫肩聳向危巒。以此求仙亦大難。畫者留將不畫意。秦皇漢武未曾看。

仙人採藥圖（陳羣和乾隆題詩）

金光瑤蕊祕垂巒。用力求之便覺難。始信仙家有真藥。只應留與一人看。

揮壽平燕喜魚樂圖題詩

何處盧家舊畫梁。口銜飛絮過迴塘。將雛露下瓊裾濕。試舞花叢玉剪香。

白鷗行（郎世寧畫 乾隆十六年題）

鷗之與隼如枳橘。鷺鳥之中鮮其匹。是皆其色雜蒼黝。如雪白者萬無一。矯然特致白將

軍。悚然一朵梨花雲。玉架金縑不放去。爾行其義我行仁。嚴若郅都飛李廣。問鷓何來來海上。蘭台令史頌白雉。誰奮奇功酬象養。鷓乎鷓乎。秋其德而素其色。殊毛出衆非改常。致用求真正相得。

艾啓蒙畫白鷹（乾隆癸巳題）（土爾尼貝子錫特扣肯進白鷹）

歸順重來入覲班。白鷹爲獻擎繚環。素翹圓頂百禽表。竦翮凌空萬里間。班史休誇一雉賦。周王或異一狼還。懷柔西北猶粗定。戢靖西川計正艱。

清乾隆帝題韓幹明皇試馬圖

我曾見趙霖六馬傳。貞觀立石像。八人拔翦。數騎當寇陷陣中。凜凜英氣千載羨。茲乃教韓幹。試寫明皇圖。疑是溫泉初罷宴。據案袖中額汗滋。兩人挾持尙競戰。嗚呼。開創何雄守何弱。宴安鳩毒忽爾忘天眷。漁陽鞀鼓來動地。難免蜀道崎嶇擁款段。畫圖所貴鑒成敗。瞿然按古興遐歎。

蔣廷錫畫採藥圖題詩

學仙採藥入山幽。要見真仙在十洲。一失足成千載恨。他生未卜此生休。  
何來游戲學神仙。一拍洪崖便上肩。神草天生在人世。十洲原未陷深淵。

王翬畫山水圖題詩

嘉木千章合。清江萬里開。山雲依白玉。茅屋枕蒼苔。沙鳥飛飛下。漁舟泛泛來。田家望雲霧。誰爲挹塵埃。

金廷梓畫松陰牧馬圖題詩

豐草清泉宜牧臯。驢驢並立氣雄豪。不加鞍勒適其性。卻識伊人用意高。

張宗蒼畫法螺曲徑題詩

支公開山名報恩。二楞加嚴堂當云。偶尋曲徑到初地。隨步回轉相循環。往往詭石嵌絕壁。風吹欲落驚無根。歷危卽安契靜悟。了不可得難名言。吹大法螺建法幢。覺大千世惟世尊。名山得名此探源。豈謂空肖螺紋旋。

郎世甯畫白鷹（科爾沁達爾治親王進 乾隆題詩）

蒼固其恆耳。素誠罕遇之。底須悲易染。真可用爲儀。祥擬葛家語。靈方班氏詩。亦當想凌厲。其奈絆環羈。

雕漆鵝鴿詩

雙雛如仰望。其母竟何之。未解承場啄。誰憐空腹饑。展圖一挈矩。觸目切懷思。災壤民待哺。慎哉羣有司。

楓溪放艇圖題詩

臨谷相看瀑水寒。漁舟唱晚泊前灘。設如作者爲皮陸。定道斯宜卜渭槃。

陳煥畫山水（題者六人錄張鳳翼所題一截）

芙蓉爲杖芰荷衣。不用垂綸坐釣磯。滿眼浮雲自來往。慢勞長日掩荆扉。

明潘之復書昭代名公閨詠

共有數十首。書一摺扇上。字小如蠅頭。殊整潔秀麗。以爲玻櫚所隔。不能細辨。僅有一首可識錄如下：

一聲鷄唱五更殘。花外朦朧露未乾。惟有多情雙蛺蝶。向人飛去復飛還。

明王穀祥畫梨花題詩

春入芳園玉樹枝。月明瑤砌影迷離。詩翁此興多風調。卻憶容華帶雨時。

木化石（乾隆丙戌題）

不記投河日。宛逢變石年。音韻何鏗爾。節理尚依然。旁側枝都謝。身長本自堅。萬千雖歲貢。冀北一峯全。

屏風畫人字柳（乾隆題詩）

分明太液上。澹沲春波時。寧爲肥遯計。非惟溫潤資。居然勝犀鏤。詎必在瀾漪。爲我延年祝。微名屢見詩。

人字柳（乾隆壬申春月題 此柳在三海濫瀾室外因前漏寫特附於此）

人字低臨太液池。栽培誰辨永宣時。居然後老同彭祖。未覺先零傲悅之。春景青瞳仍望望。秋風綠鬢故絲絲。世間松柏翻難並。得地延年意可思。

觀覽未及全路五分之一。逐客之鈴聲已大震。乃急急依所定路綫。轉養性齋。經石山而千秋亭。而澄瑞亭。以達順貞門之出口處。於時夕陽漸西。游人星散。惟對面之景山亭。倒影湖中。淒然作色。爰賦詩以弔之。

景山懷古

舉目荒亭繫我思。景山西望不勝悲。夕陽一片紅於血。猶似深宮火起時。

其二

一霎烟塵動地天。龍摧鳳折劇堪憐。祇因略少知人哲。辜負辛勤十七年。

(三十六) 烽烟滿地送歸程

□ 茫茫悲劫運。

□ 草草是勞人。

□ 杯酒文章在。

□ 何時再細論。

歸寓。坐未定。平報界友人來言：「外面風聲緊。平市將特別戒嚴。君等盍早爲計。」余曰：「微子言。余等亦即將南下矣。」方談論間。顏僕以名刺進。視之則綏遠振務會駐平代表樊庫君。因思余等此次過天鎮縣時。本可轉綏平車。往察綏一帶。略事觀看。惟以天氣嚴寒。風雪載塗。余等多未帶冬衣。難以如願。抵平後。心猶爲之不安。今樊君來。正足補余等之所缺。乃肅之入。樊君人甚誠懇。攜帶關於振災之圖表甚多。茲錄其所述災情狀況如次：

綏遠原有十縣。兩設治局。人口二百四十餘萬。近由察哈爾以西之興和、陶林、豐鎮、集寧、涼城五縣畫歸綏屬。全綏人口已在三百萬以上。而此五縣之地。均係高原。如集寧、縣城以及縣境西南之卓資山、色代溝、大廟坡等處。地面比北平高出四千五百二十餘英尺。兼以地居邊遠。土曠人稀。森林絕少。農產不豐。近四年來。雨量不足。或降風雹。或經霜凍。或遭山洪兵燹之慘。連年頻受。全綏之地。於焉成災。而災情最重者。有集寧、陶林、托克托、薩拉齊、固陽、包頭各縣。尤以集寧、陶林爲最。每一村莊。原有三四百家者。現在不過五六家。每家不過二三人。鬻妻賣子女者。動以百數。現雖經該省政府禁止。而公安局扣留之。



婦孺。日至數十起。然亦無善策處置。該地所生之草。有名離葱者。人食其子。則面腫。然貴至一斗數元。今則並此而無。其災之重。可想見也。又聞其地人民。以兒女出賣爲榮。普通人民。無人收買。而終至困守餓斃。如已賣出。就食他方。則前途得免凍餒。已爲無上之榮幸矣。在綏遠省振務會。經辦振務之報中。謂：「全綏災民。遣送出境者二千五百餘人。逃五臨兩縣。就食者約五萬餘人。被凍餓死者四萬餘人。」災情之重。蓋互古稀有也。

樊君去。玄同又以電話來。約余晚餐。而是晚。平報界同人。已先期有約。因與兩方商酌。平報界筵席略早。玄同處略遲。則余可兩應。而無礙。甚矣酬酢之苦人也。平報界主人。大半爲昨日公園中所會同游者。一時四座風生。談諧百出。毫無賓主形迹之拘牽。蓋彼此同行。情誼較爲親切也。惜余退席早。尙有許多高論。未曾畢聽耳。至玄同處。客尙未齊。所謂客者。非他。卽黎錦熙君及玄同之兩公子。其時兩公子。已隨侍玄同側。玄同一一爲我介紹。如賓客然。玄同蓋不主張舊禮教之拘牽也。已而黎君來。遂入席。略事寒暄。玄同曰：「今日之宴。有二要事。一爲使兩子與步陶相認識。以後好來往。一爲請黎君畢昨日之所談。以便從早研究。」

「黎君曰：『昨日散後。我亦曾加以思索。大致可分六時期。第一爲初有文字時期。可研究龜甲文。而輔之以尙書。第二爲中古時期。可研究周易與詩經。第三爲周秦時期。晚周諸子可以研究。第四爲漢魏時期。漢魏六朝樂府可以研究。第五爲唐宋時期。唐五代宋之絕句韻文詞。及禪宗語錄儒家語錄等可以研究。第六爲元明清至今時期。元曲明清小說及近時文學。均可研究。此僅爲具體之範圍。至着手進行之詳細辦法。尙須經長時間之討論。方能決定。祇好俟諸異日。』余曰：『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南下後。當依尊示。漸次進行。能否成功。姑不預計。』餐畢。略談今後行止。卽別去。歸途默念此次來平。朋輩中可稱故人者。惟玄同一人。玄同年來。對於社交。已有厭倦之意。而對余仍不改前度。且久別重逢。情彌殷切。不可無詩以留紀念。因集前人語。成二絕句。

留別錢君玄同（集句）

惟羨君爲周柱史。自慚名在魯諸生。別離已久猶爲客。無那春風欲送行。  
旅游誰肯重王孫。文字因緣骨肉深。上卻征鞍更回首。北窗梅月最知心。

四日。晨起。乘平津車赴天津。馬君與光世兄均到車站相送。車開見沿途村莊。果然大半尙在水中。卽水退之處。亦泥濘未乾。亂瓦零磚。隨處拋置。其間地主不知尙在何處也。鄰余坐者二農人。一商人。農人一年老。一中年。皆自負被褥衣物。似爲災地逃出者。詢之。果爲綏遠人。昨由綏平車到平。今擬赴津尋親友。暫度嚴冬。其逃出之川資。亦由賣妻女而來。並言津友尙無着。將出關另謀生活云。一商人則南方音。似係寧波籍。所業爲洋行事務。常往來於平津。據其所談津埠市況。大致津人於本市場殊無大勢。握商場大權者。多爲上海寧波山東山西等地之商人。蓋津人習尙虛僞。好爲闊綽。遇事又喜佔人便宜。而實力則並不豐富。又有一劣根性。卽人各爲謀。不能結合團體。以共營較大之商務。此商場大權所以多爲上述四地之商人所操也。約十一時半。已抵津。同坐商人聞余亦係往津租界去者。特告余曰：「此處勿遽下車。租界相近處。尙有一車站。可到彼再下。不然將走許多冤枉路。」如其言下車。往英租界八姑母處。果甚便利。

八姑母家在三十三號路。係一小洋房。門前草地頗寬。網球等運動器具均陳列齊備。余到

時紹眉姑丈適他出。一士表弟導余入書房小坐。須臾。一白髮盈顛之老嫗出。卽八姑母也。回思余與八姑母別。不過三十餘年。而姑母竟已如此其老。其對家務之操勞。蓋可知矣。飯後。紹眉姑丈回。略談近狀。忽憶及老同學楊君錫仁。經商津埠。以電話邀之。已而以汽車來。相攜至楊君所經營之海京洋行參觀。楊君係余南中同班友。畢業後。考取清華。游美得學位。歸國不願作官。又不願替外人做事。故約友創辦此行。津滬各一所。經營爲進出口業務。對於國貨之改良。外貨之考察研究。悉自本其所學之科學方法。決不輕易假手外人。誠爲今日留學界中之一有心人。也。參觀畢。繞行津市一週。復至楊君寓所小坐。楊夫人及其幼子均出見。此子方六七歲。已能背誦所讀書。並自作器械畫。將來必能克紹箕裘。足爲楊君慰也。晚餐後。一士表弟偕余觀劇。余於戲劇本爲門外。不過聊以消磨客中岑寂而已。惟場中有女招待。座客茶盤。皆此女招待經營。看客之借以調情者。觸目皆是。此亦戲場招來客座之一方法歟。

天津爲河北商業中樞。其地位較北平尤爲重要。全市人口華界約一百三十餘萬。租界約

五十餘萬。較之數年前已增加不少。所以增加之原因。則以連年內戰。兵匪滿地。各省與各縣人民移津日多也。租界情形。外表不若上海繁華。又有一二處收回租界。改設特別區。尙爲上海所未曾辦到。惟外人勢力澎漲。國人爭以居住租界爲安全。則大致無殊於上海。又法人在老西開牆子河邊私自推廣土地。設置警所。而華官亦莫可如何。此與上海外人越界築路。正復完全相同。天津所差強人意者。爲教育界久著盛名之北洋大學。塘山大學。南開大學等。均設在天津。他如中小及女子學校。爲數亦不少。綜括計之。市立者三十五處。約百分之三十一。私立者八十四處。約百分之六十六。教會辦者四處。約百分之三。入民國後。津市當局又將捲菸吸戶捐撥充教育專款。並設教育基金保管委員會以管理之。此亦津人重視教育之一端也。

五日。晨起甚遲。早點後。八姑母與姑丈同來共話。知姑丈在清末時。亦備經苦難。後獲徐東海知遇。乃有今日狀況。因思余於十五六歲時。曾與姑丈同受業於馬瑤衢夫子之門。其時姑丈國學根底較余厚。已研究許氏說文。臨顏柳帖。奕奕有神。飯後輒喜吸一袋雜拌烟。以

助消化。余則猶有童心。僅知隨口亂讀。隨筆亂塗。不知讀書之究爲何事。今姑丈已略展所學。歸老林泉。而余猶東奔西走。一無所就。雖五十學易。頗欲聊作桑榆之補。而此願之償。究不知將在何時也。午餐。姑丈與姑母均在座。杯箸間。兩老彼此往還。猶有相敬如賓之雅。殆亦中國家庭中所不多見者。餐畢。已將兩點。余恐誤車。急欲赴車站。姑母曰：「汝人地生疏。須一士同去方放心。」表弟攙言曰：「已準備可即去。」遂同乘馬車往站。至則平滬通車。尙杳無消息。直候至五時半。車始到。一時人聲嘈雜。各尋伴侶。余與一士表弟分投探索。二等座已將過完。尙未見王馬兩人所在。方焦思無措之際。忽聞有人自後呼曰：「步陶。步陶。勿再前。吾儕俱在此也。」一回視。則王馬二君亦下車相尋也。余與王君恩遽上車。馬君則留津不復南下。車到不五分鐘即開行。

六日。七日。此車二等鋪。每室四客。二上二下。上鋪較底鋪爲便宜。因底鋪起居較利便也。此後車行二日。即到上海。車中所見多南人。途中所聞者。惟某處已開火。某處已截斷。某處盜匪劫車。死傷若干人。損失若干萬。車未到滬時。心常惴惴。坐臥難安。蓋此等風聲。滬上必早

已傳徧。余一日未安歸。老母必一日懸念游子。倘余胥下而能生雙翅。固早已一切不顧。飛向黃浦江邊而去。於時思歸之心。既如此急切。故對於沿途之山川人物風土習慣。已無心再爲注意矣。

綜計此次行程。在途共四十九日。往返途程約一萬里而弱。雖不足以言壯游。亦差足慰余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初志矣。途中所聞見。或爲意想不到的災况。或爲行將消磨之古蹟。或爲變幻無常使人不可捉摸之一切人情世故。皆足增余閱歷。啓余智慧。使余知出游尤重於讀書。此余所爲回首雲山。而至今猶將深致其感謝者也。惟是時期太促。車行太急。非遇大都會。輒難有三五日之勾留。卽或行踪偶有所停。亦強半有塵務之牽涉。與無謂之周旋。來相紛擾。余至此。乃知非爲出游而出游。則其出游之價值。亦將終等於零。嗚呼。余也。半生拓落。留滯東南。卽謂近三十年來之歲月。皆在萍飄絮泊中。以經過。固無不可。雖然。頻年碌碌。事事因人。細察所游。究有何用。抗懷千古。空抱時還我讀之雄心。莫遇長風。難如八月。乘槎之素願。爲嫁衣而歷綫。無情最是白髮催人。常信口而開河。罪我應爲青年遺誤。反覆尋思。無以自解。爰成四

韻以暢我懷。

游罷歸來氣轉清。滄桑滿眼若爲情。子山北適餘哀賦。老杜西行感哭聲。縮地有方千里。近征塵盡撲一身輕。他年簞笠飄然去。且與雲山約後程。

——完——



西北旅行日記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初版

# 西北旅行日記

△(全一冊實價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郭步陶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所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 分發行所

南京 北平 天津 濟南 開封 哈爾濱 徐州 漢口 長沙 杭州 廣州 梧州 汕頭 成都 重慶 星加坡

## 大東書局

# 漫遊指導

能飽覽天下名勝……亦人生極大快事

下列各書·都是作者親身經歷的忠實報告·關於游覽的準備·游覽的目標·游覽的日程·名勝物產的記述·衣食住行的綱要·指導詳盡·足資參考·

太虛大師寰遊記	釋滿智編	一册	一元
董康東游日記	董康著	三册	二元
怎樣的遊西湖	凌善清編	一册	五角
新都遊覽指南	方繼之編	一册	四角
蘇州遊覽指南	鄭逸梅編	一册	五角
普陀遊覽指南	周醒余編	一册	三角

大東書局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9 0909B

